

宋學士全集
一七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宋學士全集

(七十)

宋 濂 撰

宋學士全集卷之三十一

琴操

飛泉操

浦陽元麓山有飛泉。濂與鄭源先生數觀之。造飛泉操。鼓之琴。書諸崖石。其辭曰。
飛泉兮瀏瀏。洗耳固非兮。誰飲我牛。覆謂我污兮。移彼上流。具人之形兮。奈何忘人之憂。

琴操二首

余將有遠行。道過雙溪之上。中心隱憂。未能釋去。逢友琴生於麗澤精舍。乃製穹霞、洞林二操。使彈之。流宮含徵。其聲泠泠然。恍如坐青蘿山中時也。生亦清俊士哉。其辭曰。

有穹者霞。其色楚楚。朝宜弋於林。暮汕於渚。役車駸駸。胡弗之休。視波江水。彭然東流。

右穹霞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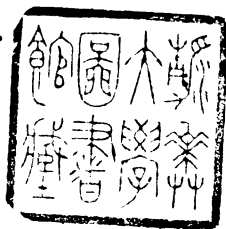
有洞者林。其色陰陰。可以樂饑。可以洗心。中有白雲。藹其承宇。我親之思。我心之苦。

右洞林操

含山操二解有序

含山操者。爲和陽王綱妻吳貞媛作。貞媛遭兵亂。乃能完節。蹈水死。其不有繫民經之大者乎。辭曰。

含山有雲。莫蔽我衣。彼荷戟者。迫我以馳。我馳我驅。泣涕如雨。仰視白日。光不照下。叶地不可穴。天不可緣。舍旃舍旃。我尙何言。



含山有石其光差差石或可轉我節可虧我夫何之欲從無所舍彼黃泉無相見者叶誰謂淵深我視若陵我死得死中心之寧

琴操二首

客有吏於海東者以能擊貪暴聞然終用是受誣嘔血死予友胡徵君爲著哀辭一通予讀之甚悲竊取其意作哀海東傷姝女二操使善琴者彈而和之客之鬼或有知則其鬱鬱之氣庶幾少伸矣乎辭曰我哀東海而思之苦彼何人斯猛噬如虎我不擊之我民之憂縱不我與覆以我爲仇蒼天雖高冤其有極非血之嘔曷明心赤泱泱大風沈沈寒泉舍旃舍旃我尙何言

右哀海東

有姝者女顏如舜英詆我以醜我其何傷眩白爲黑古亦多有自尤不遑敢誰之咎黃鵠飛來其音闐闐我心苟安何戚弗欣天上地下命也奈何命也奈何焉知其他

右傷姝女

鼓吹曲

王國祀仁祖廟樂章

迎神奏瀉和之曲

皇圖聿崇茅社受封禮分雖異孝思則同緬懷世德源深流鴻報本有祀式昭神功

奉牲奏慶賀之曲

王國之東清廟翼翼奉我皇祖享祀弗忒薦以牲醴敢曰充腍神其迪嘗純嘏是錫

初獻奏保和之曲

之舞

皇祖載德。既渙且仁。弗耀其身。委祉後人。睠茲藩服。典祀維寅。清醴方薦。歆其苾芬。

亞獻奏清和之曲 之舞

穆穆靈宮。庭燎有煒。貳觴載升。神其樂止。其樂伊何。錫我繁祉。磐石之宗。本支百世。

終獻奏成和之曲 之舞

神兮下臨。陟降在庭。不見其形。如聞其聲。冷風肅然。達於兩楹。禮成三終。神保攸寧。

飲福奏咸和之曲

神具醉止。威儀孔肅。曰爾孝孫。來飲爾福。介爾眉壽。膺爾百祿。子孫保之。以引以續。

徹豆奏嘉和之曲

禮備樂舉。祀事攸宜。孰其尸之。廢徹不遲。皇哉神惠。覃及我私。靈氛將逝。如何勿思。

送神奏德和之曲

杳兮忽兮。神運無迹。鸞馭上征。星流飈疾。其靈在天。其主在室。億萬斯年。孝思無數。

宋饒歌鼓吹曲

臣聞真人應運而起。旋陰轉陽。協和神人。剗革僭僞。期底隆平。於時五季之亂已極。光嶽氣分。河海怒溢。強臣悍將。割土分疆。擅執節鉞。倒持天柄。敢拒帝命。莫之敢制。我太祖躬屬囊鞬。奉命四征。赫聲濯靈。所向輒克。姦惡授首。獻於太廟。已而大功既茂。天命攸歸。乃受周禪。卽皇帝位。璽書誕頒。天日昭煥。凡厥臣

庶莫不翹足延頸。以俟太平。皇帝若曰。皇天旣畀我有家。朕夙夜曷敢荒寧。彼螢爝之微。僅若一髮。欲抗明於日月。疇能置諸朕當翦其孽芽。毋使滋蔓。爾有衆尙克協乃心。以底天之罰。越建隆元年夏五月丁巳。上親征澤潞。六月辛巳。克其城。李筠赴火死。冬十月丁亥。又親征淮南。十一月乙未。薄其城。未幾拔之。李重進亦赴火死。乾德元年春二月。高繼沖遣客將王昭濟奉表稱臣。而荆南平。三月壬戌。王師入朗州。獲周保權以歸。而湖湘又平。三年春正月。取劍州。蜀主孟昶封府庫以降。開寶三年秋九月己亥朔。伐南漢。四年春正月辛未。次白田。其主劉鋹素服出降。七年冬十月。王師伐南唐。八年冬十一月乙未。李煜奉表納降。由是天威所加。如雷如霆。有觸之者。靡不殞滅。太祖旣棄羣臣。上游帝所。太宗嗣厥大寶。駿惠前烈。文綏武戡。唯日不足。太平興國三年夏四月己卯。平海節度使陳洪進以漳泉二州獻。五月。吳越王錢俶復盡獻其國所有地。四年春二月甲子。上親征太原。夏五月甲申。北漢主劉繼元率其官屬銜璧入朝。自是海內羣雄。皆爲臣僕。風氣宣通。罔有限域。東西幅員盈三萬里。梯山航海。獻費奉琛。委蛇而來。上實天府。戴白之叟。垂髫之童。皞皞熙熙。莫知帝力。於是宋興至是已二十年矣。臣惟帝王之興。自有貞符。歷古以來。史不絕書。我太祖之生也。祥光瑞彩。流爲精英。異芳幽馥。鬱爲神氣。所居之地。紫氣隨之。建纛而出。白日爲暈。是蓋上天著厥嘉貺。以流耿光於無窮。故自唐虞禪受之後。鮮不以征誅而得天下。其中豈無揖遜而紹位者。皆陽予陰奪。尋卽廢之。惟我太祖應乎天而順乎人。陳橋之戴。黃衣之加。蓋迫於甚不得已爾。由是能大一統。臣服四海。用作神主。聖德神功。巍巍堂堂。傳至孫子。億萬斯年。跨漢唐而追三代。

何其盛哉。然而短蕭鐃歌。黃帝岐伯所以建威揚德。勸敵士者也。周制因之。其在大司樂。則王師大獻。乃令奏愷樂。在大司馬。若師有功。則愷樂獻於社。大抵皆軍樂也。古樂久已亡失。至漢有朱鷺等十二曲。列於鼓吹。謂之鐃歌。今尙可考見。自時厥後。代有其辭。而唐柳宗元獨準漢曲。倣其篇數。作鼓吹鐃歌。以紀高祖太宗功德及征伐勤勞之事。臣雖不佞。自幼以文字爲職。輒取法漢唐。窮思畢精。作爲歌辭。以侑戎樂。治兵振旅之際。得於馬上奏之。焜耀鏗鏘。震撼無際。使有宋之成烈。增光於後。無讓於前。臣死且不朽。臣謹冒死上。

太祖生洛陽甲馬營中。神光滿室。有香郁然。經宿不散。此聖徵先見者也。爲啓聖徵第一。

啓聖徵兆載先。炎精降爛。以鮮破重陰。燭層元合之暢。神必宣應。昌期馭宰權。天序叶地軌。甄星游渚。白帝延氣貫月。永殷年質。往牒無不然。惟皇符熾且騫。著成烈在不刊。

右啓聖徵曲凡二十二句。句三字。

太祖將北伐。師次陳橋驛。諸將以黃袍加上身。列拜庭中。稱萬歲。遂詣崇元殿行禪代禮。爲受周禪第二。

受周禪。崇靈基。飛龍在天。黃道開。躬握乾衡。鎮坤機。蒼精喪。木無支。黑光濕。日見重輝。天人同歷。數歸靈承帝祐。流鴻滋嘉瑞章。紛若敦神爵集。肉角來氓灝灝。俗恢恢。昭皇威。時赫戲。

右受周禪曲凡二十二句。其十八句句三字。四句句四字。

昭義節度使李筠據澤潞弗服。上御六師平之。爲斬老雄第三。

斬老雄。雄勢蹙。連寇師。樹高纛。襲邊城。施蠱毒。王赫斯怒。誓如戮。百萬貔貅。若林蟲。行視巉巖。勝平陸。升城齊呼。山嶽覆。飛矢貫臂。拔其鏃。雄斯窮。界炎燄。朱鳥鳴。反舌縮。反舌縮。四海服。

右斬老雄曲凡二十二句。其十七句句三字。五句句四字。

淮南節度使李重進不庭。憑恃江淮。招集亡命。上親討之。爲長淮沸第四。

長淮沸。沸若湯。有蛟下潛。石作房。腥沫旁灑。矛距四張。欲鼓孽浪。浸日光。眞龍出。火鬣明。炳暴髓。焦毒吭。殲厥凶醜。如刺狼。水安流。若鏡平。皇威洽。口濺滂。建萬寓。慶無疆。

右長淮沸曲凡二十句。其十五句句三字。五句句四字。

上遣將討張文表。假道荆南。其主高繼沖懼。奉表稱臣。爲耀靈威第五。

耀靈威。奄八蠻。如山壓卵。飈噓塵。大帥率師。手握瑾渠中切。策馬飲江。江水渾。盪摩日月。搖星辰。孰敢奸命。馘以狗。蠻荆輿櫬。稱妾臣。翦拜柯條。別其根。一朝坐鎮。百粵門。南荒帖帖。絕妖氛。

右耀靈威曲凡二十句。其十一句句三字。九句句四字。

師克南平。趨朗州。武安節度使周保權拒命。討獲之。爲鷹之揚第六。

我鷹之揚。於彼南楚。目城無全。尙何有險阻。周惛惛。曾莫搆思。仇孽旣殄。胡反噬我師。裊騎厲。華眊旋。海水立。霄旭昏。殺氣回薄。翳若烟。濯征斯克。功無前王。度遠引。靡不肩。

右鷹之揚曲凡十八句。其七句句三字。九句句四字。二句句五字。

諸將伐蜀。取劍州。蜀主孟景封府庫請降。爲巴蜀平第七。

惟彼巴蜀。務靡麗以夸。金塊珠礫。納政於邪。於鑠王師。如虎如彪。搗夷凶族。使民氣以摠。足不加首。臂豈大於股。啓關迎降。崩角無敢後。聲明宣流。被區有百蠻來同。孚至理。上鄰三五。皇德羨且阜。

右巴蜀平曲凡十八句。其二句句三字。十一句句四字。五句句五字。

南漢劉鋹據嶺南。良將征之。鋹教象爲陣以禦。我集勁弩射之奔。鋹遂詣轅門降。爲象斯奔第八。象斯奔。擴南燭。開重昏。揭兩曜。通粵海。接閩徼。象初弗知。跳跟以戲。敢持厥轂。雖鬪與隼俱。力索氣銷。始就縛。三早凱旋。奏戎樂。威神出自天。顯彼帝畧。千秋萬年。蒸庶和且延。

右象斯奔曲凡十八句。其八句句三字。七句句四字。三句句五字。

王師伐江南。江南主李煜降。時彗出柳。歷輿兒。爲彗出柳第九。

維彗出柳。六合布新。矧此彈丸。何敢不臣。彌弓宛轉。鐵騎參潭。天塹未度。已無江堦。帝詔將臣。俟其來賓。慎毋疾擊。以病吾民。長蛇成圍。不異祥麟。屠王旣降。市無驚塵。大宣皇化。覃於至仁。

右彗出柳曲凡十八句。句四字。

太宗旣繼大統。平海節度使陳洪進獻漳泉二州。爲拓閩闢第十。

閩關屹南紀。上應牛女星。南將窺瘴海。東或帶滄溟。五季失羈御。落鎮擅甲兵。太阿旣倒持。僭竊瀆恆經。

誰歟據二州。於此建節旌。予奪自己出。況復望來庭。太宗嗣寶符。渙號風霆行。稽首歸厥命。覆冒仰王靈。鞬譯通絕域。珪贄集明廷。神猷杳難測。穆穆臻泰清。

右拓閩關曲凡二十句。句五字。

吳越王錢俶。見上威德日盛。盡獻其土地。爲吳越歸第十一。

皇王握神契。重華叶帝書。神兵從天下。歟忽千萬餘。揮戈日爲回。投鞭海成枯。奮擊八極閒。健疾飛電如。錢氏最先覺。方物久內輸。終知喬嶽尊。丘阜欲何須。登民獻天府。不煩神戈誅。帝德統罔極。萬國混車書。右吳越歸曲凡十六句。句五字。

海內咸臣。唯北漢假息湯釜。上親征之。其主劉繼元。素服紗帽。待罪臺下。詔釋之。爲克戎逋第十二。汾晉十萬甲。數葉僭爲君。蟠根欲弗拔。毒虐我蒸民。聖人攄武師。威烈赫然振。刀戟夜生火。出入動若神。方將藏地下。習已凌高旻。有城皆作醢。無甲不爲塵。戎逋膽已落。舉族悉來臣。羣氓如流魚。挈置瀛海津。自茲遂生育。陶然履太淳。阪泉著軒德。母浦明堯勛。赫赫炎德殷。永世同不泯。

右克戎逋曲凡二十二句。句五字。

四言古詩

風樹亭詩有序

風樹亭者。嘉禾潘孝子之所建也。孝子之親歿。每對人言。輒嗚咽流涕。然無以寓其罔極之思。取韓詩外

傳樹欲靜而風不止之言。表其墓亭。嗚呼。孝子之意。至是爲可悲矣。夫人孰不欲養其親。親則不子待也。所以昔者皋魚立泣而死者。孔子蓋傷之也。憫之也。以其志爲可悲。而無所用其力也。嗚呼。若孝子者。念念不忘乎茲。其亦知沒齒慕親之道哉。爲之詩曰。

山有嘉樹。油然發榮。豈不欲靜。風撓之鳴。我思我親。顏貌日改。子欲養之。親不子待。嗚呼噫嚅。我懷孔悲。山高海深。孰堪喻之。內而九藏。外而四體。皆親之枝。同一根柢。根旣撥矣。而枝獨存。夙夜哀號。莫達九原。白楊蕭蕭。泉扃夜闕。我親我思。得無顛顚。親不可見。音容是求。求之不得。血淚交流。作亭墓隅。是曰風樹。仰之瞻之。心焉孔瘁。

右詩八章。章四句。

靈槐詩有序

四明史氏。貴富光榮。與南宋相終始。非特人事也。蓋有天道焉。元有國百年。史氏以忠信文學稱於時者甚衆。而祿位弗稱。人事不宜然也。是亦有天道焉。元季兵亂。槐生於史氏之庭。史氏里人曰。是必有異。旣而槐死於馬。里人又曰。是必有異。未幾。槐果復生南園中。里人曰。前之異者徵已往。後之異者將來徵之。史氏殆有顯者乎。入國朝。史氏諸孫靖。可以才見推。爲中書舍人。出爲泰州守。遷肇慶通判。前之言者曰。是其徵矣。然而未也。遂相與字槐曰靈槐。而歌咏之。靖可嘗與余兒璵同官。謂余宜賦詩。嗚呼。天人之際遠矣。觀於史氏。又何其著明哉。詩曰。

難謹惟帝厥命孔赫。鑒於九有。顯相有德。先宋九君。旣南而微。微不遂傾。世臣毗之。世臣之家。鄧山之下。歲時來歸。旗節車馬。馮軾而趨。袞衣珮璜。其綬伊何。將相之章。雄城渠渠。黎庶如雨。相臣戾止。耄倪咸喜。豈無公侯。孰能後昆。三相二王。國存與存。誰其尸之。其德有始。旣受多祜。又有孫子。鉅海湯湯。朔風荒荒。不淪於危。不顯其光。孰云舊播。而不有穫。天將昌之。嘉徵允灼。崇堂有庭。其左有槐。匪植而生。惟德是培。天實培之。或戕於人。人力雖勞。其能勝天。南園撫臚。有萌斯蘖。其本如達。靡有摧害。始軋而卑。忽拔而穹。其兆斯何。宜卿宜公。明明天子。俊乂是使。矧茲世家。王公之嗣。嗟爾君子。天休汝膺。何以占之。靈槐在庭。贈閻希曾參政山東詩并序

國朝以魏晉以來。立行臺省於外。蓋爲征討權宜之計。至唐末。方鎮擅地。遂以中書令同平章事。命之。至今相沿而不革。非所以示悠久。乃改爲承宣布政使司。設使一人。左右參政各一人。以協和庶政。統馭人民。河南閻希曾。由鄉貢進士。擢爲起居注。皇上愛其才俊。俾肄業文華堂。堂在禁中。車駕時幸臨訓飭之。尋除監察御史。轉司文監令。乃授山東承宣布政司左參政。希曾名鈍。仕學兩優者也。因其嘗受經於予。故其行也。詩以贈之。其詞曰。

山東鉅藩。統府惟六。民物阜蕃。土地饒沃。宸衷軫之。百司綦布。誰挈其綱。政乃無斁。乃詔近臣。爾鈍爾往。宣朕至懷。參佐其長。臣鈍曰吁。臣恐弗勝。方嶽重鎮。厥任匪輕。帝曰俞哉。爾毋固辭。精白一心。力行無疑。鈍拜稽首。卽日啓行。君臣一心。共底隆平。我知閻子。有學有文。五色煌然。出類超羣。子之往矣。其建功勳。

佇見政績邁於古人。古人有云。盡瘁國事。子尙勉旃。服之毋忒。

五言古詩

雜體五首

丹桃艷陽質。移自武陵源。柔風拂纖條。鮮澤沃靈根。吐葩當春茂。結實俟秋蕃。盈盈大如罌。有色極華丹。衛之不敢斲。期以奉君餐。君餐發靈和。神滋生玉顏。無爲升玄化。恭默卽軒轅。效陸平原

流幻百年中。有如水中泡。虛形本不實。何能永今朝。悟此造化意。肆情常逍遙。夜來新雨至。南園秀芳苗。掇之薦美酒。沖懷正陶陶。斜川素心人。叩門約遊遨。相攜步迴澤。神與品物交。驚颺亂陵蟬。墜照落巖猱。

歸來枕肱臥。遐思遡洊寥。黃唐不我逮。緬焉心煩勞。效陶徵君

竹死不變節。蕙焚尙餘馨。秉性有恆操。徒計

物非至情。

左崦結層構。中園穿空冥。井花遙上白。嵐影時

獻青。策竈試丹訣。濡毫謦酒經。一爲纓笏累。殊嗟神府扃。事去慮將澹。感來心已醒。薨薨哀飢鳶。累累嘆

凍蠅。逝將命脩駕。薄言旋故垌。輟糴澆陽卉。泛碧破陰萃。觀化驗羣品。褰襟咏三精。情素諒已展。爵服吾

何營。效謝臨川

周庭體王國。漢制建神區。環極法北辰。元筴應蘿圖。綺殿祥飈轉。丹闕寶氣浮。象魏壓輦道。獸環銜金鋪。宮花錦隊展。御柳翠鑾圍。長生臨宇縣。億載握皇符。琛贄九夷集。梯航百蠻輸。天開睿情懌。道洽臣節孚。奉觴鵷鵠殿。奏疏承明廬。元功在獻替。昌言列都俞。殷勤宣大雅。持用補嘉謨。效顏特進

少年趨京洛，京洛多繁華。迅河日流駛，崇芒鬱巍峩。宛馬游龍行，文軒流水過。晨夕騁般樂，張筵陳綺羅。觀禊濯曾澗，行酒上陽坡。宛轉七盤舞，縈環北里歌。中有巖棲士，如同顏闔家。尋雲因翳木，飲簞卻攀蘿。時盼城闕中，流塵深如何。自咤逸德殷，頗興賢達嗟。及時不行樂，長有好容華。效鮑參軍

韶光將暮芳事未經託物念時濡毫成句

入春已三月，不見曜陽葩。有足限戶闕，而能舉物華。芳林僅只尺，轡車日來過。縞李感明雪，頽桃凝崇霞。焱開通鸞使，暉媚促蠶衙。要友具嘉游，豈乏玉鼻騮。鈎白出川曲，采綠向層阿。行樂固云得，將軍猶枕戈。

憶山中

平生絕俗尚，幽期在一壑。銜卮周曲汜，班坐蔭蘭薄。日嬌花欲笑，風迅燕飛弱。疏峰挺飛莖，平楚下飢鶴。厓傾石似行，澗折泉如約。何時脫塵鞅，賦歸躡屨屨。

浩懷

漆園欲齊物，伯陽期守元。脩軌務絕絆，沖志在潛淵。夕陰冥蕙幌，晨陽煖石田。外膠一以遣，澹泊返自然。五圖非謬記，九籥有真詮。青青林閒雨，勃勃谷竇烟。松華行將熟，采之釀紅泉。

古辭四首

步月空塔下，蟋蟀逼人啼。急扶叩竹柱，行過畫樓西。登樓望南山，山峰如髻丫。西頭雲起處，定是故人家。

誰家採蓮女。面如白玉盤。相對悄無語。風吹荷葉翻。
曉行秋川上。無奈秋色何。芙蓉雖堪折。卻愁零露多。

靜室二首

靜室似僧廬。絕與黃塵隔。引雀喜留黍。惜苔懶穿屐。有時倚幽軒。情境一何寂。只有巖花飛。隨風亦無迹。
明月出東山。照見西林明。龍蛇布滿地。欲步還自驚。試問夜何其。鳥喧似知更。誰探千載意。寂默乃其情。
題亭上壁三首

意隨流水行。卻向青山住。因見落花空。方悟春歸去。
花飛豈解愁。愁之損年華。請觀未蕊時。何處得飛花。
山花招客笑。山鳥喚人鳴。相逢本偶爾。花鳥亦何情。

古曲

思君不可見。忽見塔下花。此花君手植。如見君容華。嫣然索予笑。不語意自佳。花容方窈窕。因君愈妍好。
見花情尚多。見君將奈何。

曉行

荒鷄一再號。驅車事晨征。寥寥秋風肅。況此華月明。萬頃琉璃中。着吾一身行。肝膽盡冰雪。毛髮亦含清。
超然鴻濛初。頓覺百慮冥。安得王子喬。爲言此時情。

始衰

四時相推斥。行年五十過。觸心苦無惊。況復值春華。良節足游衍。逝齡翻成嗟。蹙眉拭花露。按愁聆禽歌。氣索怯縮風。顏凋仰流霞。倚林思寢榻。躡坡企行車。志士惜墜景。達人傷逝波。寧不動靈襟。潛然下涕多。人生大化中。飄蕭風中花。百年終變滅。感慨欲如何。

寄遠曲

淚盡愁難盡。燕歸人未歸。遙知君念妾。似妾憶君時。其一憂心不可寫。天際望歸舟。江長望不極。更上一層樓。其二妾有五字詩。寄君君勿忘。十朝成一字。字字九回腸。其三關河勞夢魂。欲見杳難憑。照君文繡帳。相近不如燈。其四

遣興

鶉衣皆惡顏。章紱無醜容。容顏未嘗異。人心自不同。西鄰起高樓。妖冶街春穠。玳筵陳圓方。朝暮雜歌鍾。東家席爲門。著書述軒農。豈能望膏粱。糠覈亦不充。一門軒蓋集。一門蠡罔空。是非千載定。奚惜達與窮。

川上夜坐約王子充同作

四山動暝色。紅日下蒙翳。川光生夜明。一白欲無地。星斗可俯拾。恍疑青天墜。曠景與心涵。直接溟滓際。若非隔林鍛。不知有人世。

病懷

人生老須至。在我不敢辭。老人多壽康。我胡病擾之。一從嬰弱疴。筋力漸告疲。凌晨頻攬鏡。且復傷鬢絲。固知非金石。難可百年期。如何未五十。摧塌已不支。豈非蒲柳質。望秋輒先萎。歷觀宇宙內。氣化相推移。試求古賢豪。存者今爲誰。當知事必爾。奚以嗟嘆爲。兒童種旅葵。芳葉正參差。南風一披拂。流光一生輝。玩之百憂忘。濁醪聊自持。

望鍾山作簡周先輩有序

春旭載和。鍾山在望。道光泉之嫩碧。宜嘯。朱湖洞之飛丹。可尋。爰憶舊浙。輒形新咏。不慚下側。以豔高情云爾。

鍾山宛如沐。繡巘孕春饒。生黃歸灌棠。駭綠亂陵苕。谷沸桃雀集。飈廻川景矯。茲今愧畜軫。宿昔憶聯鑣。陟峻鼻生火。酣芳臉帶潮。詩情霞閒迴。酒纈望中銷。偏憐晴蘿思。長麗涼月宵。文園病渴吻。沈生減圍腰。江表周公子。華采雙鳳翹。逸興如遄舉。相隨擷鞠苗。

題方方壺畫鍾山隱居圖

余十年不作詩。見方壺子此圖。不覺逸興頓生。會仲修求題。忻然命筆。第塵土襲人者久。殊不能佳耳。詩曰。

飄飄方壺子。本是仙者倫。固多幻化術。筆下生白雲。白雲縹緲閒。拔起青嶙峋。似是朱湖洞。笙鶴遙空聞。豈無許飛瓊。烹芝噏華芬。鍊師從何來。面帶山水文。相期守規中。結庵在雲村。心游帝象先。神棲太乙根。

我嘜上清訣。衛以龍虎君。內涵元命祕。一氣中夜存。行當去採藥。共入無窮門。

題新竹圖送張齊賢

三章有序

齊賢鄉尊丈。丈春秋之高。今躋九十。誠邦家之人瑞。州里之禎祥也。慶旦將臨。預繪新竹圖於扇。以爲壽。且侑以詩三章。一章美其德。二章期其年。三章願其後之華榮也。里中子宋濂上。

猗猗淇園竹。寫之紈扇中。持以奉翁壽。期翁如武公。
猗猗淇園竹。閱歲常青青。持以奉翁壽。願翁逾百齡。
猗猗淇園竹。本根蔚且蕃。持以奉翁壽。顯融多子孫。

答胡將軍

將軍去征蠻。軍氣如鷹揚。寶劍白玉璫。鐵馬青絲韁。旌甲帶亮月。笳簫激清商。韓彭當後拒。褒鄂作前行。顧盼多恣態。出入生容光。奮迅東海濱。海水爲騰驤。定如漢貳師。去縛樓蘭王。想見凱旋時。橫槊賦篇章。椎牛饗壯士。歌之侑行觴。功勳銘鼎彝。永世不能忘。

示呂生有序

六經之後。幾無文矣。近世學者。專攻浮縟之章。動以鼓吹六經爲辭。予實病焉。因爲呂生賦此。以藥矜文而喪德者。

呂生家潯陽。昂藏若飢鶩。持刺望門拜。不復資介紹。手持縹囊書。蠅頭寫芒秒。病眼花暈生。力覽始能了。

詞鋒剛且銳。無異罇斯趙。汙萊盡婦劉。麀芭植如旄。風枝動嫋嫋。秋實垂嫋嫋。豈比稗與莠。難復稱春搗。似爾才思多。堪爲世珍寶。文華固交綯。荒志咎非少。憶當弱齡時。頗亦耽葩藻。精神應冥會。或夢吞羅鳥。射侯抗熊羆。萬舞持皇詔。五采染夏翟。三就薦周繹。自謂頗俊爽。分得天孫巧。俯視佔畢徒。孤篁出叢葆。有時被餘酒。便指腹爲藁。赫蹏薄如葉。鴉蚓恣揮掃。春苑集穠豔。秋陵失乾薹。下則陳姬周。上復述軒皞。古今萬沿革。毫髮無不考。終然立門庭。焉敢望蒨笑。古聖制爲經。白日行黃道。流行逮幽隱。爛然天下曉。誰聘螢爚微。欲以鬪元造。若非靈臺昏。致此明目眇。昌以七尺軀。不解分白皂。末俗狂瀾奔。湖江決隄堡。郊原化巨浸。何地有桑棗。魚鱉舞神姦。廬舍作州島。非加回障功。未易就平燥。祗緣正學微。本末遂顛倒。邇來深知非。筆硯稍焚燎。遺經寘枕傍。寤寐事蒐討。尙慚弓力微。不足穿魯縞。荏苒餘十齡。晦朔幾胸眺。未見宗廟美。憂心怒如擣。爾才十倍不雅志。復精噉。當思不遠復。改轍謝纏繞。蒸沙豈樂飢。裹糧足充飽。先廬長山東。結蘭以爲櫟。非獨繁牙籤。亦自饒魚稻。念爾當何來。相與探深窈。躬行驗所知。勿憚心形勩。翻翻逐時移。毋類風中蠹。皮革可登器。所貴在柔靱。大羽金瓜鏑。亦務端其筈。千里孰云遐。舉足始一蹻。煌煌作聖功。須知此其兆。勉旃復勉旃。勿謂吾言耄。

送門生方孝孺還鄉詩并序

洪武丙辰。予官禁林。寧海方生希直。以文爲贄。一覽輒奇之。館賓左右。與其談經。歷三時乃去。明年丁巳。予蒙恩謝事還浦陽。生復執經來侍。喜動於中。凡理學淵源之統。人文絕續之寄。盛衰幾微之載。名物度

數之變。無不肆言之。離析於一絲。而會歸於大通。生精敏絕倫。每粗發其端。卽能逆推而底於極。本末兼舉。細大弗遺。見於論著。文義森蔚。千變萬態。不主故常。而辭意濯然常新。衰衰滔滔。未始有竭也。細占其進修之功。日有異而月不同。僅越四春秋而已。英發光著如斯。使後四春秋。則其所至又不知爲何如。以近代言之。歐陽少師。蘇長公輩。姑置未論。自餘諸子。與之角逐於文藝之場。不識孰爲後而孰爲先也。予今爲此說。人必疑予之過情。後二十餘年。當信其爲知言。而稱許生者非過也。雖然。予之所許於生者。寧獨文哉。庚申之秋。生以不見大母久。將歸省焉。予深惜其去。爲賦是詩。旣揚其素有之善。而後勗以遠大之業云。詩曰。

昔在詞垣時。英材常駿奔。水碧與金膏。價重駭見聞。終然無根蒂。歛散空中雲。方生海上來。玉栗而春溫。袖攜絺繡書。面帶黼黻紋。揖遜入禮域。陳義凌秋旻。同餐太倉米。共勘典與墳。潛將索幽邃。穹欲攀嶙峋。踏雪忽言別。涉險航江津。梅花似相憐。沿途慰孤顰。湛恩來九天。憫吾髮如銀。特勅還故山。許與烟霞親。生聞抱經來。處此寂寞濱。莽蒼叩大始。溟濤窮無垠。宇宙所管攝。載籍所敷陳。鉅細鈎鉗之。若大樂建均。律呂按高下。宮商肅君臣。鬯和免滌盥。疊奏歸繹純。桑濮俟揮斥。淫哇竟何存。黃鐘壓瓦缶。庭燎滅荒燐。似茲稽古力。可敵龔定勳。濡毫寫雄顯。勢欲移羣岷。漏洩混沌竅。出入造化神。變幻波起伏。清溫玉璘珣。盡抽神奇祕。不墮臯_臯同。腐塵。所以日出之。逾見光景新。山鬼當灑泣。湘靈且逡巡。振古著作家。後先胡續紛。豈知萬毛牛。難媲一角麟。古今二千載。有如星在辰。豈意荒礫中。獲此席上珍。予生髮未燥。立言鄙河

汾結交一世士。暮齒越七旬。妍媸與苦良。入目無留痕。自非病狂易。顛倒甲與瑾。渠切寧因一學徒。諛辭浪云云。大言心不忤。祇爲所見真。生今有行期。序飲松竹根。笑摘黃金花。起泛青瑤尊。酒酣雙耳熱。劇論如抽繆。豈無贈別言。有意須當遵。真儒在用世。寧能滯彌文。文繁必喪質。適中乃彬彬。有虞號多士。九官展經綸。惟時亮天工。遠方悉來賓。不聞有著書。鼓盪摩乾坤。生乃周容刀。生乃魯璵璠。道貴器乃貴。何須事空言。孳孳務踐行。勿負七尺身。敬義以爲衣。忠信以爲冠。慈仁以爲佩。廉知以爲鞶。特立睨千古。萬象昭無昏。此意竟誰知。爲爾言諄諄。無徒謂強聒。一一宜書紳。

送李生還四明詩有序

古者重德教。非惟子弟之求師。而爲師者得一英才而訓飭之。未嘗不喜動顏色。此無他。天理民彝之不能自己也。予以一日之長。來受經者。每有其人。今皆散落四方。黍稷雖芄芄。不如稊稗之有秋者多矣。晚得四明李生。其爲人也。凝重而不遷於物。穎銳有以燭諸理。閒發爲文。如水湧而出。喧啾百鳥之中。見此孤鳳凰。云胡不喜。越一年別去。感慨今昔。又云何弗思。退朝之暇。懸燈默坐。因發於聲詩十四章以送之。末章用來字者。冀負笈重至。以迄於有成也。詩曰。

北風何逶迤。雪花大於手。之子有遠役。忍勸尊中酒。一念子初來時。才思若繭絲。抽之已見緒。染就五色衣。二彼之行儒林。孰不生豔慕。蹊蹊媚學徒。三步亦回顧。三余生老且至。秋髮垂兩肩。得之喜欲舞。如獲寶璐然。四素編耽清晝。青燈坐深夜。深夜欲忘寢。薦味如啖蕉。五一朝別我去。何以釋離憂。不禁秦淮水。

流子江上舟^六。但願逆風起。吹舟不得往。共穿鍾阜雲。時看白石長^七。風本無情物。豈能知我心。事既不
能諧。贈言如贈金^八。須知九仞山。功或少一簣。學功隨日新。慎毋中道廢^九。羣經耿明訓。白日麗青天。苟
徒溺文辭。螢燭欲爭妍^十。姬孔亦何人。顏回了不異。肯墮盆盎中。當作瑚璉器^{十一}。不見金谷園。瓊芳委
塵沙。泰山有喬松。老幹凌蒼霞^{十二}。四海皆兄弟。知己獨難遇。伯樂倘弗逢。鹽車厄騏驥^{十三}。明年二三
月。羅山花正開。登高日騁望。遲子能重來^{十四}。

送黃仲讀東還故里并序

濂、黃文獻公老門人也。嘗恨無以報深恩。一旦諸孫昶從余學經。爲之喜而不寐。會其還家觀省。賦詩十
四章爲贈。然絕吟事者已十餘年矣。詩曰。

我晉弱齡時。輒侍而翁游。經畬日耕耨。藝圃兼旁搜。泰山一以頽。欲往將安從。豈意麒麟兒。復出湖水東。
爾年踰二十。文采照清秋。燦燦五色錦。孰肯寘道周。一朝捧貢函。羣彥讓先登。氈墨新題處。祥雲爲之升。
南宮雖免試。成均復漸摩。庭中傳且葉。幾見寒雨多。天子坐法宮。詔繙金匱書。爾獨當青年。執筆與之俱。
九年游降勅。持經贊藩王。出入禁闥中。衣分泥水香。有時獻詩文。跪誦黼展前。帝曰爾小臣。才思何蟬聯。
聲名落人閒。一如潮水生。蛟龍助氣勢。坐使汀洲平。雙親在烏傷。不見今三年。青宮爲奏請。卽日乘舟旋。
顧我髮種種。與爾會神京。懸燈青照夜。不翅父子情。別言不忍出。況復爲新吟。吟成意莫盡。一字一寸心。
別去期早來。立業繼而翁。翁名亘天地。不見初與終。持此贈爾行。權發龍江麋。官書有嚴程。勿戀故山薇。

贈劉俊民先輩

劉君卓犖士。出自詩書胄。眉目儼如畫。幽花眩晴晝。跟蹤忽來謁。進退頗溫茂。自言宅偃師。家昔千金富。大父名法從。累累印懸綬。文辭補元化。求者輒奔走。繼此簪纓餘。矜莊事雕鏤。無食不鳧翠。有衣總文繡。蘭舟盟津水。蠟屐穀城岫。或騎紫駟馬。深林出從獸。黃鬚年少兒。執矢列先後。一發巧中肋。驩聲溢郊囿。狼兔懸寶鞍。歸來薦清酎。燕姬白如雪。時唱清角侑。人意天上郎。雌伏不敢鵠。一旦黃金盡。其事乃大謬。漁樵來爭席。僂媵或昂脰。憤來氣屢絕。十起九顛仆。折節去讀書。攻苦分句讀。初如蛇入筒。漸類雛脫殼。把筆學爲文。衆色紛采就。又恐誤儒冠。雜藝亦兼究。雅琴辨宮商。古文參篆籀。六物推休祥。八卦占爻繇。更參九箴法。俞穴別膚腠。圍碁與握槊。賭勝欲起鬪。不覺疾聲呼。有若熊虎吼。最便結風舞。唯恐技難售。偶逢玳筵張。肴核列飢餒。酒酣兩耳熱。徐起整衿袖。文鸞側鞞翎。皓鶴仰囊噉。躡節盼盤鼓。迴旋逐音奏。雖得諸工憐。不博兩眉皺。使者天上來。會合誠薜蘿。負書亟從之。何翅杵投臼。三河及幽并。無地不馳驟。登高或弔古。感時更懷舊。恨無息肩所。若沈疴待灸。前年往龍漠。陰序異常候。八月雪即飛。一夜三尺厚。今年度庾嶺。熱氣甚蒸餿。老梅雖未花。鐵幹倚雲瘦。欲俟喘息定。陰厓聊宿留。王虺長過竹。矯首出嵌竇。目光夾明鏡。鑠我汗如漚。閉目但待噬。有術不暇呪。性命鴻毛輕。幾被山鬼蹂。年來自懲創。此險安可復。俯思十載間。行事賤如畜。徒然召悲辛。寸祿焉能收。即將巢雲松。終老友猿狖。予聞心鼻酸。宛若身在疚。於時十月交。日月會龍虬。霜風吹人急。層衣悉穿漏。百齡駒過隙。胡不重棲宿。須知學踐形。庶不慚載覆。

勺水當離尊。贈詩比糧糗。歸歟勿久留。吾文不能又。

寄方編修以愚并簡徐大年

方君足文史。二十卽決科。州縣治繁劇。史館仍編摩。須知軒冕榮。莫換山水癖。釣清一川舟。攬翠千峰屐。豈徒糜歲月。且復註春秋。書法嚴褒斧。箋記分薰蕕。雖然落湖江。政自憶京輦。雪盡馬蹄乾。花繁貂帽淺。十齡不能見。一旦忽奇逢。楚澤蛟龍雨。秦淮雕鶚風。紅燈夢未殘。明月家何處。典衣沽酒別。踏雪騎驢去。忽忽千里意。沈沈三月餘。可憐天邊鴈。不帶山中書。懷人隔秋水。題詩寫山石。若見徐徵君。須言共相憶。

游仙篇贈鄧尊師并序

往歲鄧尊師以高行道士被召至京。寵遇優渥。遂留主祈禳之事。蓋尊師通混元大道。而尤加意九還寶丹之法。數著奇驗。役使鬼物。特其餘技耳。於是不還龍虎山中者頗久。儀曹以其事上聞。詔許之。尊師來別。且徵予片言。夫道貴於無名。奚假言宣哉。予方溫繹真誥。輒擬羣真唱咏之體。造一章以遺之。方壺真人必飄然笑云。是夫也。何其狡獪之若此耶。詩曰。

真人契淵冲。翩翩冷風俱。游行一氣中。流耀周八區。丹雀銜白環。來授寶祕圖。內藏炎靈方。欲采三素腴。鍊成赤明液。鬱華凝黍珠。蒼龍爲濯氣。上清來辟非。將期學真侶。度之升紫虛。自知滯塵凡。何能應元符。頗聞琵琶峰。肉芝發瓊苓。玉掌如嬰兒。烈日暴不枯。定當分刀圭。成此列仙儒。

送黃尊師西還九宮山并序

雙井黃尊師中理。文節公庭堅之八世孫也。年弱冠。以門資爲光之固始尉。尋患半身不遂。棄官來歸。有神師號金華君者。謂曰。吾能療而疾。疾愈當爲道士。弗聽。吾將去。尊師曰。儻能起廢疾爲全人。敢不受命。金華君以帛粘其體。燭燈徧灼之。越七日起行。尊師曰。神師之言猶在耳也。小子其敢忘。乃去學老子法於欽天瑞慶宮。宮在興國九宮山上。卽眞牧張眞君道清煉丹之所。居十餘年。遂主其徒。凡一千人。咸服其教。恂恂有道。時當皇上西平江漢。尊師拜迎於鄂。應對稱旨。後八年。上思其人。復召至南京。所以寵勞者甚至。旣退。命儀曹設宴享之。薦紳家以爲尊師幸逢盛際。上簡主知。龍光赫艷。山中泉石。當被餘輝。而綽有喜色。不可無咏歌以誇張盛美。其西還也。相率賦詩餞之。而請金華宋濂序之。詩曰。

崔崔九宮山。翠蕤倚層青。飛觀時後先。宸奎爛晶瑩。中有遯世翁。霞衣佩葱珩。仙徒一萬指。執簡聽使令。年來邁兵燹。散走如流星。翁獨牽青牛。尋雲自躬耕。翠華幸江漢。扈從森幢旌。俯伏黃鶴磯。再拜陳中情。天日下照臨。簪裳受餘榮。今又奉璽書。翩然覲神京。太官給珍膳。法酒雙玉瓶。祇因逢景運。重瞻泰階平。致使方外士。恩寵霑鴻靈。一旦賦歸歟。行裾逐雲輕。自言當弱冠。綠袍佐山城。風露感末疾。離家煉黃寧。藥烹日月鼎。符參龍虎經。中氣昭象光。玄覽極窈冥。欲期起泥丸。翬飛出孩嬰。名花滿皇都。春風語流鶯。景物非不饒。歸思竟纏縈。芳歲去如矢。逝波日堪驚。純陽一銷鑠。重陰遂相乘。余聞重白媿。顛毛類枯莖。逐物尙役役。棲身亦熒熒。幸有一寸丹。能與萬物并。何時滴秋露。相期註黃庭。

俚詠寄義門鄭十山長叔姪追述嚴陵別意

結髮與子交。二十又五春。手足雖殊體。肝膽實同身。朝帷接觴翰。夜幌抱衾裯。殷勤忠款意。寂寞采真遊。親暱物所忌。一旦忽東西。剛腸固無淚。不覺萬行啼。子時惜我出。餞至潑溪濱。離家二百里。不忍兩相分。情深忘道遠。猶謂咫尺閒。行將過嚴瀨。勒轡子當還。子方執手泣。胡可便睽離。中情一如河。東流無止而。流水到海止。唯潮兩度來。將心比潮水。一日幾十迴。欲別不成別。背顏強登舟。子騎白馬去。十步九回頭。出倚飄柱望。望望若逾濃。馬首出復沒。漸入烏龍峰。峰高在天半。未晚涵日車。巖阿人已隱。恨不鏟嵯峨。身發逐棹發。魂則隨子征。溟泊蘆花渚。寤言呼子名。迤邐向前馳。徘徊宣歙閒。李白題詩處。踢蘚升孱顏。升高欲爲樂。念子翻成愁。想子已抵家。伯仲聚綢繆。自此積繁思。思繁如棼絲。奈何三月久。不得子音徽。客鴻未返塞。夜鵲尙飛南。俚辭寫中悵。一歌百慮覃。

題元麓山八景有序

予不作詩者十年。近尋蘭至元麓山。左泉右石。爭獻奇秀。疑山靈欲鈎致新句。故使人情思煜煜然也。因賦詩八章。用元漆書諸崖石。別錄其副以俟同然。

桃花澗

桃花滿靈澗。樹老不計春。白雲如可問。爲覓種桃人。

鳳簫臺

簫史去已遠。朱鳥不下來。幸有山頭月。憐來入酒盃。

釣雪磯

釣雪立蒼磯。入夜魚不食。不食非水寒。自是鉤太直。

翠霞屏

古石不改色。絳綠自成圍。誰裁一片霞。爲我製秋衣。

飲鶴川

渴鶴忽飛來。愛此一勺清。五湖非不多。恐染鳬鷺腥。

五折泉

一汲復一汲。有若步雲梯。終然投東意。萬折不肯西。

飛雨洞

飛泉灑成雨。洗淨塵土胸。欲持青芙蓉。去踏赤鯉公。

蕊珠巖

吟上蕊珠巖。詩成不敢寫。疑有綠毛仙。洗髓梅花下。

別義門

平生無別念。念念只麟溪。生則長相思。死則復來歸。

宋學士全集卷之三十二

五言律詩

題李息齋竹詩其上
方存雅題

別駕聲名遠。先生節行尊。百年耆舊盡。二老典刑存。已返遼城鶴。難招楚客魂。人間留翰墨。不獨重璵璠。

五言長律

玉兔泉聯句有序

洪武五年秋九月十又五日。日入西。予與仲子璫過張錄事孟兼於成均。秉燭對坐。孟兼方命侍史汲玉兔泉瀹茗。俄熊參軍鼎、劉職方崧、周虞部子諒皆集。相與談詩。至愜心處。輒抵掌吟譚。呂太常仲善聞之。亦驩然來會。既啜茗已。孟兼出新造玉兔泉銘諷之。且曰。今夕何夕。勝友如雲。不可無以爲娛。請舉泉聯詩何如。衆皆曰然。予年有一日之長。俾題其首句。餘則以次而續。鬪奇據勝。闕闕弗能休。至二鼓。詩成。各擁衾就榻。逮雞再號。風雨淒迷。僕夫載塗。官事有程。皆不告而散。予亦騎驢去朝天矣。明日。孟兼將屬璫作小楷。繫詩於銘左。徵余爲之引。於戲。人事聚散。如風中飛矢。其回旋飄泊。曷嘗有一定之跡。今幸得與二三君子岸幘咏詩。飄然而一咲。豈非天哉。然此七人之中。楚產者大半。獨予父子與孟兼居越西。相距僅半舍。他時或後先投簪而歸。支九節筇訪孟兼白石山房。遡咏諸賢。立霄漢上。欲一見不可得。取此卷

閱之恍如聚首成均時。寧不有慰於寂寥之鄉也邪。孟兼、子諒皆以字名。熊君字伯穎。劉君字子高。予則南宮散吏金華宋濂也。詩曰。

成均地何靈。聖澤資灌沃。濂兔奔兆奇徵。井渫發新廡。鼎自非三窟深。孰湛一川綠。孟儲精本從金。生色

絕勝玉。諒霜毛蘸寒飲。雪蠹翻夜浴。崧釀冽補酒經。沐丹驗仙錄。仲杵椿蟾宮棄。珠噴鱣堂觸。璣孕月生

陰精。觀天漏晴旭。濂冰澄毛骨豎。鑑澈須眉燭。鼎魏名徒自奇。獐行穢難贖。孟雖涵東郭狡。難洗上蔡辱。

諒子引滿瓶未贏。採幽綆頻續。崧流罍滲銀床。出寶濺瓊粟。仲醉沃目暈花。凍汲指連瘡。璣濡毫乃自潤。照

影從人欲。濂光沈天上魄。祥啓地中躅。鼎攜辭挹餘清。鹽薦侑嘉告。子劍刺非貳師。池移豈身毒。孟燕支

媿瑤陳。鹽鹵鄙富蜀。崧不動疑窪雪。頻搖咲風蠹。仲天光一眼開。雲影斤鱗束。璣劇嚙覺瘳瘳。蹶足想彳

予。濂感沸虎爪跑。嚙吸獐臂白。鼎潔士濯冠纓。渴卒卸刀韜。子精當昂君降。液或井宿督。孟誰知鍾宿分。

脉與伊洛屬。崧錫名爾固嘉。戰句吾何局。仲善聯將指鼎比。疾勝擊鉢促。璣驚風落燈燼。斜月墜檐曲。靈源

詎能窮。短韻聊可錄。濂

七言古詩

題宗忠簡公誥王輔時爲少宰書名誥上

青城妖祲連雲赭。犬羊在都龍在野。百年藝祖舊河山。萬騎長驅若冰解。京城留守一世豪。仰天雪涕風蕭騷。起扶白日照河北。赤手欲障三秋濤。義旂戛天天爲泣。四方猛士聞風集。自期狗國與天通。豈謂忠

言反難入。披肝上疏留至尊。乘輿不顧東南巡。拊床三叫大星落。非天棄宋良由人。功業無成志可紀。古來英傑多如此。君侯心事漢武侯。偉氣英聲冠千祀。我來已恨生世遲。不得親觀忠勇姿。每過鄉邑髮猶豎。綸誥況是當時爲。卻憶前朝司馬死。章蔡羣姦乘間起。國雖未亂政先亡。萬里蒙塵從此始。吁嗟黼輩眞奴臣。賊君致寇肥其身。姓名汙眼尙欲嘔。君侯在位能無嘖。侯乎侯乎慎勿嘖。誰使彼奴操國鈞。君不見汴京禮樂正全盛。江南杜宇啼天津。

題李廣利伐宛圖

貳師城頭沙浩浩。貳師城下多白草。六千鐵騎隨將軍。風勁馬鳴高入雲。師行千里不畏苦。戰士難教食黃土。上書天子引兵還。使者持刀遮玉關。烏孫輪臺善窺伺。宛若不降輕漢使。璽書昨夜下敦煌。太白高。高正吐芒。戊甲重徵十八萬。居延少年最翹健。殺氣漫漫日月昏。邊塵冉冉旌旗亂。水工決水未絕流。旄竿已揭宛王頭。執驅校尉青狐裘。牝牡三千聚若丘。惜哉五原白日晚。郅居水急游魂返。

題段將軍征羌圖

西域都護多男兒。護羌校尉仍出師。生羌八種來寇塞。白劍欲接雙龍飛。凡亭山上血漂杵。奢延澤中鬼應語。至今有花皆成丹。疑是當年血未乾。

題花門將軍游宴圖

花門將軍七尺長。廣額穹鼻拳髮蒼。身騎叱撥紫電光。射獵娑陵古塞傍。一箭正中雙白狼。勇氣百倍世

莫當胡天七月夜。雨霜寒沙莽莽障日黃。先零老奴古黠羌。控弦鳴鏑時跳踉。將軍怒甚烈火揚。寶刀雙環新出房。麾卻何翅驅牛羊。平居不怯北風涼。白氈爲幄界翠行。銅龍壓脊雙角張。綵繩亘空若虹翔。將軍中坐據胡床。熾炭炙肉泣流漿。革囊桐酒蒲萄香。駝蹄斜割勸客嘗。趙女如花二八強。皮帽新裁繫錦纓。低抱琵琶彈鳳凰。半酣出視駝馬場。五花作隊滿澗岡。但道驩樂殊未央。

題李太白觀瀑布圖

長庚燁燁天之章。精英下化爲酒狂。匡廬五老森開張。銀河萬丈掛石梁。下馬傲睨立欲僵。聳肩袖手神揚揚。憶昔開元朝上皇。宮中賜食七寶床。淋漓醉墨蛟龍襄。人疑錦繡爲肝腸。麾斥力士如犬羊。營營青蠅集於房。金鑾不復承龍光。并州可識郭汾陽。不可丹陽逢永王。大風吹沙日爲黃。狡狴哀啼聞夜郎。蒼天欲使詩道昌。頓挫萬物歸奚囊。何處更覓延年方。北海天師八尺長。芙蓉作冠雲爲裳。授以薤簞青琳瑯。蓬萊屹起瀛海洋。羣仙遲汝相徊翔。誰將粉墨圖縑緇。顧我一見心徬徨。詩成仰視天蒼茫。夜半太白生寒芒。

題李西山谷木圖

薊邱雲昏朔風急。老蛟墮地作人立。震雷怒電破杳冥。山鬼野狐皆夜泣。李侯城南射虎歸。手裂生綃吞墨汁。狂呼袒臂寫此圖。雲霧晦冥元氣濕。回看荒原萬枯樹。顏色慘澹神盡戢。乃知妙奪玄化功。畫史如林豈能及。當時二李如二龍。謂山西父子。俊氣英聲動都邑。百年災變不須有。驥去圖存安可繫。君不見風流

人物今已徂。豈特丹青絕代無。

題李易安所書琵琶行後有序

樂天謫居江州。聞商婦琵琶。投淚悲嘆。可謂不善處患難矣。然其辭之傳。讀者猶愴然。況聞其事者乎。李易安圖而書之。其意蓋有所寓。而永嘉陳傳良題識。其言則有可異者。余戲作一詩。正之於禮義。亦古詩人之遺音歟。其辭曰。佳人薄命紛無數。豈獨潯陽老商婦。青衫司馬太多情。一曲琵琶淚如雨。此身已失將怨誰。世間哀樂長相隨。易安寫此別有意。字字欲訴中心悲。永嘉陳侯好奇士。夢裏謬爲兒女語。花顏國色草上塵。朽骨何堪汙脣齒。生男當如魯男子。生女當如夏侯女。千年穢跡吾欲洗。安得潯陽半江水。

送錢允一還天台并序

皇帝卽位之二年。秋八月。大將軍帥師取燕都。西北州郡。次第皆平。而天下歸于一統。越明年之冬。上將親御袞冕。郊祀天地。大告武成。復念開國諸臣。勞烈之多。錫以鐵券。以申河山帶礪之誓。前一月。下禮官議其制度。近臣奏言。唐和陵時。嘗有賜於錢武肅王。其十五世孫。尙德實寶藏之。上遣使者卽其家訪焉。尙德旣奉詔。積券及五王遺像。上之上。御外朝。與丞相宣國公臣善長。禮部尙書臣亮。主事臣肅。觀之。皇情悅豫。勅省臣宴尙德于儀曹。恩意有加焉。已而尙德東歸。陛辭之日。命還其券與像。以禮敦遣之。予時待罪禁林。尙德以余知其事。頗詳。請序其故而繫之以詩。夫錢氏寶有此券。已五百載。宋淳化中。杭之守臣嘗連玉冊進之。元豐五年。又進之。宋季兵亂。券沈於渭水中者五十六年。元至順二年。漁人獲之。而售

於尙德之父世珪。迄今有道之朝。而尙德又進之。是嘗三登天子之庭。其間或顯或晦。雖若賴靈物訶護之。亦其子孫之多賢。始能保守而弗墜也歟。抑余聞武肅之有國吳越。同時據有一隅。以專威福者。若前後之蜀。南北之漢。以至吳。楚。閩。唐。南平。號爲十國。計其士馬之精彊。城邑之壯麗。府藏之充物。意盛氣得。亦可謂一時之雄。曾未旋踵。夕陽芳草。淒然有餘悲矣。況望其子孫保其故物於十餘世之後乎。由是觀之。錢氏之樹德也深矣。皇明肇造區夏。比隆唐虞。凡前代文獻之可考者。莫不訪求之。尙德之家。世載明德。且將出躋膺仕。以佐明時。斯券之徵。蓋特爲之兆爾。予因不辭序而詩之。於以見尙德遭逢之盛。未止於此。而他日相遇。必當以余爲知言云。尙德字允一。天台人。詩曰。大明天子開鴻基。雄兵百萬皆虎貔。東征西討十餘載。變化不異雲雷隨。功成治定四海一。剖券分符恩澤施。前王遺制久已泯。錢氏世寶猶無虧。天使持書往徵取。有翁囊負來丹墀。鞠躬俯伏再拜起。旋解韜籍重重披。精鑊鍛成大逾瓦。中突傍偃形如箕。又如玄獻剖其半。一片玄玉誰瑕疵。鑿竅填金文絢爛。筆畫方整蟠蛟螭。誓辭三百有餘字。河山帶礪無嫌疑。繼陳五王有眞像。彷彿猶是唐冠衣。腰圍白玉金作鏤。吻角左右分三髻。重瞳回光屢下照。喉語逾覺天顏怡。使敕太官給珍饌。上尊法酒澆瓊卮。憶初唐綱文解紐。恣舞魴鰾號狐狸。斗牛王氣果凌厲。豫章占術元非欺。八都健卒猛如虎。指揮不異驅嬰兒。羅平烏圖騁怪幻。內黃外白跳狂癡。龍劍一揮赴水死。大勛星日同照垂。因茲錫券代牲畝。彭城開府如三司。衣錦城空嘉樹老。共守尙有三樓危。漭化元豐兩進入。龍光曾受天王知。炎精訖錄九鼎沸。一旦失去官河湄。豈伊神物欲變化。相逐雷劍爲龍

飛孰知漁者一舉網。所獲非鼈還非龜。終然鬼物所訶護。不使光彩埋荒陂。泥塗沙礫幸免累。寶玉大弓欣有歸。我知天意實有在。武肅弘烈何堪微。八州生靈數百萬。拔出水火行中達。子孫食報豈終極。政如稼穡隨年肥。高牙大纛入黃閣。金章繚綬趨彤闈。不知堆床定幾笏。但見肘印懸累累。七世珥貂未足擬。一門三戟終前衰。況翁文采爛五色。嗜古不管頭如絲。秦淮呼酒語離別。遠盼官舸如星馳。於時同雲幕四野。勢欲釀雪增寒威。行行若過表忠觀。好剔蒼蘚看殘碑。

灘哥石硯歌并序

朱舍人芾雅士也。近見灘哥石硯禁中。遂摹搨一本。裝褫成軸。懸之書齋。命予作歌。填其空處。歌曰。朱君嗜古米芾同。三代彝器藏心胸。灘哥古硯近獲見。驚喜奚翅逢黃琮。研煤敷紙巧摹搨。訪我一陳始終。有唐四葉崇象教。梵僧航海來番禺。手持貝葉寫健相。翻譯華竺談玄空。辭義幽深衆莫識。當時授筆唯房融。硯中淋漓墨花濕。助演真乘誠有功。愛其厚重爲題識。七月七日元神龍。鬼工雷斧琢削古。天光電影生新容。裘將四尺廣踰半。作鎮弗遷猶華嵩。涉唐入宋歲五百。但見寶氣浮晴虹。南渡羣公競賞識。氏名環列縈秋蟲。朔元雖以實內府。棄真但使烟埃封。方今聖人重文獻。氈蒙舟載來江東。風磨雨濯露精彩。奉敕舁入文華宮。宮中日昃萬幾暇。侍臣左右咸雲從。紫端玄歛盡斥去。欣然爲此回重瞳。重瞳一顧光照日。天章奎畫分纖穠。有才沈薶恨已久。石如能語誇奇逢。維昔成周全盛日。兌戈徹衣并大弓。藏諸天府遺孫子。用以鎮國昭無窮。願將斯硯傳萬世。什襲不下古鼎鍾。上明文德化八極。下書寬詔蘇

疲癯。君方執筆掌綸誥。願以此言聞帝聰。老臣作歌在何日。洪武戊午當嚴冬。

望僊引

橫塘風斷愁紅淺。舊燕銜春香滿滿。鶴馭遙空不可攀。繡屐斜張香夢懶。暖簫不到茱萸帳。寶露空漙五雲盤。風前白髮幾人悲。萬里青蘋一時晚。銅僊含淚辭青瑣。渺渺空嗟西日短。弱川無力不勝航。騎龍難到白雲鄉。玉棺琢成已三載。欲葬神僊歸北邙。

陶冠子折齒行

陶冠先生家海壖。玉作牙齒白且堅。非惟硬餅似刀截。左殺右截咸能穿。一朝怪事發坐側。狂童酗酒步若顛。手揮山斧作狸舞。縱橫奮擊何喧闐。先生驚起急驅遏。眼花落井無由悛。當時月黑不辨色。誤落兩齒聲鏗然。先生大痛幾欲絕。吻角流血如流涎。掀呀口中開穴竇。唇齧一鼓風翩翾。譬之連城列埤堦。正陽雙玷功非全。咀華從此憚強勁。卻愛芳脆柔於綿。酒醺刺刺論世事。宮徵未必能清圓。東閭悵并走相唁。先生便可總煩目。跛足男兒尙節度。折臂刺史居台躔。但得錦心繡腸在。何憂健翮難飛翫。先生聞之只大噓。誣辭奚用來如泉。柔存剛缺古所戒。昭晰不異明星縣。余生褊迫與物忤。藉此爲鑒期無愆。兩間分付妙不測。神奇臭腐相縈緣。但涉彤形盡粗穢。縣解定屬虛無先。須知無趾別有趾。外累皆撥蟲能天。犢白人育寧足患。禍福相倚誠幽玄。江城五月藕花發。花氣蒸雨濃如烟。且咀美酒對花飲。正有三百青銅錢。

涼夜曲

紅爵綠疏回曉光。翠眉雪肌凝白肪。蟬衫麟帶結寶璫。吳絲蜀桐啼鳳凰。盤龍蘭鼎生暖香。桃笙豹枕展曲房。夫君不來涼夜長。

鴛鴦離

結髮成昏期白髮。誰料鴛鴦中道拆。妾身雖作土中泥。妾魂長與君同棲。娶妻祇爲多似續。妾有三兒美如玉。願君勿娶全兒恩。一娶親爺是路人。

病店新起

歲在疆圉大淵獻。獨墊衡門悲逝景。瘡鬼胡爲苦見讐。使我枯腸益淒哽。初疑筋骸稍鉗束。引臂噓呵絕馳騁。須臾顫掉力弗禁。鼻牙下上聲相並。蒙戎雖有狐裘溫。澆洗何殊冰筴冷。寒衰熱壯慘尤極。百束薪蒸燃九鼎。煨膏鑠髓無不到。高及頭顱卑腳脛。四支似石下深潛。一氣如塵寄寥迥。自憐性命如日捐。孰料平寧在俄頃。起來盥濯把明鏡。冠帶臨風且重整。扶藜忽過百花園。無限晴芳到隣杏。燕支甕暖蟻凝春。錦繡機翻紅暈影。誰將生火鎔豔陽。滿樹無烟光頰頰。更疑神女會宓妃。燕罷瑤池酒初醒。血色羅裙尙舞風。向人卻妬晨粧靚。對此間愁盡斂藏。有似投簪訪箕穎。誰知鬢髮綠如雲。轉目霜蓬已垂領。多少東華塵土客。營營至死無由省。韋平荒冢生黍苗。褒鄂枯骸宿蛙黾。無花必用強追尋。有酒何妨長酩酊。題詩一笑鬼應聞。定引川妃安溟滓。

陽翟新聲同朱定甫賦

四首庚辰春秋

別苑蘼蕪弄小花。平洲蘋蕪開輕牙。春風如水極搖蕩。流入天涯不識家。網軒樓塵遠凝紙。青鳥不來紅樹死。雄鸞雌鵲此日分。惜殺嬌魂過遙渚。隔簾花影望微月。鸞橋似度龍綃幟。倏無忽有情奈何。淚灑杜鵑枝上血。碧簫曲歇粉痕灰。紅蜘蛛絲結鏡臺。望極官河斜雨外。時時疑是翠車回。黃雀風長雨洗枝。丹魚出水亦光肥。遙天寥海絕行跡。翠減紅銷知爲誰。曲閣香凝龍氣暖。膩葉蟠花蒂雲淺。正是雙蛾巧喚愁。欲斷應憑胡燕翦。滴淚和泥封錦書。書中一字一行啼。莫恨鯉魚紅尾短。隨波好送到遼西。蹙顰鸚鵡頭。徒若沸紺房。蓮子光細細。折蓮寄遠被絲牽。舞鸞卻識蓮中意。

露漬銀床金索冷。明月不言星靨耿。御街朝馬響纓鈴。幾樹梧桐鶉淡影。暗拭衰紅出綺房。無心宮額貼花黃。秋裳未結鴛鴦縫。交刀裁破一簾霜。昔日翠翹今白葆。可惜韶容鏡中老。縱使青天不解愁。涼榭芭蕉泣秋曉。蘭燭啼紅愁夜闌。江南清怨屬哀彈。狡鬢斜凭玉欄干。報道金籠鸚鵡寒。鎮帷犀重鮮室溫。白天碎碎玉花紛。窗開雲母不知夜。帳結流蘇散錦文。盈盈小妾被流黃。抱瑟升樓發浩倡。銅籠漏極曙光動。驪絕竟忘寒夜長。祇恐愁紅向春死。不死應須探春髓。龍刀切紙印冰花。貼在九華蘋壁裏。冉冉南光走冷圭。梅含春影與雲齊。青絲玉壺具傾酒。井底生塵卻解携。

七言律詩

和王內翰見懷韻并序

余與王君子充舊同鄉。逮入國朝。復同官翰林同總裁。元史。史成。子充出使甘肅。又使西南夷。久而未還。余尋以年高納祿歸金華。獨游山水間。追數平生故人。未嘗不深念吾子充也。去年其子紳以子充往甘肅時道上寄余詩二章。求和。久未能成。今聖天子敷大惠於四海。與斯民更始。蠻夷之酋。庶幾感化。請罪闕下。而子充亦殆將來歸耶。此余所至願也。次其韻以致斯意。以示知子充者。洪武十三年七月十一日。帝德如天。覆萬邦。定期歸棹到龍江。奇才不換金城百。寵命當簪白筆雙。喜極欲持如意舞。醉來應使軟輿扛。此情縱切何由遂。吟對西南月滿窗。

王內翰詩附

芙蓉峰下是鄉邦。未許歸帆泝浙江。天下文章寧有幾。斗南人物恐無雙。心期久與三乘契。筆力真能九鼎扛。投老著書渾不倦。頗聞中夜坐燈窗。

同門同里復同官。心事相同每共歡。衰斧並操裁玉牒。絲綸分演直金鑾。名齊伯仲吾何敢。義重師資分所安。重會定知頭更白。肯令歲晏舊盟寒。

和鄭博士見贈韻

秋霜染得鬢成絲。祇爲烟霞勞夢思。誰料杜陵垂白後。得同鄭老合襟期。荷衣苕帶煩新製。澗草巖花逞

故知便欲從君同點檢。歸裁冰繭寫成詩。

走筆送金賢良

飄零已覺二毛侵。且向西風問苦吟。蛋雨蠻烟十年夢。龍韜豹略一生心。星垂鍾阜知天近。水入秦淮似海深。不是征帆連夜發。典衣呼酒共登臨。

七言長律

思春辭丙申春作

故人別我城南去。幾見樓頭涼月生。南浦沈書尋素鯉。東風將恨與新鶯。丁香枝上同心結。九曲燈前白髮明。花託芳魂隨鵲夢。草移愁色上簾旌。物華半老燕脂苑。春影輕籠翡翠城。歌扇但疑遮月面。舞衫猶記倚雲筍。因彈別鶴心如翦。爲妬文鴛繡懶成。宮燭不啼偏有淚。湘桃無語自多情。岩南樹密晨鳥集。江北潮回暮渚平。幸有夢中能聚首。喚醒恨殺短簫聲。

和鄭奉常先生讌集詩韻

我生空負月臨奎。余生辰月直奎宿。古者爲文學之神。文學何曾遂昔期。柳子未成非國語。匡衡徒患作人師。探珠赤水欣同調。結屋青蘿得所依。泉石要爲中世託。姓名豈料九重知。東西御饌嘗分賜。出入天門更不疑。虎籟秋嚴威閃閃。龍樓日轉影祁祁。年華自覺隨流水。造化誰言類小兒。別夢屢形分講席。歸田一似舊游時。常隨采藥衣霑霧。幾度尋花屢帶泥。投老幸知同臭味。此生端不慕輕肥。芳筵夜秩杯行數。絳燭春融客醉

遲。一代耆英都在坐。百年文獻欲還誰。獨憐鄴下支離叟。莫鬪長安絕妙辭。賴有西風吹酒醒。搔頭向月謾賡詩。

和蘇編修游東明山詩

東明勝槩實佳哉。圖畫天然八面開。雲影入簾紛似絮。巒光染袂綠於苔。學書猶憶臨池寫。采藥曾經帶雨栽。祇爲魚龍期變化。致令猿鶴互驚猜。數莖白髮雖侵鏡。百鍊丹心不作灰。中使傳宣承顧問。東朝進講每低徊。月移禁掖藏書署。花壓瀛洲視草臺。豈意衰齡霑異渥。因茲勝賞得重陪。丁寧杉桂無奇句。約束溪山屬駿才。倚杖指林尋故跡。賜衣濕雨借新焙。名編遞玩叢如筍。嘉卉當筵粲若杯。松鼠沿窗行且偃。山禽窺客去仍來。但知笑齒時頻啓。何事愁腸日九回。寄語山靈休厭我。有花莫待作詩催。

和劉先輩憶山中韻

憶昔山中鍊九陽。山頭旭日正蒼涼。鳳笙吹煖雲中火。龍藥凝成鼎內霜。靈戶啓。扇森虎。鑪中房。持戟混桃康。山分秋色侵玄壑。蝸學天書篆敗墻。五鳥花開呼鹿守。千齡桃熟遞僊嘗。伐毛定欲追秦女。歌鳳誰能笑楚狂。種得神瓜如盎大。養來瘦鶴似人長。樓延虛顯殊庭上。樹蝕蒼霞曲瀨傍。劍氣尙堪吞鬼伯。詩魂端合起攏郎。但求脫粟三升飯。肯負眠雲六尺床。洞雪成漿烹日鑄。海苔爲紙寫風將。舉頭便覺三山近。小大俱冥百慮忘。

七言絕句

題送別圖

使星一點照閩垣。驛舍春濃酒易乾。官柳似知離別意。故將翠縷拂雕鞍。

題隱居圖

樓臺倒影浸虛泓。嘉樹擎寒不盡青。何日過橋分半景。傍雲同築草玄亭。

題長牧溪五燕圖

誰描乳燕落晴空。筆底能迴造化功。髣髴謝家池上見。柳絲烟煖水溶溶。

題長白山居圖

滿地雲林稱隱居。燕泥污我讀殘書。五更風急鳥聲散。時有隔花來賣魚。

題張子璿畫林泉幽趣圖

翩翩公子實仙才。天師之子筆下雲泉潑翠開。若是人間逢此景。定應呼作小蓬萊。

宜興強如心避地而歸扁其居曰復初齋來徵余詩二首

昔日機槍照五兵。今時喜見泰階平。春風綠酒扶殘醉。斜立官橋聽早鶯。避地歸來景物遶。白烟涼草思淒然。摩挲爲問庭前樹。不見蒼髯已十年。

送葉明府之官郛縣

文章才子之官去。見說郛筒酒正釀。飲罷細觀循吏傳。莫緣山色憶芙蓉。

哀王御史并序

鄉先達監察御史王公餘慶字叔善仕元至正間赫赫有聲持節廣州卒且葬之矣後爲亂兵所發適三衢徐煥自韶移守是州而東陽趙侃方知印廣東行中書於是合謀改葬城東悟勝寺之原實洪武庚戌三月三日也予因從侃請大篆其爵位姓字刻之墓門復爲詩哀之哀之所以歎鄉學之凋謝而斯文之無係也煥字炳文侃字希貢皆義士云詩曰
翦紙難招御史魂蠻烟瘴雨但空墳縱然有石題新篆誰守揚雄死後文

四五言長短句

猗歟詩并序

猗歟美君子也君子謂奉常吳鎮卿鎮卿蚤以文顯使于金源不辱君命故作是詩也
猗歟君子在括之陽粲然其章有玉其相厥聲孔揚聲之伊何如巖之峩峩不劇不頗屹立而弗阿犬羊羶如其勢綿如酣如連如貪噬我中區君子揚揚爲天子使誕敷皇靈以響其類彼何人斯是繫是維不虞其無知彼何人斯是維是繫不恤其無拂我金其躬我亦其衷我節之崇以迄於終皦爾之行孰能尤之真爾之剛孰能柔之游麟之冲冲兮鳴鳳之嚶嚶兮我思君子維邦之容兮

猗歟九章六章四句二章章三句一章五句予謂作詩必本於三百篇自李陵專於五言歷代因之鮮有復於古者晉魏之間雖有作者音節韻趣亦有難於言矣方與劉先生伯溫同倡千古之絕學適吳

從善以其遠祖墓銘求題欣然援筆賦之從善有文而又能不忘乎先如此其亦賢子孫也哉

雲寓軒詩并序

龍虎山鍊師張君仲毓嗜學而攻詩尤善鼓琴嘗汗漫遊於湖江自謂若白雲出入空谷杳無定蹤遂以雲寓名其軒命弟子上官若冲來請余言夫膚寸而起倏然羃乎太虛者雲也英英份份資一氣之流行固凝而聚矣已而飄忽乎東西歛跡藏形類若不知所之此無他雲無心也方外有道之士茹木餐霞捐去塵俗之累翩翩然御風而遊玄間來無所繫去無所繫絕如雲之寓乎太空此無他亦無心也仲毓取寓雲以名軒不亦宜乎予聞至人不物夫物然後能齊於物仲毓自比於雲善矣而未免物於雲也物於雲則有礙有礙則不虛不虛則靈明不通矣我不爲靜而動何形焉我不爲動而靜何容焉是則動靜一如也我不爲雲則夫卷也孰從而舒之舒也孰從而卷之是則卷舒亦一如也仲毓試澄心默坐存神於鬱羅蕭臺間冲漠無朕而萬象森列其中而吾神未嘗形也未嘗形而雲果孰寓乎予當約仲毓遊金庭委羽之墟勾松華泉擘麟脯而食之且請仲毓出琴彈白雲之詩琴調清越羣仙或有騖鸞來聽者矣寓雲與否非所敢知其詩曰

雲溶溶兮無根儵聚忽散兮不知其門變化罔測兮契乎道真龍虎名區兮列仙之倫翦雲製衣兮結雲以爲神超然高潔兮日與雲而相鄰步虛九天上兮不沾世氛水火交媾兮日月吐吞雲兮雲兮予寓爾以終其身

五七言長短句

蛟門春曉圖歌并序

勾章王君景行嗜學好修之君子也其所居曰蛟門正臨大海巨濤春撞頃刻萬變平旦東望霞光燭天紅日大如筵思里切竹器也冉冉上升誠海東第一偉觀也王高士叔明爲作蛟門春曉圖景行出以示予使人飄飄然有凌三山跨十洲之意故爲賦長歌一篇而於神仙之事獨多云其辭曰

瀛海無垠波濤吐吞涵浴日月參契鬼神怪山如雲自天墜萬丈壁立蛟爲門南有金雞之俯啄北有猛虎之雄蹲值獐鸇兮奮揚束怒潮兮騰奔擲玉毬兮干霄灑輕霧兮飛塵雪山冰崖之可怖可愕兮帆檣簸蕩不可遏恍疑下上於星辰天鷄一鳴海色白層霞絢彩光如琉璃縱橫閃鑠縛不定海神推上黃金盆靈境飄搖在世外髣髴直至扶桑村何人結屋於其間云是甬東才子開瓊關雲間吹簫雙鶴下坐聆環佩聲珊珊有時共談三十六洞之祕笈綠文赤字可以鐫蒼頑猿拾花兮春斥魚泳晝兮晴灣日媚嫣紅桃點點風入涼翠松翻翻冲襟濯盡萬斛之黃埃兮不知聲利是何物便思紫府躋真班黃鶴山人列僊儒九霞爲冠青綃裾手提五色珊瑚株幻出一幅真形圖令人毛骨動颯爽思乘灝氣超清都清都中有十二樓往來盡入瓊姬儔金符玉節錦臂鞬白台度曲彈箏篴雙成按拍歌莫愁我愁正孤絕我興欲飛越矯首東望神光發蓬壺春殘瑤草殷麟洲芝生翠環結我愛仙人萼綠華面如蓮花雙鬢鴉幾年相期飯胡麻至今不來雲路遐何須龍虎鼎中求丹砂何須天河穩泛牛斗槎但令坎離交媾翻三車氣母不

動生黃芽。我賦蛟門歌。細看銅狄時摩娑。長繩孰爲羈羲娥。白石應泐金還磨。不學長生將奈何。不學長生將奈何。

東雒山房詩并序

東雒山房者。上清羽客周君雒之隱居也。雒字彥博。嗜學而能文。其先居伊雒之上。故彥博以雒爲名。而又以東雒扁其居。不忘乎本也。蓋彥博之先。南遷廣信者多歷年所矣。雖然。彥博學神仙之道者也。他日披丹霞。乘青鸞。北升嵩高之巔。而俯瞰舊鄉。寧不重丁令威之所感乎。金華宋濂爲賦游仙之歌。使書山房之素壁云。歌曰。

東雒山人羽爲衣。腰懸寶劍光陸離。超然乘天游。曠蕩八極隨飈馳。俯視嵩高三十六。一一秀出紫金翠。羽之華芝。中有少室八百六十丈。顛倒元氣涵晨霏。氤氲綠毛仙。濯足清冷淵。見人不肯折腰拜。手擲綠黍散作天花旋。天花旋。舞連娟。玉女從東來。頭戴雲翹足蹁躚。試持秋帛擣寒石。中夜靈響淒緊如霜絃。不知龍穴有骨髓。太乙月鼎將同煎。勞生任飄忽。誰復相留連。天雞一鳴天下白。齊州九點凝青烟。朝灝灩澦之靈泉。夕漱伊洛之寒川。雖知城郭尙依舊。華表鶴唳應千年。大江東流浴龍虎。丹光掩月夜吞吐。故鄉何處久不歸。人間一笑成今古。三素雲高不可攀。仰見羣仙出沒於其間。勿使明鏡凋朱顏。顧我魁礪徒。無由扣瓊關。我不能鼻息吹虹霓。頓挫萬物歸新題。我不能白晝兀坐惜居諸。時翻枯竹除白魚。但得三寸舌。赤如蓮花淨於雪。高談藥珠經。旦夕聲不絕。聲不絕。造玄微。芙蓉峰前金虎要人騎。山人當相

求飛騰太微。共持瑤華玉管凌雲吹。

贈虎髯生詩有序

至正壬辰春。勾乘張辰謂予曰。虎髯生者。白鳳山中人。也。吳姓鉞名。頗有髯。類虎髯。人爭稱爲虎髯生。自幼有大志。讀書不爲章句。大義通而已。作詩出奇句。驚人。至壯氣愈高。岸忽無所憚。不事事。與世多不合。常慕古豪傑爲人。遇邑中大繇役。陰以兵法部勒。見高山大澤。便指畫爲扞禦之規。鄉里小兒衆相擲。揄之。先達士則曰。此固狂生。可進有爲者也。然以禮自守。爲順子。爲悌弟。悉無慚色。尤善近師友。道在是。不復計其年之崇庠。便折節相尊事。以故士類稍歸之。時中原兵動。東郡李侯辟爲行軍司馬。使者凡再返。生送使者曰。爲予謝李將軍。方天下多故。幕府行十倍才。功猶半之。我素疎。加以闇劣。卽偕使者去。無益萬分豪。幸勿復來。明當入深山矣。無幾。有言生於行丞相府。丞相屬以微巡之職。且召與語。生自度丞相決不能用其言。乃不受。更製竹皮冠。服大布衣。以自隱。暇日。率然行松風中。遇酒輒飲。飲少亦醉。醉便擊節自歌。人莫識其所存何如也。辰旣爲之傳。生聞先生以文章名。欲求一詩以自張。幸勿爲生靳。予笑謂辰曰。有是哉。雖然。辰不妄人也。其言良信。援豪賦虎髯生詩。詩曰。

虎髯生。鐵鑄形。金鑄聲。雙睛閃爍如怒鷹。東飛欲盡三吳地。西飛要絕康居城。刺刺論世事。滿口吐甲兵。於焉榕長圍。於焉建交營。地聯大牙霜。月苦天控虎口露。雲冥若笑我言狂。我醉勿復醒。十萬生靈定齏粉。夜半鬼燐燒空青。南方大諸侯。聞之心膽驚。使遣使者持弓旌。招之至麾下。洩此氣。崢嶸。生出謝使者。

人言慎勿聽。逃入積翠巢。峻嶒身衣鹿皮明。首冠竹籜撐。窣窣起向松風行。虎髯生。狂似李。麓似彭。何不
執取紅氍丈二槍。^叶 搴旗斬將聲欲欲。

鑷白髮二首

白髮如青草。剪已竟還生。草青能變白。髮白不復青。人生須知會有盡。紫馬馱錢沽酒傾。
昨日花如繡。今朝花作塵。人身一如花。何爲長苦辛。古今富貴皆黃土。唯有青山解笑人。

宋學士全集補遺卷一

王弼傳

王弼字良輔。秦州人。游學延安北。遂爲龍沙宣慰司奏差。龍沙卽世謂察罕腦兒者也。弼以剛正忤上官。去隱於醫。至正二年。吉巫王萬里與從子尙賢賣卜龍沙市。冬十一月。弼往謁焉。忿其語侵坐。折辱之。萬里恚甚。驅鬼物懼弼。弼夜坐讀金滕篇。忽聞窗外悲嘯聲。啓戶視之。空庭月明。無有也。翼日。晝哭于門。且稱冤。弼召視鬼者厭之。弗能勝。弼乃祝曰。豈予藥殺爾邪。苟非予。當白爾冤。鬼曰。兒閱人多。唯翁可託。故來訴翁。非有他也。翁若果白兒冤。宜集壽俊十人爲之徵。弼曰。可。人旣集。鬼曰。兒周氏女也。居大同豐州之黑河。父和卿。母張氏。生時月在庚。故小字爲月西。年十六。母疾。父召王萬里占之。因識其人。母死百有五日。當重紀至元三年秋九月丙辰。父醉臥。兄樵未還。兒偶步牆陰。萬里以兒所生時日禁呪之。兒昏迷。瞪視不能語。萬里負至柳林。反接于樹。先髻其髮。纏以綵絲。次穴胸。割心若肝。暨眼舌耳鼻爪指之屬。粉而爲丸。納諸匏中。復束紙作人形。以呪刼制。使爲奴。稍怠。舉針刺之。蹙額而長號。昨以翁見辱。乃遣報翁。兒心弗忍也。翁尙憐之。勿使銜冤九泉。兒誓與翁結爲父子。在坐諸父慎毋洩。洩則禍將及。言訖。哭愈悲。弼共十人者皆灑涕。備書月西辭。聯署其名。潛白于縣。縣審之如初。急逮萬里叔姪鞠之。始猶撐拒。月西與之相反覆甚苦。且請錄其行橐。遂獲符章印尺長針短釘諸物。萬里乃引伏云。萬里廬陵人。售術至興。

元逢劉鍊師授以採生法。大概如月西言。萬里弗之信。劉於囊間解五色帛。中貯髮如彈丸。指曰。此咸寧李延奴。天曆二年春二月爲吾所錄。爾能歸錢七十五緡。當令給侍左右。萬里欣然諾。劉禹步焚符祝之。延奴空中言曰。師命我何之。劉曰。爾當從王先生游。先生仁人也。殊無苦。萬里如約酬錢。并盡受其術。復經房州。遇鄺生者。與語意合。又獲奉元耿頑童奴之。其歸錢數如劉。今與月西爲三人矣。劉戒萬里終身勿近牛犬肉。近忘之。因啖牛心炙。事遂敗。尙復何言。縣移文豐州。追和卿爲左驗。和卿頗疑之。雜處稠人內。弼陽問誰爲爾父。月西從壁隙呼曰。黑衣而蒲冠者是也。和卿慟。月西亦慟。慟已。歷叩家事。慰勞如平生。官爲具成案上大府。萬里瘐死于獄。部使者慮囚。召月西置對。弗答。吏罵曰。獄由爾興。今反不語。月西曰。殺我者旣伏辜矣。喋喋將何爲。尙賢竟以賂免。初。弼訴縣歸。親賓持壺觴樂之。忽聞對泣聲。弼詢之。鬼曰。我耿頑童李延奴也。月西冤已伸。翁寧不憫我二人邪。弼難之。頑童曰。月西與翁約爲父子。而吾獨非翁兒女邪。何相遇厚薄之不齊也。弼不得已。再往縣入牒。官逮頑童父德寶。延奴父福保至。其所驗皆如和卿。而鄺與劉不知其里居。竟莫致云。自是三鬼留弼家。晝相隨。行夜同弼臥起。雖不見形。其聲琅然也。弼因從容問曰。衛門當有神。爾曷從入。月西曰。無之。但見繪像懸戶上耳。曰。吾欲燕象泉。賜爾何如。曰。無所用也。曰。爾之精氣能久存於世乎。曰。數至則散矣。二僧見弼。一華衣。一衣弊服。華衣者居右。月西曰。爾爲某惡行。萌某邪心。尙敢據人上乎。彼服雖弊。終爲端人耳。命易其位。僧失色起去。頑童善歌。遇弼飲。則唱漢東山及他樂府爲壽。弼連以酒酹地。頑童輒醉。應對皆失倫。客戲以醯代之。頑童怒曰。幾蜚吾喉。

吻矣。何物小子。惡劇至此。曉曉然數其陰事不止。客慙而遁。月西尤號黠慧。時與弼諸子相謔言。辭多滑稽。諸子或理屈。向有聲處。擊之。月西大笑曰。鬼無形。兄何必然。徒見其不知也。凡八閱月。始寂寂無聞。翰林學士承旨李好文。節官中獄案造記。而燕南梁載又爲序其事。二文互有得失。予乃合爲一傳。而其辭不雅馴者。痛刪去之。弼尙存。年六十八矣。有司故以其能異術。貢之南京。上賜衣一襲。遣還。時洪武四年冬十二月庚辰也。

史官曰。司馬遷云。漢武帝置壽宮以奉神君。神君非可得見。其音與人言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也。予竊疑焉。音麗乎形者也。無形矣。音何從出哉。今周女無形而能人言。何其與神君類歟。且自重黎絕地。通天鬼始分。禹鑄鼎象物。其政益備矣。後世姦巫鬼師。乃使之瀆亂常經。其咎尙誰執哉。雖然。吉巫之術狡矣。而卒被鬼所殺。人禍天刑。終不可逭。爲惡者盍少知懼乎。抑剛正若王生。鬼不敢害之。反敬畏之。是知君子挺立天地間。仰不愧也。俯不忤也。妖得而侮諸。奈之何棄君子而弗學者衆也。悲夫。

李大猷傳

李願證。字大猷。姑熟人。父深。肥遯山林。以書詩爲教。自號靜軒。母陶氏。無嗣。晝夜禱於觀自在佛。夜夢一比丘尼。乘白鹿車。抱嬰兒授之曰。此福慧兒也。善視之。旣而有娠。生未逾月。兒忽身熱如火。不進乳。陶方以爲憂。復夢前比丘尼持栗數顆。嚼食之。夢覺。兒汗如雨。遂瘳。年四歲。嬉戲父膝下。因授以記姓書。兒曰。此有何義。讀之將奚爲。父大驚。更以孝經一誦。卽能闇記。稍長。益駿發異常。父嘗手書首楞嚴。圓覺二經。

逐卷取讀之力。白父母學佛於城南頓覺蘭若。視髮受具戒。制今名願證。走大石山中。與僧法秀游。秀有高行。願證期取法焉。久之。杖錫來南京。謁淨覺師於天界禪林。師見其俊邁。命爲侍者。謂之曰。子才銳。甚宜留意文學。他日期子弘宗扶教也。於是獨坐一室。坐墳魯典。無不研窮之。著爲文辭。森然有奇氣。一時名公鉅卿。皆愛敬之。與其相倡酬。師尋命掌書記。洪武戊申。出世嘉興水西寺。庚戌。遷吳興之道場。未幾。退居武康山中。著觀幻子內外篇。以合儒釋一貫之妙。其內篇曰釋教。其目十。則宗本、教述、會源、非卽、必悟、示證、勗志、古今、不昧、寂動也。外篇曰循本。其目如釋教之數。則性上、性中、性下、人物、道述、克己、至樂、言命、爲己、學方也。曰適治。其目如循本之數。則禮樂、封建、井田、兵間、用刑、尙德、儒吏、經權、三尙、圓象也。曰史論。其目如適治之數而逾其三。則宋襄、儀秦、秦漢、文武、儒老、魏吳、漢晉、虛玄、梁上、梁下、隋唐、後周也。皆蹕厲前人。其光燁燁不可襲祕。聲名突起縉紳間。癸丑之冬。願證還天界。濂時侍皇上升武樓。遙望禪林。顧濂曰。其中有良僧乎。濂對曰。近有二僧。從吳越中來。皆能文辭。上曰。其名謂何。濂對曰。一則願證。一則願傳。上曰。試取觀之。濂因進證傳文一編。上親覽終卷。曰。是或儒者之所不及。復問願證所著。濂對曰。太常丞張丁家有往復論性書。遂遣中官召丁攜書至。上復覽如前。喜曰。論議甚高。其鐵中錚錚者乎。明日。召見謹身殿。慰勞備至。勅吏部皆除應奉翰林文字。賜第太平門。及妻妾各二。凡日用百需之物。無不周復。命中祕給書籍。令閉門習讀。三月。俟髮長勝冠。然後蒞職。後三月。願證有疾。上意其沈鬱多痰。賜藥吐之。疾稍減。已而復劇。中使問疾者絡繹于道。竟不起。病將革時。唯仰首言曰。死則死。所可憾者。受上之深恩。

不能報爾。遂口授其友草謝表。表未終而逝。上夜夢願證來謝。服大布寬衣。巾稍敝。叩其家人。服色正同。因移棺。槨巾不正。上尤嗟異焉。時洪武甲寅春二月也。壽三十七云。

史官曰。昔在宋時。仲靈嵩師鐔津李氏子也。每夜戴觀自在像。誦其號十萬。乃寢。自是世間章句。不學而能。遂作原教論。明儒釋一貫。以抗諸儒之說。韓魏公琦。歐陽公脩。皆尊禮之。今願證亦李氏子。其母亦累禱觀音而生。亦博極羣書。亦著爲論說。以明儒釋之道。亦異矣哉。豈弘宗扶教。代當有其人歟。濂固不敢謂願證之如仲靈也。其志之所存。抑果有不同者歟。然仲靈進正宗記。僅得仁宗賜紫方袍及明教之號。願證則屢被龍光。親拔爲王官。使其得壽。則道行于時。澤兼被于烝黎。不特如仲靈專輔本教而已。木方榮而風折之。悲夫。濂與願證交。愛才之念。不下於韓歐二公。弗忍其名不傳也。故徇全室泐公之請。具著其事於篇。

劉真人傳

劉真人思敬。吉之青原人。少落魄不羈。嗜酒。好長年術。及長。游蜀中。從靈寶陳君受丹砂訣。行混元之法。徧歷海內諸名山。年垂五十。始入龍虎山爲道士。自號爲真空子。尋出主毓和道院。遂依訣鍊鉛汞爲丹砂。得服之者疾良愈。至元十八年。世祖遣御史中丞崔彥至江南。搜訪異人。遂以真人應詔。召對延閣。語頗稱旨。上恆苦足疾。真人進六甲飛雄丹。上吞之。瘳復。召問曰。卿壽幾何。對曰。踰七十矣。曰。卿顏何童邪。對曰。亡思亡慮。勿撓其氣。唯一唯純。以守吾真。油油與大化俱。有不知春秋之高矣。上悅。賜葡萄酒飲之。

後每賜飲輒醉。醉輒仆地而臥。上亦不之責。由是出入殿廷無禁。上與羣臣言。以真神仙稱之。時有賜予。辭不受。居八年。乞還山中。上憐其老。許之。賜以銅簡鐵笛及百衲袍之屬。且曰。此旌卿之素志也。陛辭。上方以金甌飲馬。鍾亟輟以賜之。暨還。結八卦庵於琵琶峯右。神情超朗。當月白夜。姓時出坐磐石上。持鐵笛吹之。依稀作鸞鳳鳴。間鑿浴丹池。疏水一派入池。冷然也。二十八年八月日正中。呼陳鍊師與之劇飲。飲已。曰。我明日將死。故今與子醉別。爾明日叩門。無應者。力排而入。真人已側臥而逝矣。壽蓋八十又一。所傳丹經十二方。授弟子章希平等。迄今行之。至正間。玄教宗師董公上其事。制贈凝妙靈應真人云。史官曰。周禮訓方氏誦四方之傳道。所謂傳道。世世傳說往古之事也。史傳之得名。殆法于此。豈細故之云哉。夫事不可傳而傳之者。非也可傳而不傳者。亦非也。要在精察之而已矣。真人之歿。李君存爲序其書。方君從義又屬予作傳。二君精察皆勝於余。必確然有徵。因爲著諸簡牘。以俟他日修玄史者。

空同外史傳

空同外史者。脩然物外人也。故以空同自號。或者疑之曰。空同山名。在禹跡內有三。曰臨汝。曰臨洮。曰安定。雖其名相符。而其實則異。外史爲人。善養生。昔軒轅氏問廣成子養生之道於汝之空同。外史之所志。豈謂是耶。外史笑曰。子求空同山於目者邪。吾則以其心爾。吾目雖不見山。而吾心未嘗無山。一凝之間。平巖邃林。森森而列吾前。顚顚而俟子後矣。彼以目而求山者。有山而始有山。未嘗能無山而有山。蓋有山則爲山所礙。無山則何往而非山邪。吾心之所存。不翅千空同之多。奚止禹迹之內有三而已。或者愈

疑之曰。外史言若此。蓋近道已。盍語予以抱一不二之道乎。外史曰。天地之真。其體貴虛。一氣孔神。闔闢以機。毋抗而崇。勿按而痺。若水之流。晝夜一如。若雲之行。時而卷舒。混然黃寧。乃契道符。我尙無我。矧空同者歟。予之粗言。已洩天地之機矣。子幸毋溷我。或者再有問。外史瞑目不答。人遂指外史爲幽人逸士。外史弗是也。時戴櫻葉冠。服大布寬衣。日與仙翁釋子游。當得意時。抵掌嘯咏。間出古篇章示人。類皆超軼塵壒。若不餐煙火食者。家無儋石之儲。不顧也。外史嘗從華相山人危雲林學。雲林歿。恤其孤甚至。近又出入秦淮河上。發劉河間祕術。注藥起人疾。求者輒與。絕不問氏名。益莫測其爲何如人。余侍講禁林。外史亦時時相過。若樂予者。欲叩其玄旨。外史輒謝曰。子自知之。子自知之。豈樂山林而不返者邪。抑扞此自祕而不欲人洩其機邪。皆不可知也。外史姓王。名溥。其字爲宗溥。元居安次。今遷吳。祖若父皆爲顯仕云。

史官曰。莊周有云。其耆欲深者。其天機淺。若外史者。其深於天機者歟。予悲世人往往爲欲所困。何異桎梏。其脫然無累者。幾何人歟。所以喜與外史談。飄飄然有雲臥八極之意。不獨見諸空文而已。讀外史傳者。其亦知予欲守規中者歟。

嚴宗奭小傳

嚴盛宗奭者。會稽餘姚人也。其裔於漢隱士子陵。家姚江之西。性坦質。待物無町畦。善飲酒。然未嘗與庸俗人飲。薦紳先生過其門。不問識否。必邀致其家。爲具飲之。妻子告無貲。宗奭解衣付酒家奴持去取酒。

酒至。撫掌曰。吾無憂矣。傾所有奉客。務得其歡。不爲他日計。或勸宗奭仕。不應。朋曹招與飲酒。卽著巾往。往輒盡醉而返。宗奭作軒于舍西。號曰臨清。而自號曰客星樵隱。且曰。山水吾所樂也。亦將以矯夫汙濁而冒利者。喜讀陶靖節詩。撫卷謂人曰。是翁可人意。或疑宗奭樂隱。宗奭曰。靖節豈隱者哉。或又疑宗奭自放於酒。宗奭曰。舉世無知我者。惟酒知我。吾與世人言。口液乾不領吾意。與酒未交口。心已相醉。故吾得酒。寢加安。食加旨。神充而氣完。酒誠我益友。何謂放耶。疑者愧之。宗奭今老矣。吾聞於上虞魏彞仲云。爲說者曰。吾始讀陶靖節詩。恠其喜飲酒。而又時時稱嚴子陵之爲人。以爲子陵清苦高勁。如喬松秀竹。豈飲酒者比哉。及求靖節之志。固不爲酒。特託酒以自適耳。無害其爲同也。今宗奭以子陵之裔。而又慕乎靖節。其事與靖節不甚相類也。豈亦靖節慕子陵之意耶。非耶。且宗奭謂酒爲知己。其亦有所見而云耶。抑有所激耶。列之以示好事者辨焉。

周尊師小傳

周尊師名玄真。字玄初。世居嘉禾。後遷於姑蘇。其父月心。通陰陽家言。用達官薦。爲其學教授。母林氏。玄初生八歲。教授君歿。獨隨母以居。踰四年。忽有龐眉翁。類道人。劍客者。過之。愛玄初精神溢目。不類塵中人。製道家冠服被之。玄初果喜。又二年。會上真道院。施如意囊。囊貯諸物。集四方人使探鉤取之。玄初欣然仰天祝曰。我誠探得第一。卽離俗無疑。已而果然。乃走嘉禾。紫虛觀。從李拱瑞爲道士。拱瑞。南谷杜真人高弟。以道行聞。旣得玄初。授劾召鬼神之術。開元寺沙彌爲狐所媚。羸瘁垂死。玄初噓氣禁咒之。狐卽

躍出衆殺狐其疾輒愈。范庭芳之子曰孟奎。庭芳鍾愛如重璧。蛇鬼侵之。沈疴不能脫。玄初飛符往効。蛇鬼遂絕。玄初不以爲已足。尋受靈寶大法於曹桂孫。會吳越被兵。游魂出爲厲。玄初建壇陳醮祠。白鶴五十回翔壇上。久而後去。及浮河燕燈。二燈飛起。高懸柳枝。人驚以爲神功。萬夫長沈寶母歿。痛念之弗置。聘玄初脩祠事。實因問曰。聞君能召鶴。有諸。玄初曰。然。遂趣神要之。素羽翩翾。自空而來。凡四十又二。若果屬其指呼者。實喜。復問曰。君能致吾母魂魄乎。曰。可。卽剪紙爲旌。令童子執之。玄初左右顧眎。作叱嘯聲。旌重將壓地。母降于童。音聲威儀如平生。實與家人環之以泣。初嘗川有神師曰莫洞乙。呼雲役雷。狎褻如兒戲。晚授其徒王繼華。繼華授張善淵。善淵授步宗浩。宗浩欲授人。無契意者。見玄初。因以其祕示之。自時厥後。雨暘有弗若。郡二千石縣大夫俱致書稱弟子。請玄初禳之。屢有奇應。其尤異者。洪武戊申。京師旱。夏五月至于秋七月。不雨。太師李韓公方秉鈞軸。亟命左司郎中劉允中迎玄初致雨。是月庚寅。設雷壇於冶城山。研朱書鐵符。投揚子江中。波濤遽興。玄初夜坐斗下。存神窈冥。電光燁燁。遶身達旦。辛卯。玄初握劍上壇。召風師。霆伯誓之。俄陰雲蔽空。大風拔木。雨降如翻盆。韓公曰。此法師雨也。四民觀者僉曰。此法師雨也。玄初曰。未也。明日辰時再降雨。乃足爾。至期復果然。有黑龍蜿蜒見西方。迨午始霽。韓公以幣贈玄初。玄初不受。竟拂袖東歸。朝紳嘉之以文辭。道其功者不可悉數。明年庚戌。上欲問鬼神情狀於道家者流。嗣天師張真人與玄初皆被召。錫燕於光祿寺。禮遣其還。又明年辛亥。秋九月己卯。上召玄初至京。見於武樓。從容賜坐。訪雷霆所以神之故。玄初對曰。天地之間。無踰陰陽者。因其運轉。故有神。

神與人合者也。雷非人無以知雷之天，人非雷無以知人之天。天人相孚，本同一理爾。上悅，今年壬子春三月不雨，中書右丞相汪公命玄初致禱，仍於冶城山建壇，其應如初。玄初爲人多內功，兼好澤物，葑門石橋廢，費將巨萬計。玄初談笑成之。初主丹霞道院，嘗一新其祠廟，繼住持常熟致道觀，觀有丹井，蕪沒且久。玄初求得之，重甃以甃，作亭覆其上。玄初嘗構來鶴軒於丹霞密林間，披鶴氅衣，執黃庭經一卷，焚香默坐，人競稱之爲鶴林高士云。

太史公曰：予游江南，見玄初鳳凰臺上，方瞳燁然，長眉聳然，傲睨於萬物之表，竊意緱山仙人，乘鶴吹笙而徠下也。亟往叩長生久視之要。玄初乃言曰：混沌之時，一氣孔神，無形與聲，入之無門。子盍索於呼吸之根乎？其體中虛，玄象之初，不依物以居，枝扶而葉疏，能黜其知，守其愚，則羣陰盡銷，而純陽獨舒矣。子盍慎諸？予敬受之以還，而未之能行也。然而玄初之役使鬼神者，其能幹天道之樞歟？抑玄初孝於親，一日不見，輒懸懸如飢，欲飲然若有所疑。經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玄初所以能變化者，其或有繫於是歟？非歟？

衍齡堂記

太常贊禮郎陳君德民，屢謁余爲衍齡堂記。予曰：所記謂何？德民曰：壽昌有大族曰徐氏，其先自太未來遷烏岡，至是族益大，有一翁名海，字季涵，年七十八，其齒其德，羣族師尊之。嘗建新堂於東山之麓，久未有以字之。洪武辛亥秋，忽夢神人戴瑤冠而被霞衣，笑謂翁曰：爾堂當名衍齡。翁曰：其義何居？神人曰：明

發陳德民來。可詳叩之。旣寤。翁疑不自釋。坐而待旦。徐步於庭皋。已而德民果至。翁相與執手大笑。且言其故。德民曰。此殆翁之壽徵乎。於是命善書者揭之楣間。以符神之貺。先生之文。行於國中。流及海外。翁旦旦慕之。願求記其事。余曰。聲聞過情。君子之所恥。予本不能文。汰哉子之見許也。敢辭。德民請之益力。乃與之言曰。周官有占夢。所掌凡六。一曰正。謂無所感動。平安自夢也。二曰噩。謂驚愕而夢也。三曰思。謂覺時所思念之而夢也。四曰寤。謂覺而道之而夢也。五曰喜。謂喜悅而夢也。六曰懼。謂恐懼而夢也。今翁雖近耄齡。內養外充。精神恬熙。物莫敢撓。所謂噩思寤喜懼五者。咸無有焉。其或出於正夢者歟。若正夢者。則事幾之所形。休禎之先兆也。古之人有夢與九齡者矣。有加以三齡者矣。其後皆驗。王者之與士庶人。其位雖有尊卑之殊。夢之感通。理實一也。翁之夢將有得夫耆年者歟。雖然。壽居洪範五福之首。而詩人之相頌禱。一則曰壽。二則曰壽。其故何耶。苟非壽焉。則夫多子孫也。膏粱錦繡之爲食與衣也。谷量馬牛而斛量珠也。將焉用之哉。將焉用之哉。所以人人莫不貴夫壽者。蓋以此夫。矧衍之爲義。從水從行。水之行。能長流而不窮。齡卽年也。翁之年自耄以流至期頤。宜未有艾也。至理斯寓。有開必先。神人之見夢。其誠不可誣哉。予所居與翁鄰郡。它日獲歸休。當乘款段馬與德民謁翁於東山之上。歌三壽作朋之詩。奉觴爲翁壽。尙未晚也。德民以爲何如。德民曰。先生之言至矣。

玄潤齋記

信之龍虎山爲漢天師裔孫傳道之所。四方之士。從其學者無虛時。元重紀至元己卯。山之耆德朱君某。

以謂學者之來爲求道也不博以文則道何由成博文必有師不有田以養之則師弟子之羞服百需之具奚所取給而賴以不壞乃捐腴田若干畝爲學田莊俾其曾孫李弘範主之越十三年朱君卒兵亂事寢至正甲辰朱君之門人史君由直懼不克繼師志復益以私田百四十畝命弘範興學事弘範亦自感奮斥田五十畝卽山中易隙地闢齋舍爲講誦之區以一百五十畝增爲學田授齋之長者世守之名其齋曰玄潤於是弘範曰斯可以成二師之志矣然吾居番易兄弟皆天死無嗣不圖祖禰將無所食吾責可辭復選從弟之子義實爲嗣作室數楹於琵琶山之陽扁之曰思堂以奉其先堂之旁構齋題曰玄潤以教其後人亦以田百五十畝隸焉弘範復曰斯可以延吾親之祀矣師之德不可廢也入田七十五畝於上清宮之祠附祀其師某而以其禰配之弘範又曰吾志稍行矣然不託之文烏足以知朱史二師嘉惠學者之仁後人繼緝之力哉乃屬其友鄧君仲脩來請文記其玄潤齋欲著二師之績也道家祖老子老子之學該博閎闊而尤深於禮當世大儒咸北面師之夫其學之博必非守一術以違世其習禮之本必不棄人倫以忘親後世或失之去老子之道遠矣朱史二君獨能以博文誨學者固爲善於學道弘範旣述二師之事又圖其親與師之祀不亦達禮之本矣乎非知道者不能也夫學於斯齋者學道而已余嘉弘範之所爲近道而得先後之序也并書以爲學者法焉

松隱庵記

唯庵然禪師有道之士也嘗謁石室琪公於霞霧山公告之曰子去我而求憩息之所其必松江之華亭

乎。華亭民富而趨善。富則樂於施與。趨善則可化以吾佛之道。其必有以處子矣。書松隱二字授之以行。師如其言。至華亭郭匯之陽止焉。郭匯者。去華亭三十里。赤松溪之所注也。前有查山。後有九峯。皆先哲示化之地。師憶懸記。遂結茅而居其中。里人吳某聞之。捐金帛。割土地之籍來上。願師止勿去。遐邇相繼。輦石與土。壘匯增址。以相其役。而金彭邵三氏以創建爲己任。始工於元至正壬辰。越二年甲午。而佛有殿。僧有堂。亢而爲門。夾而爲廡。凡日用之所宜有者皆具。取石室所書名之曰松隱庵。師恐歲月滋久。無知庵之始末者。命其徒慧開。同淨慈藏史可傳。請文而刻之。夫天下之民。未有與人以物而不求報者。爭尺布銖金。多至相毆冒戕害。雖親戚不復顧念。至見釋氏之徒。獻所有。捨所愛。累千萬不敢靳者。其故何哉。蓋我大雄氏以慈悲方便。攝受羣迷。慧力足以破貪。法智足以祛惑。故人樂而趨之。庶幾期於安息。而眞顯乎。或者不知。徒謂釋氏能以禍福鉗制人。故有所冀而爲之。嗚呼。是何待釋氏之至淺哉。然余有一言焉。今之細民。竭三時之力。欲其室廬之完。饘粥之充。而不可得。釋氏之徒。皆坐而享之。苟不力求其道。無忝於大雄氏之教。則因果之讎然者。甚可懼也。有若師者。無求於民。而民自赴之。其道蓋有度越於人者矣。承已成之業者。多怠而不知自脩。故詳其辭以告後之人。豈非師之所願乎。師松江人。少祝髮於無用貴公。中謁千岩長公於聖壽寺。遂傳其道。後嗣主其席。刺血寫經。天花粲粲滿庭云。

叢桂樓記

叢桂樓在杭天龍寺之左偏。主僧大道禪師作之。大道諱善平。越漁浦人。初受業寺之慶菴吉公。尋升天

目山問道於普應國師。已而來歸。閱天龍之廢且久也。慨然有興復之志。時瓦礫荆棘。散漫左右。幾無所容足。而大道臺無鎔銖。獨操一鉢。日走市中。得食舁歸。以食衆工。得錢以易材木。金石百用之具。不四三年。而佛殿三門兩廡皆成。四方學徒之來者。皆仰以食。於是復以其餘作斯樓。左丞周君伯琦以叢桂扁之。旣而大道以至正辛卯七月十一日示寂。其徒奉全身瘞諸樓右。而建塔其上。且請同菴禪師述其故。屬余以記斯樓。樓乃大道憩息之所。將以致其思焉。而余獨感大道之立志堅而成功速也。今夫有威力以使人者。莫過乎有司。有貨財以使人者。莫過乎富室。然其有所興作。皆集衆謀役羣力而爲之。猶且磨以歲月。多者數十年。少者十餘年。而後成。今大道纍然一僧。非有貨財威力之可使人。獨用口舌化導市井之民。取其財與力以爲己用。成宏偉勝大之功。若易易焉者。雖曰佛氏之教。足以動人之信聽。然非大道之有志不能也。蓋人惟患無志。有志矣。患守之不堅。有志而能堅。事無不可爲者。況一寺乎。余嘗病有志者之寡。而於大道深有感焉。嗚呼。後之居斯樓者。孰非大道之倫哉。讀余言而思大道之爲人。則斯樓與斯寺不廢矣。請記者曰。圓淨。閬如。皆彬彬雅飭。有志於禪觀者。今居斯樓云。

仁和圓應菴記

杭之仁和。去城東五里所。有浮屠菴曰圓應。乃雪菴禪師之所築也。其地當元季爲戰鬪之區。莽無居人。及歸職方。而後遺民稍集。往往好勇嗜利。屠羊豕以成肆。師惻然憫之。托鉢行化。有褚道真與金薌者。首迎禮之。先是道真之家人。夢異僧至其廬。倡偈爲贈。及見師容貌服飾。儼然與夢中不殊。道真卽言之於

衆翕然從化。遂與薊日乞食饋師。且請於右族胡國材。共建精舍一區。葉氏婦聞之。捐地爲基。以尺計者。縱袤若干。橫延若干。於是道真因之鳩工。前敞修門。中峙佛殿。後聳堂宇。翼以兩廡。而外則垣墉四周。庀事於洪武甲寅春二月甲子。至秋七月某甲子。遽訖功焉。屋以間計者二十。粟以斛計者一百。工以日計者五百。師欲垂爾後人。乃不遠千里。介予學子童徽來請記。予竊疑之。當兵戈始息。創殘猶未起。何暇從事於佛乎。縱師言之而疇將聽之。徽曰。不然。師之事則有異於人者。師本辨章寶寶公之子。生有異徵。年十五。慨然慕道。思以善法度人。往依帝師法子朶兒班大師。薙落爲僧。遂杖錫南游。徧參閩浙諸尊宿。得法於伏龍山千岩長公。去棲越之范蠡岩。岩有虎。一夕避去。師初不知書。靜定之久。發爲頌贊。自然與道合。以是之故人愈趨之。而庵成無難者。予因歎曰。人苦無志耳。果能以善導人。而人孰不化之。豈惟浮屠氏哉。然而浮屠氏以莊嚴樓閣爲有爲。縱有福報。亦人天小果耳。其中必有無爲之道存。所謂無爲之道者。無小無大。無內無外。無成無壞。無欠無餘。不爲諸佛而有所增。不爲凡夫而有所減。淵默不言。而聲如怒霆。凝定未起。而身徧沙界。是則所謂圓應者也。一庵云乎哉。惟師能契事理之不二者。必知予言爲有據。徽歸尙以是語之。師舊名李羅帖木兒。今改可傳。字無授。高昌人。雪庵乃其徒所號。蓋尊之也。

混成道院記

道家者流。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實有合於書之克讓。易之謙謙。可以修己。可以治人。是故老子。伊尹。太公。辛甲。鬻子。管子。蜎子。與夫兵謀之書。咸屬焉。自其學一變。而神仙方技之說興。欲保性命。

之眞而游求於外。盪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無怵惕於胸中。則其玄指復大異於前矣。所以劉歆之著七略。既書道家入於九流。而復別出方技。其意豈無見哉。嗚呼。其傳襲蓋亦久矣。婺之浦陽。有山拔起曰仙華。相傳昔有仙嬪。於此乘龍上昇。山形如翠蓮花。猗儺妍麗。當時霞朝絢。儼如蓬萊樓閣。突兀五雲中。疑有古仙人往來其間。山南六七里。則縣治在焉。縣治之東曰東嶺。地勢迴旋。而靈冲之氣不洩。當元之時。于鍊師某常建道院一區。以棲肥遯之士。鍊師之弟子葛道慶。今於東嶺之源。復建混成道院。凡殿堂門廡。暨庖湑之屬。具完。經始於洪武三年之庚戌。落成於六年之癸丑。脩眞之士。采鉛汞而鍊黃庭者。于于而來矣。道慶請予記之。予聞神仙家之說。葆精嗇神。冥合太虛。翛然玄覽。卻立垢氛之外。下上星辰。呼吸陰陽。超無有而獨存。心頗豔之。邇年以來。刊落世嬰外物之爲羈馬者。皆釋然謝去。思欲排空御氣。神游八極之表。俯瞰仙華。而時一下之。道慶儻相見焉。當趨前長揖曰。子嘗記我道院矣。豈眞所謂列仙之儒。非邪。幸授我以長生祕訣。必相與飄然一笑也。道慶字處善。爲人恂恂有禮。入道之志。蓋堅如鐵石云。

同虛山房記

臨川傅鍊師若霖。謁予於鑾坡。揖而言曰。玄黃之間。所貴者虛。廓落無象。空洞無偶。火不能爇。水不能濡。玄精攸宅。仙靈所都。參之於身。脗合無殊。南乾北坤。西坎東離。其中軒然。如懸黍珠。一氣闔闢。萬化發舒。非跡所繫。無形可拘。眞人游行。精光燁如。而虛之爲義亦大矣哉。走自得斯祕。凝神於靜室間。三田流鬯。而百靈爲之翕集。既而受洞玄之文。傳太乙之書。驅雲役雷。以蘇旱暵。布氣分神。以禳除人災。靈響頗著。

是皆虛之功用使然。其或窒塞弗通。則竈濁蕪穢亂之。何以接溟滓而極高明乎。近者乙巳之秋。建山房東山故居。遂以同虛扁之。昭其義也。先生以爲何如。玄真子驪然笑曰。幾則幾矣。然猶不至也。二而未能一也。離而未能合也。有迹而未能無間也。夫同者異之對也。同虛者。謂其虛相似而不異也。而非純虛者也。純虛則合。合則一一則無間。無間則凝於道矣。若霖曰。夫所謂凝於道者何居。曰。至道無形。契真于天。後觀無後。前觀無前。不欲泊之。聽其自全。不欲張之。懼其或愆。貫乎窈冥。凝乎太玄。出其遺餘。亦可延年。瑤池之曲。具茨之顛。餘獎茹芝。飄如蛺蝶。其視驅役縈除之法。其尙何言哉。然而事有大小。道無精粗。皆吾一神之所管攝。欲升則升。欲沉則沉。皆隨其力之所加。與其時之所屆。及其成功。則亦一而已矣。若霖恬淡而好讀書。皦皦霞外。誠韻勝之士也。屢隨嗣天師朝京師。天師還龍虎山中。若霖獨留侍祠於竹宮。則其超詣者可知矣。予故創爲新說。以記其山房。至若莊周之論玄德。有謂同乃虛。虛乃大者。不敢蹈襲而陳之也。或曰。同虛之義。非是之謂也。蓋大同而玄虛云。

王氏義祠記

義烏之和溪。有王府君者。諱埜。當宋之季。來贅竹山樓約家。約之妻。埜之姑王氏也。故約以女妙清歸于埜。然王氏愛妙清甚。乃於湖塘上造屋一十七間。別寘薪山若干畝。蔬畦若干畝。腴田若干畝。召妙清夫婦。謂曰。此皆吾捐嫁貲所營。毫髮不以煩樓氏。令悉畀爾主之。爾其慎哉。妙清生二子。俱蚤世。唯二女存。長曰琇。歸同里大姓樓如浚。次曰瑩。妙清以無嗣。留瑩於左右。延泰不華爲贅婿。生一子野仙。妙清又篤。

愛之甚。教育備至。不翅其己出。野仙長。復謀於衆。命約諸孫淵。以女善歸之。妙清問言於瑩曰。吾二人耄矣。不幸無子。今甥野仙。文而有守。又妻吾姪之女。此而非親。將誰親乎。吾母氏所畀之業。宜具授之。更其屋爲義祠。使歲時具豚酒。祀吾之父母舅姑。而野先之先祖與焉。吾二人他日或終于牖下。亦庶幾有所托矣。乃會王劉二宗耆老成人。造爲券書。俾二宗子若孫毋相及也。衆皆諾之。於是野仙父子遵而行之。已五十年矣。自時厥後。妙清夫婦。與野仙之父母。先後捐館。而中遭兵燹之厄。券書皆已亡去。至正乙巳秋九月九日。瑩之季弟補懼。歲月滋久。不令子孫或生異圖於其間。復集二宗而重造之。仍戒厲之如初。濂聞之。漢儒之論九族。有曰父族四。母三族。妻二族。父之族固爲有同姓也。母與妻之族則皆異姓也。然則異姓其可謂之族乎。蓋生吾者母也。產吾子者妻也。氣血之交貫。呼吸之相通。自一體而分者也。故古之稱謂母之考妣爲外王父母。妻之父母爲外舅姑。女子之子爲外孫。而亦頗同於父族者。以其爲至親也。人不幸無後。苟命其甥以主祀事。未見其不可也。苟以爲不可。較之姓同而情異。若無所係屬者。果何如哉。必有能辨之者矣。況禮有常有變。卜同宗以爲之後者。常也。選異姓至親以繼之者。變也。變而不失其正。斯善矣。野仙之事。以義起禮者也。二宗之人。幸無忘前人之訓。而自陷於不義哉。濂自幼與野仙爲同門。有相得甚驩。一旦抱杖踵門。崇濂爲之記。濂因不辭。使鐫諸樂石。山田之屬。其步畝園落之詳。備見石陰野仙字遵禮。蒙古人。以材辟江西憲府奏差。遷七閩。官爲蘇州某鎮巡檢云。

昭武葉存恕詣予再拜求記其先祠。予不得辭。記曰：惟葉氏世爲著姓。自宋初則然。南渡後有諱武子字誠之者。是爲息庵先生。受業於新安子朱子之門。淳熙中擢進士第。歷官至祕閣修撰。出知處州。以終在郡有異政。感召至和一年。嘉禾生。二年。麥秀兩歧。三年。瑞芝產于庭。郡人士琢石紀德。麗陽祠中。處士生主管機宜文字伯忱。機宜生修職郎宏銑。修職生將仕郎安。將仕生光祖。與祖有文行。用薦者署建寧縣學教諭。數世以來。祭祀之節。並依朱子家禮從事。與祖慨念先祠舊在所居之東偏。規制淺陋。無以展其孝思。乃卽中堂分爲龕室者四。以奉息庵而下神主。傍親之無後者。以其班祔。祭以四仲月。正至朔望則三謁焉。郡士黃鎮成實爲之記。元季毀于兵。與祖哀慕不能自己。復捐私田百畝。入樵谿書院。以祔祀息庵。逮至國朝。凡學校之田。悉藉于官。而祠又廢。與祖之志猶不怠。卜地於城東三十里曰虛壇。築先祠一區。奉之如禮。經始於洪武四年六月。落成於明年正月。屋以間計者五。錢以貫計二十千。且歸田四十畝。收其入以給牲醪之用。功適成而興祖卒。光祖之子存恕。與祖之子壽孫。思先德之當報。念諸父之艱勤。宗微胤薄。或不足以負荷。恐涉不孝。復入田以畝計者六十。通前爲百畝。擇宗人之良者掌之。春秋之祭。因得不廢。其承先志以裕後昆者。蓋甚切也。嗚呼。三代盛時。大夫士有位于朝者。始有田祿以享其親。後世之俗。不皆三代若也。葉氏之家。乃能以義起禮。因地之利。建祠以祀其先。不亦孝子仁人之用心也哉。予因爲之記。使刻於貞石。爲其子孫者。尙思引而勿替。以延祐於無窮也。

陳氏譜圖記

越之陳氏其先出自潁州一遷於光之固始再遷於泉之南安傳若干世有諱如瓊者生宋光祿卿舜華光祿生太常少卿知信州侁三遷於越州府山新河之濱太常生朝散大夫彥弼朝散生七子知同安監訥定遠知縣訴國子司業誣餘則讜訓柔中季亡其名同安生文林郎仲錫定遠生四子仲葵仲粹仲寬仲賓仲賓魏王府記室讜生宗正寺簿大顯司業生四子大中大成大理寺簿長與季亡其名訓生二子名亡柔中及季其後無所聞文林生恪自恪而下子孫富多今不可復知大理生宗正寺博士頌頌亦生七子太學上舍嗣慶文林郎一新龍圖閣直學士知衢州又新次則良柔蟾晉多亡嗣一新生二子麒麟爲良之後麒左宣教郎生德星德元德元爲麟之後德星生二子元市舶都目克和及勝之勝之復爲德元後都目生五子源敬復升瑞敬仕于國朝福建行省員外郎升金華縣學教諭勝之生四子仁遜貞禮自時厥後源生杰烈敬生煦吳府伴讀煦復生默升生熊烝仁生燠燠燔遜生燿其繁且衍蓋未可量也予竊聞之自受姓命氏以來孰非神明之胄稽諸載籍煥然可觀傳世稍遠往往寢非其舊而降爲阜隸者有之世德之傳固不可謂無人其衰微不振者抑亦多矣有如陳氏自宋以來擢進士第者先後相望功業顯融名著當世逮至于今而其流風遺澤尙有衍而無替不亦盛哉光祿十一世孫曰敬與升咸與予交而敬之子煦復來受經遂以譜圖記爲囑予因効史傳世表序著之而不敢上遡其本源者蓋氏族之學難言久矣析支分裔唯唐爲最盛而國姓無定論林寶作元和姓纂而自姓不知所由來今人類能非之予記譜如瓊之上不欲妄加攀附誠懼後來者相非亦猶今人之非前人也繼今而往陳氏

子孫當代加纂脩而弗墜庶幾其事核其言真而不昧於春秋傳信之義云。

符氏世譜記

惟符氏出自姬姓魯頃公之孫足仕秦爲符璽令因以爲氏至晉吳興太守雅遂望出琅琊琅琊之後分布於江淮間至若苻氏則本姒姓有扈氏子孫奔西戎世爲巨酋乃姓蒲氏蒲洪以讖又改爲苻苻與符實夔然不同也今符氏有世居襄陽者宋末通判建昌軍遂遷南豐至季祥者益以書詩爲業季祥生一子伯瑞伯瑞生二子袁州路知事德懋南豐州醫學錄德章德茂生三子國禎國才國器德章生二子元貞仲叔國禎生二子信善國器生一子顯仲叔生一子玄善今名文昌其字爲孟庸爲人溫煦慈良州縣以爲可用貢于朝選爲儀曹行人滿三載擢爲同文局使予觀儀曹時文昌承事左右間來拜曰文昌痛念兵燹中先父棄捐館舍文昌之年猶未弱齡朝夕奔走乎西東而數世兆域旣日就蕪沒宗系之傳亦失於徵考文昌實懼之願爲記其綱於前至於諱某字某娶某氏生幾子葬某處壽若干咸備著於後庶幾可示後昆非藉先生之寵靈未知其可也敢請自時厥後再言之三言之復數言之言輒涕泗雙下予惻然憐之嗟夫古之所甚重者譜牒也三世不修譜謂之不孝夫孝者莫先於敬身身之所從來可不知歟能知其所自出尊祖敬宗之心當油然而生矣魏晉以來圖譜有局郎令史設官所以稽其貴賤慎其昏媾辨其親疎其事爲尤嚴又不特如前所云而已也文昌有志於此亦可謂知其本者矣予老多病謝絕求文者有如避讎今特爲文昌析苻符之不同而并著其世系之略者無它惇本也

重建龍興與源寺記

龍興與源寺在撫之金溪縣北一里。後枕鷓鴣之岡。前有一峯。銳如卓筆。上插霄漢。而幕阜雲關兩山對峙乎西東。若駐若馳。若起若伏。其秀拔逮難名狀。靈宮祕宇之所托也。固宜。唐元和中。有大比丘某。飛錫而來。徘徊顧瞻。縛茅栖止於其中。厥後漸成巨剎。樓閣崢嶸。鐘魚互答於山光水色間。一時龍象固嘗盛矣。宋崇寧初。蕪壞弗治。已而復興。元至正中。江右兵起。官署民廬。盡罹焚毀。寺亦不能以獨存。金碧之區。倏幻爲瓦礫之場。荒烟野燐。更互明滅。使人有悽然之思。東曉大師自幼受經斯地。喟然嘆曰。在我法中。有爲無爲。皆第一義諦。起廢之任。吾可不究心乎。其徒十有一人。驩然相之。閭右之族。亦間有施貲者。於是伐木於林。攻石於山。徵瓦於陶。衆工雲興。罔敢後時。大師躬程督。幾忘食寢。遂卜厥日以成功。告寶殿中峙。邃堂後居。旁挾二廡。前敞三門。以至庫庖庖湑之屬。罔不就緒。復搏土肖佛菩薩暨護法金剛神諸像。梵相嚴穆。見者生敬。經始於某年月日。訖功於某年月日。初。刑部司門員外郎王君經三世與大師游。凡大師有所營爲。皆捐財倡之。大師知刑部君與予友善。因請具其事狀。求予爲之記。予聞大雄氏說法。耆闍崛山。有重閣講堂之壯麗。所以奠安其形軀。庇覆其徒衆。初未聞其露坐於日星風雨之中也。世之昧者弗之察。悉諉諸興造爲人。天有漏之因。俛俛然曰。吾志諸內。不驚諸外。彼役志於事功者。果何爲也哉。殊不知般若場中。理事無礙。內外混融。徧覆一切。不卽世間。不離世間。苟徒拘泥而墮斷滅之見。則違道遠矣。今大師耽悅禪味。有所證入。熾然建立。無非佛事。其智識過人殊甚。備著其事。勒諸堅珉。庶可爲

馳騁空言者之深戒歟。大師名嗣暹，字某，族王氏，東曉其號也。有長材，所蒞之處，廢無不起。旣創安樂院於蓋竹原，復重造金禪師塔庵，恢其土田，已而庵爇于火，又構成之。及今奧源之役，其功爲尤偉。所謂十有一人，則行真、希微、希晏、希住、希誠、法旭、法吾、法昶、法椿、法睿、慧澄，其學行皆有可稱云。

四明佛隴禪寺興脩記

沙門行原，不遠千里，踰大江而來京師，謁余而言曰：鄞之天童山，岑銳綿鬱，上接空際，其支隴蜿蜒南下，爭奇競秀，蒼翠相繆，信爲靈僧化士之所窟宅。後唐莊宗時，人見有紅光燭天，謂爲浮屠氏祥徵，因名其地爲佛隴焉。大比丘咸啓，樂其幽邃，可以縛禪。自天童分其徒，結廬以居，已而開拓如他伽藍。宋治平元年，賜額曰保安，然猶以甲乙爲居守。至熙寧五年，始釐爲十方禪刹，主者照珏，乃大覺璉公之法嗣。黑白瞻依，如水赴壑，於是悉撤弊陋而更新之。夫以有形之物，終歸於壞，日就月將，漸致頽圯，元至正某年，住持文舜重構釋迦寶殿，未及完而去。二十四年，江澗行省丞相康里公時領宣政院事，選天童內記大基丕禪師主之。禪師旣至，升座說法，已環顧而歎，且曰：起廢，吾之責也。四輩其無憂，居久之，歲豐人和，儲積漸充。禪師曰：可矣。亟召匠氏，補未完之殿，堅緻有加。若文室，若演法之堂，則因舊而葺之。若三解脱門，則新作之。以至廡庫庖湑之屬，靡不脩治如法。復集衆，因搏土設像，如來中居，二弟子旁侍，粵殊師利及普賢大士，或騎獅子，或乘白象王，東西而從，護法大神各執其物，梵容生動，如欲語者。經始於二十五年之某月，落成於國朝洪武二年之某月。惟禪師蚤得法於左菴良公，通外內典，梵行清白，薦紳之流皆愛敬。

之故能於干戈俶擾之中成此勝緣。了無難者。今雖遷住補陀洛迦山。而猶寤寐不離於佛隴。禪師之功。我衆安敢忘。莫堅匪石。願圖文歸而鑲諸。予聞我佛如來。爲一大事因緣。出現于世。蓋以衆生汨沒妄塵。念念遷謝。起滅不停。過去者始息。見在者紛拏。未來者已續。二六時中。不知暫捨。以此纏縛沈痼。出彼入此。猶如車輪迴旋。無有休止。於是興大悲心。爲說三乘十二分教。醇諄誘掖。蓋欲衆生捨妄趨真。以成正覺。像教東漸。日新月盛。凡方州列邑。名區奧壤。莫不有梵宇禪廬。以安處其徒衆。亦欲解佛之言。行佛之行。以究夫妙湛圓明之性而已。俗習下衰。或藉此爲利養。而不知先佛忘形爲道之計。盍不思之。香積之供。五味豐美。視日中一食者爲何如。穹居華寢。方牀邃筵。視樹下一宿者爲何如。是宜精進策勵。如水上舟。單篙直進。如磨鐵杵。必欲成針。不至於成功不止可也。禪師之締搆維勤。其意誠出于此。圓頂方袍之士。于于而來。熙熙而處者。尙無負禪師之所望哉。雖然。如來出紅蓮舌輪。徧覆大千界中。至今演說妙法。大地衆生。無不得見。無不得聞。況日照而月臨。風馳而雨駛。山峙而川流。眞常之機。時時發見。無一刻止息。有能於此證入世間名相。一時頓忘。其與如來清淨法身。非同非別。回視是刹。飛樓湧殿。雖居塵世。亦與香水海中。華藏世界。等無有異。予也不敏。盡閱三藏。灼見佛言不虛。誓以文辭爲佛事。今因行原之請。略爲宣說。以記寺之成。使其徒知所自勵。若曰專紀歲月。以告來者。嗣葺之。則其意未矣。

育王山廣利禪寺塗田記

明之廣利禪寺。名列五山。爲浙河東一大叢林。緇衣之士。執瓶錫而來者。動以千計。舊雖多土田。而淪沒

者過半。一遇乏食，必持鉢走民間，以乞食爲事。寺之長老普濟禪師光公，既爲正其侵疆，復謀買田以助之。既賢志而歿，其弟子象先與公恢廓而有爲，乃慨然曰：「先師之志，我不可不就也。」市奉化縣腴田若干畝，有畸錢以緡計者十千九百有畸，俾其徒嘗輸力於其間者，若廣融、若景肅等，輪掌其事。歲收其入六百斛，薦於寺中，以補其不足。且建屋三楹，間以爲儲待之所，爰伐堅石，屬予爲之文，而勒步畝鄉落之詳於石陰。予謂象先之功侈矣，固不可以不書。然爲文之體，因其事而著其理，始爲得之。請借田爲諭，以勵夫進脩之士。何如？象先曰：「不亦善乎？」士之進脩，則不昧因果，所謂竊攘質鬻之禍不作。吾田固有永而不廢矣。予因請佛爲證，結跏敷坐，爲說偈曰：

大田在海濱，厥土惟塗泥。何物不可藝，藝禾乃有成。禾根入土已，當加保衛力。涵受及糞壅，紘耔復以時。勿使惡草生，若非雨露滋。亦不能生成，數者既能備。時至自然熟，嘉稊纍纍然。徧及郊野中，我心有如田。諸種靡不納，青黃與白黑。隨其所種生，菩提譬嘉禾。種之卽有秋，持戒爲保衛。忍辱爲涵受，布施爲糞壅。精進爲耔耔，智慧爲雨露。禪定道乃成，人力一不至。田雖號膏腴，蒿萊日夜長。雉兔之所藏，蛇虺共出沒。化爲荒蕪區，欲求一粒粟，有不可得者。我心倘不治，其失亦復然。治心如治田，豈不以此故。上人最方便，市田繼先志。食此緡衣衆，頓免饑火煎。食者或感觸，寧不思前喻。嗜道如嗜食，定知顆粒微。視如萬金重，進道功或怠。亦不易消受，刻文於貞珉。讀者知自勵，更加護持力。常使食輪轉。

日本瑞龍山重建轉法輪藏禪寺記

我佛如來其正法之流通者有三藏焉。一曰修多羅藏。二曰阿毗曇藏。三曰毗尼藏。惟此三藏。諄諄化導。使一切有情。滅妄趨真。誠昏衢之日月。苦海之舟航也。琅函玉軸。多至五千四百四十八卷。衆生根鈍。莫能融貫。善慧大士。以方便力。造爲毗盧寶藏。函經其中。一運轉間。則與受持讀誦等無有異。攝大千於機輪。所聚功德。不可思議。由是薄海內外。凡有伽藍者。必設置藏室焉。日本沙門文珪。介鄉友令儀來告予曰。本國平安城北若干里。有禪寺曰轉法輪藏。舊名寶福廢壞已久。無碑碣可徵。莫知其何時建立。正應元年。肯庵全公。從周防法眼藤道圓之請。嘗就遺址而一新之。而僧本覺及梅林竹春巖玲相繼來蒞法席。自時厥後。風雨震凌。又復摧塌。弗支。白草荒烟。芻蕘之跡交道矣。貞治三年。衆以文珪或可以起廢力舉主之初。寺無正殿。唯有藏室一區。藏之八楹。皆刻蟠龍作升降之勢。數著靈異。因祀之爲護伽藍神。至應安三年。文珪欲建殿於其前。忽神降於一比丘曰。我神泉苑善如龍王也。伽藍神來云。大藏將傾。乃視之。漠如。而欲有事於殿功。是棄所急而不知務也。宜亟易爲之。否則我足一搖。此地當爲湖。苟遵吾言。改奉王家神御。則國祚佛法。皆悠長矣。言訖仆地。覺而詢之。絕無所識。知事聞于王。王大悅曰。余憶幼時。乳母時禱八龍之神。事正相符。卽遣中納言藤元賜今額。元之行有雙白鷺飛翔前導。至寺而止。人異之。未幾王遜位。號太上天皇。給地若干畝。以廣寺基。文珪殫厥智慮。出衣盂之資。簡材陶甓。使其堅良。崇室上覆機輪下承。鉅木中貫。方格層列。經甌櫛比。繪像精嚴。神君鬼伯。翼衛後先。所謂楹上八龍者。塗以金泥。鱗介焜燿。角鬣森張。陰飈肅然。似欲飛動。國人聚觀。無不慶愜。文珪復奉今王之命。請贖一大藏經。安置

糧中。規制整飭。視舊有加焉。經始於某年月日。訖功於某年月日。糜錢若干貫。米若干斛。役人若干功。太上既棄羣臣。文珪別於寺東若干步。建盤龍院。以奉神御。如神之所言云。文珪近受王命。出持使節。貢方物于上國。大明皇帝嘉其遠誠。寵賚優渥。文珪敢藉是有請於執事。願爲文持歸。勒諸堅珉。以示無極。予聞七佛尊經。實貯龍宮海藏。在昔龍樹尊者。嘗入其中。覩華嚴經上中下三本。因記下本。以歸西土。是則天龍雖以戒緩。在龍種中。而其向乘之急。得於華嚴會上。圍繞盧舍那佛。與聞大乘圓頓之教。終非他族可及。經藏所在。其能擁護而顯靈異也。宜哉。日本初無輪藏。有之。其從茲寺始。文珪承國君之命。孜孜弗懈。以起廢爲己任。亦可謂流通大法者已。予旣爲記其事。且演說藏中真實了義。爲偈以繫之。文珪字廷用。篤志禪觀。善繼大林育公之學者也。偈曰。

世尊大慈父。憐憫諸有情。自從鹿野苑。直至跋提河。說無量妙法。普度於人天。根雖有利鈍。隨機獲饒益。弟子所結集。汗牛復充棟。善慧施善巧。收攝在轉輪。圓樞運動間。地軸相回旋。法王所說法。一一皆現前。譬如日月燈。能放大光明。無非眞般若。不見有一法。似茲功德聚。盡在轉移內。一轉結習空。淨如青琉璃。二轉加精進。直入智慧海。三轉到彼岸。安住涅槃城。以至千百轉。轉轉俱一同。循環若弗停。我輪未嘗動。此以何因緣。動靜無相故。瑞龍有精藍。重建毗盧藏。中函貝葉多。字如恆河沙。沙沙各具佛。不翅那由他。還以一佛攝。攝盡無復餘。大包於無外。小則入無內。是謂神通藏。萬劫終不磨。非比有漏因。成壞每相仍。所以天龍衆。在在悉護持。有時著靈異。雷電儵變幻。守此清淨域。外道不敢干。我持如意輪。讚此大乘法。

告爾諸佛子。晝夜須勤行。有悟片言間。全體卽呈露。不著前後際。廓然無聖凡。豈惟佛子等。龍神亦當聽。乘戒二俱急。共成無上道。

寶蓋山實際禪居記

衢之龍游縣北三十五里。有山曰寶蓋。川媚山明。而林樾鬱蒼。儼與靈區奧壤相埒。然僻處下邑。無有啓其闕者。初。盧江有沙門良亮。治父山實際禪寺。無用聰公之弟子也。沙門年旣壯。出遊叢林。歷叩諸師。久未能證入。聞千巖禪師長公。說法於婺之義烏伏龍山。亟往見之。禪師普應國師本公之嫡子。門庭浩蕩。後衲雲擁。見沙門爲人誠慤。可與進修。時加警策之。已而命司藏鑰。使日閱經律論玄文。久之。陞居第一座。禪師間謂沙門曰。如如真性。迺出根塵。祥光發現。照燭乾坤。非有絕念之深功。不能超出死生。而入常寂之場。子盍縛茅於重山密林。而究明之乎。沙門躍然以喜。卽日下山。選地以居之。至正丁酉春。行至今所。俯仰四顧。有以愜其志。遂駐錫焉。遐邇嚮慕。奔趨恐後。富者捐資。貧者効力。伐石於巖。掄才於林。梓人運斤。獲夫薦朽。不戒而集。猶務其私。僅四三年。功卽就緒。法堂三楹間成。未幾。釋迦殿又成。其楹間如法堂之數。中設三世如來之像。左右翼以天王。皆用黃金塗之。兼之床座華旛。及凡供具。清淨嚴肅。觀者起敬。庫院僧室之在東西。又如佛殿之數。兩廡揆之。則溢其五。別敝小門樓。以爲出入之地。徑術曲折。而蓮花池品列于前。四圍有水環之。蓋一倣伽藍之制。沙門因出實際。遂以名其禪居云。惟大覺世尊。其道所被甚廣。無與比倫。人徒見中國九州。能嚴奉之。殊不知西南諸國。如阿羅單于陀利之屬。以道里計。近或

數千。遠且二三萬餘。而尊崇爲尤至。國君相祝。常以世尊如來稱之。則其他概可知也。此姑置之勿論。又自西方言之。自中國歷十萬里至五印度。從五印度以西。又越太海二重。始抵西入之境。道塗比前。奚翅數倍。其所歷城郭人民繁衍富麗。又百倍於中國。其地唯知有佛教而已。餘皆無有也。至於巷談里語。一舉佛言以爲法戒。稍有不信而妄行者。衆共棄之。以此而觀。若東若北。莫不皆然。是故鄭漁仲有云。佛之書徧布天下。而儒家之言。不越於跋提河。蓋有以也。然乃史傳所載。及東伐西使親擊者之所言。咸屬南閩浮提。南閩浮提。則妙高山四隅之一爾。經言百億日月。百億妙高山。皆漸佛教。則又非管窺蠡測之所敢知也。或者則曰。佛書多取譬之言。果可盡徵乎。曰。吾儒亦有之也。騶衍謂天下有九九州。而一九州則有裊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如此者九。則有大瀛海環其外。乃天地際焉。禹之所序中國九州。其於天下。八十一分居其一耳。豈獨佛書言之哉。余嘗惡夫淺見狹聞之士。不足以語大方。類夫營寧生人身中游泳腸胃。自謂江河之廣。周流府藏。自詫萬里之遠。不知身外之境。初無涯涘也。所以輕於論議。迂固僻陋。聞者爲之失笑。其不智也亦甚矣。今因沙門請記。余故特一言之。使入此禪居者。讀吾之文。又有以知大覺世尊。其道所被甚廣。無與比倫。則嚴奉之心逾堅。嚴奉之心逾堅。則將世世嗣而葺之。俾不墜壞。庶有以副沙門之所願欲。若但紀其興起歲月。稍涉文學者。人人能爲之。又奚假於余哉。沙門號西山。精進入道。至老猶不懈云。

龍游重建證果寺記

我釋迦文佛。慈罔有情。設宏闊勝大之教。真應弘願。罔不霑被。故凡日月之所照。霜露之所墜。皆沐浴至化。出離苦輪。得清淨行。列禦寇書所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人無能名者。信不誣矣。是故塔廟之所在。金碧焜煌。照耀無際。雖其淪壞有時。或圯乎數。曾未幾何。又皆興復如初。觀乎此者。可見大法之流行。與天地相爲無窮者矣。衢之龍游縣東四十五里。有證果道場。實始於唐貞觀初。縣人士虞道延。捐宅宇爲之。悉入腴田。其中已而祝髮受具。戒爲開山第一祖。且以的傳。自號修習禪觀。誓不忘於正宗。一時龍象。聞風坌集。稱爲虞延法師云。唐季之亂。變爲瓦礫之區。在宋之初。休堂慧公嘗重興之。至宋季又廢。無住行公入主法席。又從而興之。逮元季又廢。今住持靜山仁公。與其同袍本全。周公謀曰。茲寺自法師創建以來。甲乙相傳。克底於今日。不翅七百餘年之久。一旦使其堙墜。吾儕之恥也。盍相與起其廢乎。周公曰。然諾之。各捐私囊之積。以爲衆倡。乃持歷走民間。民有力者。嘉二公之惇慤。各施其所有。遂命斲木陶土之工。相與從事。至正癸卯二月某甲子。新造釋迦寶殿。殿凡三間。演法之堂。其數視殿而贏其三。曰解脫門。則數與堂同。兩序視門而贏其二十又五。皆次第落成。復搏土塽佛菩薩諸像。鍊黃金爲紙而飾之。洪武丙辰九月某甲子。又建藏經之室一區。而懸鐘之樓。亦煥然一新。至於棲僧之房。凡七。各設層構。邃堂。靡不具足。其制度不異巨刹。崇廣嚴麗。視昔有加。雕甍璇題。上凌霄漢。彤扉曲砌。下映林谷。梵唄互聞。鐘魚相答。往來觀者。咸謂當此象教衰落之時。能化灌莽之墟。而爲無上寶坊。非賢且智者能致是乎。莫不躊躇歎咏而去。仁公亦自以締構艱勤。欲俾後人聞知。相與保持於悠久。忘其春

秋之高。奔走青羅山中。徵文以記之。余按佛說尊那經云。無盡功德。甚深微妙。乃有七種。而建立精舍。實居第二。又按福田經云。廣師有七德。梵天福。而興立佛圖。僧房堂閣。實居第一。嗚呼。佛言如是。世之人。往往斥經營塔廟。爲有漏因果。恆棄之而不務。亦何可哉。二公惓惓焉。以紹述法師爲己任。斯可謂允合契經之旨者矣。雖然。樓閣之在世間。有成有壞。一剎那頃。萬變不齊。有若吾心所具寶華樓閣。先天地而不知所始。後天地而不知所終。劫火所不能焚。毗嵐風所不能破。真如無礙。湛寂常存。學佛者。又當於此而求之。庶幾精粗不遺。理事雙盡者已。斯言也。非予之私言也。蓋嘗聞諸師云。

杭州天龍寺石佛記

濂自休致以來。頗一至杭。憩永明慧日峯下。天龍寺與永明相去不五里而近。其主僧月舟禪師行滿。要濂出游。寺乃唐天龍尊者駐錫之地。宋乾德三年。吳越王錢氏爲建寶坊。因名天龍。王之女曾刻木作觀音像。畀之。至今猶存。大中祥符元年。改額爲感業。建炎三年。毀于兵。元泰定元年。擇基於寺南一百步。仍重建寺曰天龍焉。寺後皆山。相傳爲越王臺。奇石峭秀。如瑪瑙森列。從寺西斜迤而上。僅三十步。小塔出灌莽中。蓋藏天龍舍利處。又斗折而北。入妙莊嚴境門。又西行六十步。平巖幽邃。鑄成無量壽佛像。塗以黃金。累甃爲洞戶。作欄楯護之。香華之器。咸刻飾像。右刻般若心經。繫以太平興國六年。左峙石洞尤奇。傍勒饒雲齋三字。詩一章。不能全辨。巖前地夷曠。月舟云。疑此卽寺故基。柱礎尙在。竊按錢氏造寺在太祖乾德三年。至太宗太平興國三年。方納土。上距建立之時。已一十七年。又三年。方有刻像。未必其初置。

寺於此也。又東折二十步。有慈氏如來。暨天親無着侍衛七像。其莊嚴一如無量壽。又東折三十步。又有寶陀大士像。石壁上刻天龍寺光明石六字。月舟云。石能夜現光恠。故名。其莊嚴一如慈氏三處。仍勒佛號於石。以金填之。濂旣周覽。徘徊太息。顧月舟問其故。月舟云。斯事甚異。國朝洪武七年秋七月十又一日。野燎發。延及寺。山風挾之爲聲。勢光焰射天。黑烟已罩殿廬。行滿大懼。向木觀音像哀號。期與殿俱燼。或力解之。乃脫三衣。祝而焚。已而反風滅火。繼之以雨。明日行山中。藤蘿榛棘。盡幻爲灰。始見石像呈露。或井沒塵土間。行滿驚喜。爲之剜剔。澡滌。命工繪飾。嚴護如此。實其年之冬十月也。先是有神光起寺西四十步。久而愈明。因掘地驗之。獲石觀音像。昇歸奉之東廡。旱潦疵癘。繫禱立應。由是依歸者衆。寺得重振。逮今五十六春秋矣。今諸像畢出。似非偶然之故。然寺無一肘之田。每乞食以爲養。而黑白之衆。幾二千指。非邀靈於大雄氏。其能致然歟。不可無以示來者。明公以文辭爲佛事。願爲書諸碑。仍累甃爲室。以障雨風。使與石像同爲無極。不識可乎。濂聞佛之肖像。古無有也。有之。自優填主始。東土衆生競則效之。恆聚土以擬梵形。或謂土不能悠久。復易之以木。又慮木可致朽。而更之以石。石固堅矣。亦難期於無壞。乃因山而鑿之。庶幾與天地同畢。大則數十尋。小則六七尺。在在有之。如來以慈憫之故。感其精誠。時變幻景光。以歆動之。錫釐卹胤。無所不至。誠難量功德海也。雖然。天地亦一物也。物必有壞。唯本然之物。佛超絕萬彙。而不可以成壞言。人具有之。而或未能思。故濂之爲此記。使讀者內觀之。所重在此。而不在乎彼也。寺之興復。別自有記。非像之所繫。茲不詳書。

金華清隱禪林記

清隱禪林在婺城西三里所。禪林而謂之清隱者何。昔者郡人士劉主簿嶠嘗隱居於此。嶠字子淵。事親極孝。家雖貧。力學聚徒以養。非道義。錙銖不取。華門士錮怡愉如也。老於場屋。一試吏而止。風節行義。翕然爲邦人所稱。說齋先生唐公仲友父子。王莊敏公師心尤敬慕之。宋淳熙初。文閣待制南澗韓公元吉來守婺。訪主簿君於隱所。愛其林壑幽清。而汲甚遠。爲鑿井竹間。名之曰君子泉。泉至今猶存。後一百七十餘年。爲元之至正壬辰。有大比丘蘭室馨公。旣得法於千巖長禪師。乃與同胞古道猷公飛錫而來。欲建禪林。說法度生。於是月溪壽公聞二師之賢。詣前作禮。亟捐茲地以爲之基。而里中樂善者曰章壽之。倡衆聚貲。爲建殿宇。及雕飾諸佛尊象。已而棲僧之堂。會食之所。與夫門廡庖庫諸室。次第告完。皆二師同心化導之所致。而名之曰清隱者。蓋不忘其故云。當是時。五山十刹。鐘魚絕響。游方之士。至無憩足之所。君子爲之慨焉。永嘆。獨此禪林僻處斗隅。往來者憧憧弗絕。靡所不容。多或一二千指。皆使其忘行役之勞。飽香積之味。是誠何理哉。蓋二師以誠感人。以勤率物。故施者川至。而日用不匱也。予聞佛說毗奈耶律云。父母於子。有大勞苦。護持長養。資以乳哺。假使一肩持父。一肩持母。亦未足報父母恩。由是觀之。大雄氏言孝。蓋與吾儒不異。夫名區勝地。世豈無之。二師不彼卽。而來卓錫於茲。誠欲表主簿君之高風。而以孝道化度衆生。庶幾弗悖如來說律之本旨也。嗚呼賢哉。圓頂方袍之士。入斯林者。談空說有之餘。尙思感發奮勵。有以念其親可也。蘭室旣已示寂。古道今主持其事。堅苦清峻。爲四衆所傾慕云。

金華永寧禪庵記

金華縣東五十五里有一土阜延袤數里餘曰羅漢山先是宋元豐間里之善士鄭君克允與其弟克明於其地冶鐵鑄阿羅漢像五百一十有八山因是而得名像今猶在西巖石佛寺克允則資政殿學士鄭忠愍公剛中之大曾父也二百餘年之後有楊氏子名允真者居於山側與其室人王氏本淨尊禮大雄氏之道同往烏傷伏龍山謁千岩禪師入室弟子蘭室馨公受大乘三聚淨戒凝神入空以縛禪爲事一夕夢異僧若來自西域者告曰汝宜於羅漢山建永寧庵以修學禪定覺而異之卽其地經行見其坡陀演迤氣象夷曠遂欣然入念慮銖積寸累構佛廬三楹間中墀觀音大士華冠瓔珞寶相殊勝時則至正戊戌之春也樂善之徒捐山若園五十畝奉之允真手植青松蔚乎成林而庫樓西廡俱先後就緒什器百需之物亦莫不備給持瓶錫而來過者日暮塗遠一時一憩神靈之區應真之所示現夫豈偶然必有龍鬼晝夜護持使般若之種孽芽其間亦其勢之焉允真欲爲久圖請予文勒石俾世世擇異姓有善行者主之而楊氏之族人不與也予聞神所必至也羅漢之山昔嘗產鐵鄭君兄弟命金工鼓鑄諸像像成而鐵已竭協氣充牣祥光未散禪庵之建實符嘉應宜乎允真之成此不難也然而造者不難而繼者爲難嗣主其席者尙思允真之勞勩一椽片瓦視之不翅寶璐庶幾繩繩相傳至永久而弗墜苟或不然則夫冥報之操具諸載籍予何忍言之讀斯文者尙知所自警哉允真字無識敦實而無爲最爲近道父曰天祐母姓金氏云

金華安化院記

金華安化院在縣東二十里。舊號安國。宋治平二年更今名。嵩頭陀法師所立道場。稽諸傳記。法師名達摩。西域人。梁天監十七年。自金陵攜鐵魚磬來烏傷之香山。尋於龍腋置寺。普通元年。南行經余山。江水大溢。法師張蓋水中。亂流而濟。至稽亭塘。發善慧大士神蹟。創伽藍于來山。已而西入金華。建龍盤寺。以及今院。後入滅於龍邱。資政殿學士洪文安公作郡志時。既失於蒐輯。不載院之緣起。而復謂法師以吳赤烏二年。實建龍盤。夫赤烏二年。係已未歲。天監十七年。則戊戌也。凡歷二百八十年。當是時。法師之齒。又不知其幾矣。何其壽耶。他不足徵者。蓋可知已。院既多歷年所。其佛菩薩護法天神諸像。乃唐貞觀元年所雕。宋慶歷三年。重加藻繪。國朝洪武十年冬十月。郡之善士唐良胡貞。及比邱宣政。各飾其一。悉塗以黃金。良又勸聚羣力。以畢其餘。其釋迦寶殿。舊構於宋淳熙三年。歲久弊壞。元至正十七年冬十二月。住持元厚新之。其潮音堂。至正四年冬十二月。主僧宗旨作之。其七佛殿。建於太定三年秋七月。三解脱門。造於至正元年秋九月。皆住山祖良成之。其兩廡。仍宋德祐元年之舊庫院。復營於元延祐元年冬十一月。則諸僧捐貲之所致也。精進沙門彌堅。今已甲乙。嗣補其處。念院故無碑碣。詢謀于衆。命其徒永琇。齊賢。詣青蘿山中。徵文以爲記。濂聞之。西域之僧來中夏者。自攝摩騰竺法蘭之後。代不絕人。往往以宣譯教相。建置梵宇爲急。如法師者。亦其一人也。菩提達摩之來。在普通二年。正與法師同時。雖曰絕去文字。以矯末流之弊。而其理行。二人固兼取籍教悟宗之言。奈何後世歧而二之。禪則直究心源。以文句爲

支離教則循序進修。以觀空爲虛妄。互相警啓。去道愈遠。然以密意言之。依性說相。非息妄修心者乎。破相顯性。非泯絕無寄者乎。以顯示言之。真心卽性。非顯明心性者乎。軌轍雖若稍殊。究其歸極。則一而已。奈何後世歧而二之。此濂之於法師。不能無所感也。斯院乃法師肇立。歷代嗣守。遺緒隨成。至保雕像於七百餘年之久。外籍勝因。內修覺觀。理事雙至。不卽不離。其於達摩氏之道。固未始有異也。嗚呼。悽矣。是尙可與俗人言哉。濂嘗過院中。見二豫章圍可十五尺許。鬱鬱然如車蓋。屹立於門。氣象森邃。不問知其爲古招提。矧居是者。多樂善好施。而永琇等又頗注意禪教。不敢墮於一偏。有足嘉者。故勉從其請。而發吾之所感。授之以文。非爲補郡志之闕。縉素讀之。必有蹶然而興起者。

浦陽栖靜精舍記

浦江縣東十五里。其地曰花山。地勢夷曠。宜學佛者居之。元至正己亥。同縣淨住院沙門明叟昌公與其弟子無聞聰公卓錫于茲。晝夜以禪寂爲務。庚子。建演法堂成。辛丑。佛閣成。壬寅。大佛寶殿成。三門兩序。庖庫像設。以次咸具。皆二公之締構。而諸徒智觀如玢。處仁行滿。竭力佐佑。始克告完。於是置山林田園各若干畝。用給薪米之費。定爲成規。使甲乙相傳。戒勿血食醪飲。違佛大禁。鷄鳴而起。日入而息。炳香梵唄。以祝釐報上。不敢怠遑。昌公遂名之曰栖靜精舍云。初。千巖禪師長公。說法義烏伏龍山。昌公實往咨叩。禪師憫其求道懇切。示以禪要。昌公遵行甚力。逮夫功至心空。一旦無疾辭衆而說偈云。生本非生。滅亦無滅。撒手便行。虛空片月。說已。端坐而逝。時國朝洪武丙辰十月三日也。昌公旣順寂。聰公繼之。弗懈。

益虔深懼來者不知植業之艱勤來徵予文爲記俾嗣葺之以致悠久予游宦南京二十年今始納祿而歸州里之事皆若無聞知每見白麟溪隱者鄭源談昌公之制行甚峻而左溪曰師亦備道聰公護戒絕謹因不讓而爲之言曰佛之妙法如芬陀利華雖生於水不著於水清淨自然無所染汚故契經有云於身無所取於脩無所著於法無所住所以然者蓋恐墮於有漏之因也然而根有勝劣功有偏圓未可一軌齊之初機之士必假法像以攝口麤執積久馴熟至於心法兩忘始爲得之不宜遽謂崇建塔廟之爲非也從有漏以至無漏法門次第豈不粲然可徵者乎昌公之建立於初栖禪靜寂洞徹心源談笑去來曾無留礙此又非明效大驗乎嗣守之者宜鑑昌公之所證毋廢其舊規無墮其成事缺則補而葺之弊則更而新之庶幾不墜前人之志可以入菩提之門而超煩惱之海矣乎昔我大雄世尊以聖賢天人修行住處付囑星宿天龍藥叉大鬼神等分布守護故凡佛刹之所營創幽明之際必有尸之者矣豈曰偶然之故哉不惟僧伽之徒當繼承惟謹世之宰官及賢士大夫多寶長者亦思因果之不昧相與護持之使其永勿壞可也是爲記

蘭溪法海精舍記

義烏伏龍山有大浮屠曰千巖禪師長公以高峯之孫中峯之子表樹法幢倡明教外別傳之旨非惟中夏學徒海赴雲蒸遠而龍荒蠻甸弁韓巴獒之人莫不持薌膜拜咨決疑情而其上首弟子既皆於道有證各構蘭若分續化機大江南北往往有焉若今有源師所建法海精舍亦其一也有源名允清金華人

淳熙丞相王魯公諸孫蚤嘗受經石門剛公元至正辛巳繼往千巖座下得度爲大僧留神禪觀脅不沾席者十年一旦入室機鋒相撐觸雹撒颺揚莫窮涯際千巖欣然領之乃屬其出游閩浙江淮間以求印可有源所見諸師了不異千巖時退隱故山文彩自露尋以郡守之聘出世衢之子湖安國禪寺遷信之玉山興教禪寺百廢具興皆有光于前人國朝吳元年丁未飛錫蘭溪之龍巖樂其山縈川迴風氣襲藏乃嘆曰吾知宮宅地形之術蓋有年矣察其詳微無有弗驗者如此靈壤可不開般若之場乎遂卽南洲建法海精舍一區越三載乃成後聳傑閣中峙寶殿前敞高閣兩序衆寮映翼左右有源徵子爲之記予年踰七十凡索文者皆峻斥見有源素髮垂領道貌淵雅語言惻怛無華不覺心許之因爲敷坐而倡言曰法界有情種種俱倒執妄爲真四大假合如水上沫聚散無定強指爲身六塵緣影如火中燄起滅弗停堅忍爲心隨因成果墮入諸趣出此入彼類風轉輪大覺聖人起哀憐心廣說三乘十二分教使其照知本來真心廣大靈智無物不含無理弗攝心佛衆生三無差別本來眞身圓滿空寂周徧百界不動纖塵惟寂智用合三爲一人能有所悟入始能了空障執直超無上菩提然非因像生敬因敬生悟思求脫離如無舟筏欲濟大河無有是處古之導師方便設化廣闢精廬爲之棲止嚴事像變爲之瞻視潔清香華爲之供養皆使其草妄趨眞了此身心而已今有源灼見於斯取則前古鞠明究曠孜孜弗懈亦可謂度越人人者矣雖然此實人天小果之因耳或具大乘器者來游來止當知萬法本空一塵不立大光普照涉入無礙無佛道可悟無衆生可度洪纖高下草木走飛色色形形紛紜舛錯皆吾一實境界樓觀云

乎哉。脩證云乎哉。嗚呼。教外別傳之道。廣矣大矣。又當從此而參之。精舍之建。其用錢僦工。動以千百計。茲不詳書。而獨舉身心之要爲言者。財輕而法重也。

東陽興修乾元宮記

婺之東陽。直縣西二里所。東嶽行廟在焉。莫詳其建立之歲。宋紹興中。鄉先達朝奉大夫曹冠。嘗重構之。歷一百三十餘年。馴致墮壞。元至元中。邑民曹序。又補葺以還舊觀。且請廟額曰乾元宮。命道家者流。司之。入田一百二十畝。以爲養生之具。又歷五十餘年。其墮壞如初。至順末。縣尹許思忠。祭雨有驗。屬大姓一新之。僅三十年。又駸駸就壓矣。至正之季。國兵取婺州。縣地內屬。帳前總管陳從貴。來知縣事。會夏秋久不雨。聞思忠之故。往與神約曰。期三日雨。若雨。當新其廟。已而果雨。歲因有秋。爲建大門五楹間。及從貴報政而去。事遂寢。自是迫於科繇。非惟廟室日圯。而所入之田。亦且質鬻殆盡。尙義之士李灝。蔣齊真。鍾道壽。俞閏。樓鉉五人者。相與謀曰。吾儕藉神之休。克有闔廬。以蔽風雨。而神宇若是。無乃不可乎。於是各捐私橐。而興修之。不足。則遣緩頰之徒。說諸有力者。土木之材。不期月而集。新作寢宮。以間計者三。正殿則葺而完之。其間如寢宮之數。東西二序各二十有二。皆易朽腐而爲堅良。然神道貴清靜。恐細氓之或瀆也。剏外門以扃鐺之。像設黝昧剝蝕者。施丹牒以藻飾之。殿閣深沈。儀容嚴飭。靈飈襲人。如將見之。經始於洪武十年某月某甲子。告成於十一年某月某甲子。仍擇純行道士周節亨爲其主守。歸田若千畝。收其粟以給羞服薌燈之費。爲慮甚周。而成功甚鉅也。介濂學子葛信來求記。濂聞岱宗地祇之屬。不

可以形像求也。古者北郊與享之外，唯魯君得專祠於壇，亦無所謂廟也。其建廟設像於桑乾河北，則自元魏始。魏之廟止於桑乾而已，而不及乎其他也。五嶽各於山趾立廟，復自李唐始。唐雖立廟而加之王爵，猶未徧於寰宇也。四海郡縣皆有廟以祭，復自趙宋始。宋則封之曰帝，與昊天上帝並稱矣。夫以嶽祇而與昊天抗，在古所未聞。質之於禮，誠有難言者乎？皇明御極，一以禮事神而不敢褻，特降璽書，正名定號，曰東嶽泰山之神，命使者至山麓望祭，勒石廟中，以示敬恭明神之意。歷代之陋，至是而盡革矣。然而州邑之間，復或祀之如故者，皇仁溥博，從民之欲，而不忍拂其情，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嗚呼！先王之禮山川，有能潤於百里者，皆秩而祭之。況泰山之雲，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尸而祝之，其亦本乎人情哉？濂官儀曹時嘗與討論典禮，因推璽書之所及，以定天下百神名號，亦既奏聞，列之祀典，而頒行四方。今從顯等之請，故備書之，以見禮之不可紊者如此。顯等章布之士也，非有官守之責，而能致力於神，惓惓乃爾，可不謂之賢乎？後之人尙察其衷而蹈其轍，斯可也。

吳門重建幻住禪庵記

姑蘇幻住庵者，元普應國師中峯和上本公所建立也。國師既得法於高峯妙公，唯恐人知，而挽其出世，深自韜晦，往游三吳間。大德庚子，國師年三十又八，嘗憩閶門之西麓，見松栢蔚然成林，問名於居人，則曰此鴈蕩也。國師喜曰：永嘉有鴈蕩山，乃應真諾矩羅示下現之所，名與之同，其般若之當興邪？吳士陸德潤聞其言，遽以地施之。國師縛草庵三間以居。趙魏公孟頫爲扁之曰棲雲。國師趺坐其中，而問道者

連翩而來。至於五百指之多。乃創精舍一區。僧俗趨功。不三月而就。所謂堂房門廡咸具。乃請名於國師。國師曰。澄澄水鏡。能規之幻體。昭昭影象。所現之幻跡。幻與幻盡。覺與覺空。斯則超悟之極至也。吾儕依此如幻三昧而住。宜以幻住名之。當是時。若南詔之無照鑑。西江之定叟泰。荆南之鐵印權。冀北之指堂。月號爲一時。麟鳳咸集輪下。幻住之名。籍籍於四方矣。又明年壬寅。松江瞿霆發。延主天目山大覺正等禪寺國師不俟終日。避走南徐。而向之相從者。皆水流雲散。唯絕際中玉亭立二師。素掌庵政。相守於寥莫之濱。自時厥後。二師復入寂。立之徒湛源止止之徒用庵照。補苴隙漏。而思繼承爲尤謹。元季兵亂。一旦蕩爲塵埃。而不可致詰矣。用庵日憂之。圖爲興建之計。僅四三年。皆次第就緒。而復國師舊觀。實國朝洪武戊申之春也。庭曲之碑。久未有刻文。會濂朝京師。道過吳中。用庵以記爲請。濂聞國師之道。東行三韓。南及六詔。西連印度。北極龍沙。莫不躡屣擔簦。咨決法要。然其心未嘗自以爲足。屢却名山而不居。飄蕩窮崖孤洲之上。誅茅結廬。在在以幻住名之。其故何耶。蓋謂主持宗教。必無上大道。必夙植福緣。必明智通變。具是三者。然後可。其意誠有所激。欲以身捍大法。俾之去澆而還淳也。用庵思祖武是繩。木茹澗飲。夙夜究明本心。其亦可謂無忝於國師孫曾者乎。嗟夫。諸法固幻也。而住者亦幻也。知住者之非住。始知幻而非幻也。幻而非幻。則如幻三昧在焉。雖然。非幻亦幻也。是爲記。

廣智全悟大禪師遷塔記

廣智全悟大禪師笑隱訢公。以元至正甲申五月二十四日。示寂金陵龍翔集慶寺。其年秋八月十又六

日葬石頭城塔院之後岡。黃文獻公爲撰碑銘。虞文靖公著行道記。其述禪師行業甚備。元季兵亂。左右皆軍壘。院與記俱廢。唯銘獨存。且地迫城濠。土善崩。勢將蝕壙。其上首弟子宗泐心甚憂之。方議改圖。安隱寺僧法壽有地在城南撥雲山。與康僧會古塔鄰。卽以歸焉。已而宗泐人奏其事。上從之。遂捐私貲。營建祠宇。造石塔者三。中塔瘞禪師全體。傍附二窆。一葬前住持覺元曇公遺衣。一自爲壽藏。其東塔則歷代主僧。西塔則清淨海衆。皆整綴可經久。而碑銘亦昇至宇下。肇役於國朝洪武甲寅夏四月。訖功於秋七月。其徒禪師就窆。則八月三日也。惟事之成壞。恆相尋於無窮。當垂壞時。每逢賢子孫保衛之。庶幾可貽悠久。所以古者壙有誌。非直紀述歲月。或陵谷變更。冀知氏名而葬之。其防患亦深且長也。今禪師之墓將沒於水。宗泐爲此懼。卜吉兆而未遷。其父子之情。可謂至矣。然又不忍遠離。鑿穴而附之。又推及於寺衆。若尊若卑。皆於西東乎塔之。則仁之及物爲何如哉。或者謂釋氏之法。絕斥形骸。而漫不復顧省。豈其然歟。宗泐學兼儒釋。深達理事之不二。故其爲此。實與禮經脗合。後之人尙體其心。而相持於無窮哉。宗泐名也。其字爲季潭。奉詔住大天界寺。天界卽龍翔。今改賜茲額云。

記李歌

李歌者。霸州人。其母一枝梅。倡也。年十四。母教之歌舞。李艷然曰。人皆有配偶。我可獨爲倡邪。母告以衣食所仰。不得已。與母約曰。媼能寬我。不脂澤。不葷肉。則可爾。否則有死而已。母懼。陽從之。自是縞衣素裳。唯拂涼翠鬢。然姿容如玉雪。望之宛若仙人。愈致其妍。人有招之者。李必詢筵中無惡少年。乃行。未行。復

遣人覘之人亦熟李行不敢以褻語加焉。李至歌道家遊仙辭數闋。儼容默坐。或有狎之者。輒拂袖徑出。弗少留。他日或再招。必拒不往。益津縣令年頗少。以白金遺其母。欲私之。李持刀入戶。以巨木撐柱。罵曰。吾聞縣令爲風化首。汝縱不能而忍壞之耶。今冠裳其形。而狗彘其行。乃真賊爾。豈官人耶。汝卽來。汝卽來。吾先殺汝。而後自殺爾。令驚走。時監州聞其賢。有子方讀書。舉秀才。聘爲之婦。李尙處子也。居數年。天下大亂。夫婦逃難。俱爲賊所執。賊悅李有殊色。欲殺其夫而妻之。李抱其夫詬曰。汝欲殺吾夫。卽先殺我。我寧死。決不從汝作賊也。賊怒。并殺之。吁。倡猶能有是哉。可慨也。

記馮寅賓言

楚人多尙鬼。事有不直。聽之。廬陵民相爭。憤弗能白。舁桐偶神寅諸庭。日夕祝焉。神衣紅綃袍。儼如生。未幾。猛虎夜至。熟視不敢動。忽風吹神衣。飄飄然舉。虎以爲誠人也。搏而噬。桐木之質虛。虎牙入膠焉。虎怒。碎裂之。次夜復至。銜其豕以去。陷智井中。衆投石殺虎。謹然以神爲靈。噫。使神信靈也。其當免於身乎。永新馮寅賓爲予言。寅賓名進士翼翁子。其言當不妄。記之。

詩

簡吳山長

先生天下士。鬢白漸將翁。官卑遭俗罵。家破坐詩窮。秋林崖荔雨。春浦鯉魚風。盡是相思處。如何學燕鴻。

清夜

弱志苦清夜。奈此強慮嬰。反側不能寐。稍寐忽成驚。疏櫺生遙素。恍疑曙光升。起行盼層霄。月華流空明。繁露方塗塗。嘉樹尙冥冥。曳履步庭除。東西錯緯經。寥落直至旦。飄零嘆何營。

游覽雜賦三首

輕舟疾於馬。蕩此脩渚麋。但見山西行。不知舟東移。汀花疊相迎。欲折隔漣漪。亭亭思美人。泯泯忘世機。多情有白鳥。先後掠人飛。別後不見山。比昔山加長。林陰沒鳥影。巖聲答人響。薜色青染足。藥花大如掌。蛇徑已盤百。石扉始開兩。獨笑睨層旻。古今一俯仰。幽厓不知日。濕氣晴猶重。苔列無文錢。隨陰貫寒洞。發嘯破玄靄。萬象爭迎送。磴危石欲舞。雲走山如動。思招幽鳥下。驚飛戛新弄。

次黃侍講贈陳性初詩韻

憶昔遊虎林。年壯已非冠。旅食嘆酸辛。敢望諸侯傳。捉衿肘已露。納履踵成穿。甘從原思貧。恥學毛遂薦。薜蔚丹邱生。文采超衆彥。精魄更蔚龐。鵠展垂天翰。每逢羅浮春。含笑解貂換。列飲杏花陰。吹笛侑羹獻。微酣雙耳熱。欲議層疊見。弘深劇王霸。險詭雜神幻。踏月或起舞。留連過夜半。恆思酒星臨。手不離壁散。忽騎東海鯨。歸餐赤城飯。于時海大魚。鼓鬣正湍悍。颶風挾洪濤。漂沒無泮岸。手操丈二矛。欲刺忘身賤。指麾集羣漁。蓐食待東旦。更陳清海策。銜袖書一卷。大言驚衆聽。讀者治背汗。九閭不可通。志士徒扼腕。

因作山水游。所幸腳力健。酒經七家箋。詩囊五采爛。走馬過粵郊。看花入荆甸。醉餘兩齒豁。雙鷗傷一箭。湘流去洗耳。杳不聞治亂。自余湖隄別。久矣蹤跡判。秦淮詫再聚。何異箴得線。示我諸遺篇。令人憶東觀。襄陽耆舊亡。文園白日晏。襲之如殷彝。夙夜宜繆繆。

出門辭爲蘇鵬賦

憶昔出門時。營魂不相依。亂行忘戶庭。欲東卻從西。升堂拜嚴父。鶴髮七十餘。欲語不成語。涕下如縋縻。老妻哭中閨。半世嘆分違。執意垂白後。亦復不同棲。妾病入骨髓。一命僅若絲。不知君還日。能有相見期。爭如牀下鳥。反得隨君之。不忍出門別。難禁君去時。言已咽就楊。見者皆歔歔。流雲雖無情。慘澹亦如悲。瘦女候庭前。含泪整衿裙。東風尙苦寒。凜凜中人肌。願耶善自愛。以慰兒女思。三孫拜馬前。頭角何纍纍。大者始十齡。小者猶孩提。伯仲似解事。飲泣貌慘悽。季也最可憐。頓足放聲啼。我欲同翁去。明日同翁歸。石人縱無腸。對此能自持。二兒相逐行。直至雙溪涯。泪眼似井水。源源流弗虧。舟師催棹發。丁寧且遲遲。我父去終去。幸得緩斯須。于時天漸暗。密雪學花飛。山林盡變幻。白玉爲樹枝。鰲聲伊軋動。兄弟爭牽衣。但得到睦州。不敢再相隨。強顏麾斥去。掩泣立沙坻。盤回過前灣。跂立猶不移。我時情懷惡。有目何能窺。急入篷底臥。冥然付無知。同行堅慰解。沽酒買紅魚。酒飲未終觴。酩酊已如泥。至重在天倫。誰寧不念茲。無淚灑離別。此語非人爲。況我志丘壑。豈欲阨路歧。但願身強健。定得返故廬。長幼聚一筵。春葛薦時鷄。重賡考槃詠。勿倡出門辭。

和劉伯溫秋懷韻

四首 劉族興五
十首中 與此韻叶

嫩女顏如花。身有椒蘭氣。胡爲素風生。白草同顛顛。金鸞委鬢雲。愁容怯新媚。黃金固云貴。鑄形難鑄淚。已矣復何言。榮名本非覲。

僊人韓伯鸞。弄簫吹紫蘭。一吹洞芝長。再吹翠雲寒。紅日長不死。何憂芳歲闌。常乘雙鹿車。遨遊三素端。有時念下土。臨風動哀歎。

浚川泉竇疏。不浚川乃塞。鑿牖漏簷明。弗鑿坐深墨。感此益自愧。空負軀七尺。近方學心齋。萬動一時寂。面對天闕山。終日如賓客。默默兩無言。巖姿澹將夕。

我家潛溪曲。正面溪上山。揉桂作闔廬。文杏爲重關。新栽二尺松。毵毵雜黃菅。白鶴寄書來。問我何當還。移之萬仞岡。瘦骨撐孱顏。

送劉贊府之官都昌五十韻

都昌古鄔陽。舊號爲江國。右拒落星灣。左據彭蠡澤。巖霏朝散蘋。川景時眩白。居然風氣會。生聚密如織。名區列象犀。高樓發簫簴。酒帘杏花園。漁市蘋洲柵。盛極理必衰。楚氛忽陵斥。連雲六千家。一炬半天赤。積屍成坡陀。凍血凝洛澤。瑟瑟燭餽語。多在風雨夕。今春疆理復。盡出將軍力。廟堂遣良令。剗茅辨街陌。生茨四五椽。足憩王喬鳥。日出綰銅章。瞠目銷岑閭。隸卒瘦如竹。見人猶辟易。似聞庭除間。夜有黑虎跡。又煩劉贊府。共樹懷柔績。定知灰籬應。豈假龜黑食。贊府實奇才。不用髯如戟。玉立偉丈夫。見者改顏色。

文字五千卷。腸胃覺充塞。擣辭奪春花。豔豔美堪摘。吟酣或揮翰。龍蛇出肘腋。陰靈助變化。凌厲意慘黑。人誇勝瑀璠。自謂聊戲劇。兼攻刑法家。儒術共緣飾。應能不負丞。奇略肥民瘠。墻陰或藝桑。中丁皆撥櫬。勿羨翻經臺。學着登山屐。可憐康樂公。卻類彌天釋。勿升元辰山。去踏馬蹄石。丹竈白草秋。青鳥書難覓。勿棲五柳館。驚見元亮宅。仕隱各有心。忘世非良則。當如陳大夫。樹陂壽民脉。令名垂無窮。晴波共洋溢。我辭固強聒。君子宜慎擇。時當九月交。涼氣壓離席。黃花如窺人。啼蛩似留客。新蟹餽金腴。甘釀拍瓊液。飲餘志慨慷。狂語忘岸幘。執手立沙頭。欲別貌還戚。顧予誠繆悠。頗有書傳癖。造文應時需。不異陪儻役。扼吭摻左袂。立志在必得。每藉翰墨潤。粲粲有精魄。西風片帆張。邊作千里隔。倉皇車折輪。顛沛禽鍛翮。不知孤月夜。何人破愁寂。儻有尺素書。早寄凌風翼。

秦宮謠

箏鴈斜行綴春柱。內家學得涼州舞。九枝燈死月色青。猶記君王夢中語。五坊小兒騎駿馬。翠蛾綵女鬪花鶉。御路泥深龍輦過。小隊黃衣四十人。

畫樓歌

畫樓殷殷貯白嬌。紫騮行春楊柳橋。手中鸚鵡酒暈潮。連環帶解口痕消。黑甲西來若風雨。踏成一片無情土。白日未落絕行塵。瓜洲渡頭鬼喚人。

春夜辭

女龍滯雲香雨膩。輕黃惹柳涼腴脆。蠻絲不繫軟風痕。白玉鸞釵分雨翅。桃花月下采鸞門。魚鑰不眠長鎖春。芳魂行遍秦川道。百子堂空無一人。更深不耐山鳥哭。擲管調絲作新曲。天海風濤夜不收。龍頭吐漿割春綠。上元不寄錦字書。守宮誰復問巴西。紺階但種相思子。產出青青連理枝。

紫髯公行

紫髯公子五花驄。蛇矛犀甲八扎弓。黃昏衝入北營去。袞袞流星天上紅。十萬雄兵若秋隼。千瓮行酒須臾盡。太白在天今歲高。千旄指處皆齏粉。涼州白騎少年兒。紫繡麻韞來似鰲。鴉翎羽箭始一發。射翻不翅牛尾狸。紫髯紫髯勇無比。愧殺生鬚諸婦女。當年冠劍圖麒麟。何曾三目異今人。

越歌

約楊推官
同賦八首

勸郎莫食鑑湖魚。勸郎莫棄別時衣。湖中鯉魚好寄信。別時衣有萬條絲。戀郎思郎非一朝。好似并州花剪刀。一股在南一股北。幾時裁得合歡袍。越王臺下是儂家。一尺龍梭學織紗。願郎莫栽梨子樹。遮卻房前夜合花。溪頭送郎上蘭舟。獨宿春風燕子樓。溪水有時乾到底。不如儂泪四時流。阿儂羞殺黃帽郎。桂舟蘭橈藻中藏。蘆竹生花秋滿地。櫂歌纔動便尋榔。粉痕隨泪溼春羅。郎似芭蕉儂似荷。荷葉團圓暎蓮蕊。不比芭蕉紋路多。爲郎有意辦羅裳。繡成花鳥好文章。黃昏含愁不敢剪。只恐分開雙鳳凰。

春望山頭松百株。若耶溪裏好黃魚。黃魚上得青松樹。阿儂始是棄郎時。

雜體二首

溫溫荆山玉。刻作瑞世麟。繫以補袞絲。相期佩君身。君身享遐福。四海歸至仁。峨峨九天上。虎豹爲守閭。惜哉不得獻。襲之以文茵。

英英匣中劍。三尺秋水明。上有七星文。時作龍夜鳴。鑄此雙雌雄。云是歐冶生。鵜膏久不施。繡澁玄珩成。願借赤鳳雛。銜上白玉京。爲國斬佞臣。坐見泰階平。

擬古二首

明星夜生角。遠倚紫垣中。四國仰照耀。寶劍出秋空。一朝化爲石。下與沙礫同。牛羊或踐履。戮辱到兒童。位高知身危。退藏保其終。

秋蟬啼枯枝。朝夕飲風露。豈無百蟲食。政以廉潔故。黃昏鳴聲悲。似欲有所訴。不受丹鳥知。反逢螳螂怒。隕身亦何辭。吾能改其度。

蘭花篇

延祐戊午年賦時予始九歲屢焚舊詩而此特以幼作存今復錄之

陽和煦九畹。晴芬溢青蘭。潛姿發玄麝。幽蘂凝紫檀。綠蘿托芳鄰。白谷挹高寒。玄聖未成調。湘纍久長嘆。葇施雖外蔽。貞潔終能完。豈知生平心。卒獲君子觀。雜以青瑤芝。承以白玉槃。靈風曉方薦。清露夜初溥。此時不見知。駢羅混荒菅。春風桃杏華。爛若霞綺攢。徒媚夸毗子。千金買歌歡。棄之不彼卽。要使中心安。

願結嬾人佩，把玩日忘餐。

游涇川水西寺簡葉八宣慰劉七都事章十二元帥

水陸行兼旬，招搖月如醉。筋弛遂莫支，神癡但思睡。若非游名山，曷以豁幽閉。涇川名漢縣，寶勝標唐寺。一往情已堅，百闕思轉熾。大川阻鴻溟，怒濤寫滂溲。髣髴號夫諸，昏濛舞魍魅。小舟劣容坐，大險曾不避。中流震撼數，性命豪髮計。斂股不容搖，屏息恆獨惴。良久幸登陸，寸步懷千畏。盤回行隴畦，迷眩失溝遂。齧趾嵌劍石，冠排戟薊。身入青玉林，一點羣翠道。過桓彝祠，古□撐幽邃。青紅閃敗壁，神鬼錯飛旋。忠精燁白虹，直欲□天地。周禮在所旌，尸祝宜弗廢。勅書從天來，猶勒崇寧字。象賢恨非古，姦醜褻神器。南風歎林薄，吹落英雄淚。俛仰感微衷，蛇行復西逝。委移履上方，滿目但樞翳。云何黃蘗靈，不敵鸞攸崇。臥鍾蝕陰苔，孤塔掛晴荔。大雄兜率還，真應天台萃。木魚午停聲，林颺晴出戲。殘僧五六輩，褊衲裹山楮。牽趨失繩渠，面目劇芒刺。別有白髮師，野鶴鷄羣異。身披伽黎衣，云繼泐潭裔。揖客入邃筵，從容語非易。呼童滌尊壘，爲我出芳餌。溪毛糝白薑，芝髓烹紅截。羣羞未終薦，三爵了不識。湯餅銀絲嫩，園薺雲濤試。復出新篇什，自謂宗漢魏。焜燿鴛鴦裘，錯落麒麟纈。似將三昧力，幻出千葩麗。有時氣雄拔，欲奪三軍帥。西取月氏頭，北斷堅昆臂。誰知憂世心，盡雪滄江涕。緇衣尙如斯，蟬冠當不愧。少焉出楸局，矜負驍與鷲。雌雄將勢分，墨白如鼎沸。分甘東野拜，難續西林志。長嘯出山來，荒雲密如毳。歸宿山縣中，窮愁復相滯。糧絕諸僊慍，瀨激良朋忌。褰衣步明月，憂極不思寐。憶昔山林居，豈識道途累。崖色夫容開，洞水冰簾膩。

淵龍學人吟。夜猿呼鶴淚。采嵐尤可餐。釣渚鮮堪嚼。負此濟勝姿。奈何心不忤。所幸二三友。酸醎同所嗜。鉤理扶神局。探玄發天祕。雖於嘻笑間。亦足洗蒙尉。此生已任運。泉石隨所值。敬亭在望青。行行勿迂轡。

次劉經歷韻

先生勁氣類松柏。壓倒柔靡干兼葭。發爲人文疾於電。硯墨袞袞翻羣鴉。便合催歸玉堂署。天子左右宜黃麻。如何擯絕東海上。使采夕尤餐晨霞。一朝閩寇掠鄉部。蜂營蟻隊來無涯。先生仗劍募驍壯。帶甲十萬人無譁。旗幟精明刀戟銳。欲殲封豕連長蛇。灼山烙澤絕檣窟。奔迸不翅逃。置廳火光照耀天地赤。支骸撐柱隨燭燬。鴻勛垂成事或變。志士扼腕徒咨嗟。邇來漂寄在道路。東西不定如棲苴。營乖衛逆結瘡痂。攻齧脛踝將侵膊。注漿流瀋洩憤懣。未許袴褶來籠遮。禦濕雖治麴蘗劑。鋸洗恨欠雲鬢娃。況逢炎溽釀急雨。大風挾勢飛黃沙。山漫疑欲接霄漢。河漲定可浮星查。空堂悲坐發孤咏。風刺欲鬪離騷家。豈惟草堂詩止瘡。妙句亦可蘇痿麻。懸燈疾讀但吐舌。不覺脣齟相掀呀。文場自合推第一。俯視諸子百倍賒。黃鐘大呂正醇鬯。桑間濮上誰淫哇。羣僊謫下暫狡獪。莫忘舊種瑤池花。鉅肝劇腎竟無益。不如養性祛陰邪。他時紫府或有召。會駕五色麒麟車。

思春辭

丙申春作

美人別我城南去。幾見樓頭涼月生。南浦沈書尋素鯉。東風將恨與新鶯。丁香枝上同心結。九曲燈前白髮明。花託芳魂隨鵲夢。草移愁色上簾旌。物華半老燕脂苑。春影輕籠翡翠城。歌扇但疑遮月面。舞衫猶

記倚雲箏。因彈別鶴心。如剪爲妬文。鴛繡懶成。官燭不啼偏有淚。湘桃無語自多情。岩南樹密晨鳥集。江北潮回暮渚平。幸有夢中能聚首。喚醒恨殺短簫聲。

行路難

丙戌秋作

筇輿向江行。十步四三曲。日落天漸昏。棲止憐不夙。有如喪家狗。望望共奔逐。遙見洲渚邊。凋楊失新綠。一室小如舟。偶值酒新熟。主翁面如鬼。行步苦彳亍。延坐白木牀。發問極羞縮。百錢買一斗。聊誑先生腹。執觴未及飲。所覩甚怪促。昂昂舶上丁。頭纏布一幅。兩脛赤如染。俟食類饑餓。忽然來共席。迫我汗如沐。棄酒出倚閭。遠吸江上淥。青山向我笑。不語意良足。居常務標致。今此毋乃俗。少時兇悍徒。幾欲塞破屋。喧囂呈百伎。醜惡難具錄。生平見未曾。五藏爲反覆。瞠目久不語。情思殊隘蹙。晚入一窩臥。稊秸紛不束。瓦穿星似筵。壁壞風如鏃。水車貼四畔。轉足礙輪軸。解裝暫一息。何異樹下宿。蕭晨出門去。軒豁騁遐矚。遠嶺收片雲。前汀落雙鷺。卽景政自佳。撫懷欲成哭。天地雖無私。人事有倚伏。臺觀變坑穽。衽席爲輶茀。休嗟行路難。羊腸乃平陸。

豔陽詞

三首 效唐人體

南國家人玉作腰。鬧裝香帶斬新雕。醉騎寶馬踏青去。嘶入城東第四橋。九子金鈴出九龍。流蘇雜綵盛芙蓉。東風不管花無力。吹滿昭陽第一宮。幾番花信逐時添。諸柘新篳酒正甜。莫道曉風猶料峭。內家新賜卻寒簾。

寄別

別來虎豆又生芽。尙在揚州買酒家。醉後清狂應不減。起拈花彈打鳴鴉。

哭鄭僉事

忍見蒼苔裏繡衣。西湖風急旅魂悲。紫羅半臂今猶在。免學歐陽寫恨辭。

憶知

春風行樂且年年。勿使游塵上五絃。燕子堂前多舊土。莫栽黃蘗只栽蓮。

天麥毒行

任生稟葉居章邱。僮妾指千百馬牛。文軒綵閣插雲上。脆管繁弦邀客留。閒時好把道書讀。日啖湯餅無時休。一朝陰厥忽仆地。六脈隱約如蝦游。移時開寤拂衣起。喜氣入面輕黃浮。自言惚恍有奇遇。不翅乘駟觀十洲。初逢一身臥空曠。手足僵勁無寸柔。大神持刀剖心腹。洞見十二仙家樓。紅光眩眼視閃爍。後先楹戶皆朱髹。絳衣女子導以入。手執幢節懸銀流。入宮升殿謁女主。美艷可使春花愁。鴛鴦曳靄珮軟。玉芙蓉仍插金搔頭。五明扇遮九龍座。珍珠簾掛珊瑚鉤。分班就坐未及語。有勅太官催進羞。須臾水陸盡交錯。玉盤壁脯堆紅虬。女樂翩翩次第舉。擲箏彈瑟鳴篴篥。燕罷瑤階月初轉。餘情不斷魚含鉤。紫州小姑遽餞別。陽春一曲翻新謳。隱雷作聲忽驚覺。卻厭人世真蜉蝣。若非名登九天籍。安得俗駕攀真儔。室中宴坐絕葷血。局鐻不許他人抽。或爲妍唱感異類。水禽山雀爭喧啾。如斯歲發至六七。猶怨闊遠難

冥搜家人共怪狐鬼城。握粟出卜城南頭。巫醫迭進獻方技。何異白石江水投。相里先生來自陝。纖目入鬢清於秋。腰懸藥壺大如斗。吐言便覺冰生喉。旦云餅中天麥毒。陰氣不決爲人尤。必須陽精可制勝。驅逐惡厲誅陰酋。嵩嶽丹砂我獨得。迎陽搗就光油油。便烹蘆葦和爲液。祛疾有同鷹脫鞵。三齋七戒始敢服。服後所見非前伴。侍臣朱裳多故惡。執樂不作含深憂。再服戶牖皆變白。素衣對泣聲啾啾。三服宮闈歆且側。左右紛亂如驚鷗。女主戎裝急奔竄。上車歷錄行荒陬。迅雷一擊前殿火。虐饑四射森戈矛。自茲神觀漸復舊。方與人事通綢繆。嗚呼我人最靈貴。一爲病蠱忘身謀。孰知無病亦傾倒。沈蝕聲利甘拘囚。紛紛白晝混人鬼。老死竟不分薰蕕。當持六經鍊爲藥。盡療天下蒼生瘳。

義俠歌

效白樂天體

德興董國度。其字爲元卿。宣和舉進士。籍籍多文聲。初調膠水簿。其地近東溟。簞日別母妻。匹馬赴驛程。居官未一載。金人忽渝盟。中原相繼陷。無由遂歸耕。翀天乏羽翼。俯首走伶俖。流寓逆旅氏。更變姓與名。逆旅卹畸孤。買姬奉使令。姬性多點慧。姿色更娉婷。惻然憐卿貧。孳孳學經營。鑄石作巨磴。市驢使旋縈。粉麥白如玉。貿易入南城。從此日優裕。寒谷化春坰。新居巧締構。高樓聳朱甍。陌阡接東西。秋風熟香秔。開尊醉花月。絃管雜匏笙。卿終不自憚。歎息或涕零。長跪敬問之。豈妾無異能。家事不牢落。胡爲日怵怵。卿曰爾不知。我實爲南氓。家有鶴髮親。無從問死生。念此心欲折。夢魂亦瑩瑩。姬言我伯氏。義俠天下稱。卿胡不早言。俾卿得歸寧。未幾有奇客。軒然過門庭。虬髯頰玉面。九尺長身形。高騎紫駟馬。好似漢灌嬰。

下馬入門坐。氣象猶生獐。揖卿使卿拜。此乃妾之兄。呼童刺羊豕。開燕羅兕觥。酣飲直至夜。月影移前楹。姬起屬前事。鄭重語加精。是時金人令南官不自鳴。便差縣官縛藁街。受極刑。卿因諱其說。踟躇弗能勝。客乃奮髯怒。責卿何不誠。我以女弟故。冒禁挾子征。卿胡反致疑。視我爲兇傖。急取告身來。庶幾足依憑。不然擒赴官。命與鬼錄爭。卿懼不敢喘。有言一一聽。客去甫一日。控馬來相迎。命姬欲共往。姬謂幸少停。卿先隨兄去。不必懷戰兢。妾有自製袍。贈卿意盈盈。兄或持金贈。示之辭弗承。倉黃別就道。有涕如懸纓。疾馳至大海。海舟在水橫。客令卿前登。迅速類建瓴。舟人敬且畏。一如事神明。未渴奉馬湏。未饑具羊羹。財方達南岸。客已在旗亭。勺酒對卿飲。論言極崇欲。歷陳太夫人年已近耄齡。赤手得返國。何以娛其情。黃金二伯兩。卿當真諸籙。卿謝不敢受。客竟委之行。卿追至門外。舉袍若懸旌。客駭且大笑。吾妹實豪英。吾事未能了。有懷當再傾。卿歸拜慈母。慈母惕然驚。意謂從天降。穩駕仙人輶。南北望已絕。音耗無由偵。今晨得再見。死草再發榮。喜極繼以泣。露雲爲冥冥。妻兒亦亡恙。一一列前庭。更闌共軟語。秋花上青燈。取袍當戶着。袍縫爛然頰。箔金滿中貯。碎若剪鳳翎。踰年客果至。攜姬重合幷。鄉人競聚觀。皆曰見未曾。朝廷錄卿官。添差尉宜興。卿妻曰余氏。悍妬仍驕矜。遇姬多亡狀。禁攝如凍蠅。甚或加箠掠。人諫了不懲。卿力弗能制。白晝若沈暝。姬因不告去。飄若風火升。吾聞古義俠。史冊每足徵。受恩能盡死。義重身則輕。未必識書傳。文華耀晶瑩。卿爲名進士。豈不讀聖經。奈何負恩義。犬豕羞爲朋。追述義俠歌。讀者當服膺。

秋夜與子充論文退而賦詩一首因簡子充并寄胡教授仲申

太虛之氣隨物形。天聲地聲由此生。小或簸盤吼河海。大將觸搏流風霆。天輪膠戾神鬼戰。地軸挺拔蛟龍爭。圈口注汙各異奏。影沙礫石咸齊鳴。靈功闔闢司至理。于喁徐疾緣天成。執言塊扎妙不測。兩間可配人爲靈。戴首載趺上下位。布藏列府山河縈。肺爲金官號鐘磬。發聲肇氣從孩嬰。自茲人音極萬變。出無入有誠難名。喑啞叱咤洩忿懣。歡呼號噉攄幽情。吻牙喉舌審清濁。徵羽宮商分重輕。殊方雖假象胥譯。至道不與人僞并。尼丘降神繼羣聖。因聲爲教文諸經。研窮陽陰序政事。吟咏情性臻和平。節文嚴謹名分正。假象植義昭天明。玄景無言聖人代。建中立極綏羣萌。奠安海嶽使效職。洗摩日月開重冥。籟鳴機動孚應速。風聲所被來頻仍。宋齊魯衛旣霧滂。蔡陳秦楚尤雲蒸。櫛擘眞腹造閭奧。舐排卑論歸崇嶺。太和融盎盡沾丐。物無疵癘玄休凝。杏壇迹蕪鐸聲遠。人鑿私智先登。鉤箝捭闔勢傾軋。堅白同異時輟輟。黃老玄虛涉溟滓。刑名慘覈紛崢嶸。九家狂流不可遏。絕港強欲齊東瀛。固云鑿或害教。尙騁所學爲驍騰。狂秦以降逮劉氏。不翅枯響隨風行。黃茅白韋墮一色。編貝聯珠誇九能。班揚枚馬亦豪雋。竟溺下俗高難升。六代駢枝與儷葉。氣漸辭類猶驕矜。更唐歷宋非不盛。律之六藝終難勝。要知聲華有衰歇。以致學步多踳屢。人文本爲載道具。次則紀事垂千齡。雖其功用霄壤隔。不應澗水非淵冰。璽書播告出丹鳳。兵檄馳布飛紅星。金匱石室董狐筆。戎功駿烈燕然銘。入室登歌侑廟樂。徇師能誓宣牲盟。章疏補天非鍊石。談辨保國踰長城。霑潤自足配雲雨。和協更可同簫笙。當其操觚欲鼓勇。收視返聽探玄精。游魚中鉤曳深沚。鉅獸投牢離叢坳。斯須朝崖變夕谷。惚恍西海爲東陵。精神所至萬物懼。橐籥亭毒縱

復橫。眞醇魯邦見郤鼎。冲雅高辛陳五韻。渾圓牘應振逸響。緡麗鷗雀梳文翎。嚴森五刑布秋肅。華潤百卉含春榮。勁如韓彭將貔虎。仰揭斗柄麾槐槍。艷如長楊較羽獵。蒙盾負羽驅鸞旌。高排霄漢跨箕尾。呼噏沆瀣游太清。未幾直墜九淵底。察之無跡聞無聲。幽入陰宮作鬼語。祕怪詭難爲聽。剗然大明赤於火。景曜所鑠流爲瓊。似茲妙幹造化軸。可以小技相譏評。金石雖堅有銷泐。文光亘古常晶瑩。但憂拙工不知變。欲就郊衢施鼎鏹。揖讓周還固有節。其如絲繭非法程。予從艸角業文史。意逞驍悍摧強勍。上師姬孔爲察父。下視遷固猶諸兄。嬰弓射侯在正鵠。路馬在御懸游纓。溫溫膩紋蟠結綠。燁燁寒電生青萍。有時摘辭述帝霸。捷如屋上人建瓴。注空直瀉絕留礙。不似潢潦爲泓渟。應知敦本乃末豔。且叱彪外由中刪。年來懲艾劇芒刺。流汗浹背顏文頰。如何竄身伏槁壤。乃能抗志凌霄崢。闕宮清廟須巨木。梁葩楚豔徒微馨。譬之出聲有鉅細。大塊噫氣眞鏗鏘。蛙鳴蟬噪雜鼓吹。入耳唯覺成嚶嚶。天人之間或有愧。何異冠服蒙狸狔。遙江上月素珠吐。嘉樹弄景癡龍擎。維時萬籟一時寂。耿耿銀河涵玉繩。華川先生起我懶。褰衣踏月行空庭。揚今摧古益慷慨。抽關啓鑰成櫻寧。先生文章正用世。殷盤周誥方爭衡。知深固。嫌管鮑淺。交固未數金石貞。念斯輾轉不成寐。吟聲在吻號蒼蠅。酸寒固或類貞曜。蹠弛未必卑韓翃。故人守官在姑蔑。學林老虎文淵鯨。三年不見志紆鬱。夢魂時逐晨風征。何時共宿若今夕。重把肝胆殷勤傾。憶與劉伯溫章三益葉景淵三君子同上江表五六年間人事離合不齊而景淵已作土中人矣慨然有賦

然有賦

我歌何太苦。觸事增百憂。憶離溪上舍。久客城東樓。鉤經語袞袞。舞劍光油油。五窮作奇祟。六鑿爲深仇。昏眸眩翳鏡。秋骨束算籌。取憎鬼亦唾。出謁人誰謀。有美濟時彥。來自處士州。金莖擎白液。玉璫含黃流。長山同臨屨。嚴瀨仍維舟。雨花掠篷舳。風蒲向人愁。冒險前至歛。計程幾經郵。盤渦結唇穴。欹石排蛇矛。暗陵走魑魅。灌木啼鵲鷗。川盡青逗曉。城新白凝秋。賢躅訪闕里。仙蹤索浮邱。烏聊就神卜。綺席徵重謳。穎濱所謫宦。績溪倚荒陬。叢祠尙最鳳。苔碣猶蛟蚪。摩挲未及讀。行邁焉能留。隨山轉犖确。滿目只梧楸。淳原當日盛。傑觀連雲稠。兵餘有遺構。星分如碎裘。徘徊望涇邑。迤邐驅晨輶。狹徑橫黑輶。荒茅飛白毳。聚落耿寒燐。遂田巢禿鶩。百里一廬舍。平沙千燭燼。穴塍搯爨鼎。掬溪嚙乾餼。天才或弔白。詩衲還逢休。感慨每東望。盤回且西游。層樓眺疊嶂。匯水尋宛句。紅線毯方軟。木瓜醞新麴。風流憶江謝。文藻勝枚鄒。落日慘平楚。悲風吟古湫。三湖渺空闊。一櫂成窮搜。蒼茫日月浴。震盪乾坤浮。水落近成浦。沙屯遠爲洲。網師出文鰈。墨客嘲輕鷗。塗經華林岸。地接秦淮溝。窮塔屹天秀。列廛布城周。河山互聯絡。龍虎相雄邁。鬱葱金焰發。潋灩虹光抽。煙霞壓臺殿。劍鳥集公侯。泮宮共一榻。江樹聞鳴鳩。鍾阜足游衍。龍灣更夷猶。談鋒述王霸。政柄分羸劉。淬文礪戈戟。博古陳罍卣。合抱集魚鴈。響屐鏘琅球。桂窗足每跣。花日首多囚。賭碁或握筭。鬪酒恆投鉤。下關避沈酗。抵掌爭嘲咻。一旦分客袂。三年感燈篝。剖符洪都郡。瞻雲蒼嶺頭。晨星遂落落。宵夢長悠悠。懷生憫契闊。悼死隔明幽。惡懷不可抑。衰涕何能收。牛鼎傷折足。羽旌恨無旂。此生幾冠屨。兩間寄蜉蝣。宣尼嗟逝水。漆園嘆懸疣。天德在所務。人役將焉酬。矧當肅秋氣。正值酣商飈。

紫螯飽丹液。黃鞠苞金甌。得酒且自喜。銅情欲誰離。牀頭有周易。歸去推剛柔。

畫山水圖歌

遠山刷翠宮眉彎。一江橫遶羅帶環。沙礮互作犬牙入。水痕初落猶斑斑。漁舟三兩自何處。後先撐出蘆花灣。解網得魚長尺半。沽酒踏破荒烟酸。西南冥茫見樓閣。朱碧隱現青雲端。不知神仙何洞府。但見白道屈折蛟蛇蟠。月明如霜夜將午。定有笙鶴來瑤壇。松間醉坐誰氏子。羊裘櫻脰逍遙冠。豈非東蒙山中舊隱士。面目猶帶河朔風塵頑。黃庭嬾讀尙銜袖。仰視松葉秋翻翻。我生素有山水癖。向之不覺開心顏。恍如西上黟川灘。臥聽灘水流潺湲。又如東對仙華山。青天飛下千巒岼。巖雪藏陰凝太素。寶泉濺沫排空寒。便將此地窮天慳。青鞋布襪恆躋攀。蓮花五色猶未吐。晝明夜照如神丹。人言絕頂有風穴。高入蒼莽天曼曼。天曼曼兮氣盤盤。融作玉瀼從空薄。服之龜鶴共長久。一任人寰日月雙跳丸。白台爲我梳仙鬢。雙成爲我開瓊關。吁嗟乎吾將終老山之間。吁嗟乎吾將終老山之間。

送陳彥正教授之官富州

我懷深島君。燦爛雙碧目。騎麟執春秋。從頭細讞鞠。傳逮及爰書。法情無委曲。肯隨三傳後。是非互傾覆。更懲漢專門。一經雙鬢禿。牙籤三萬卷。過眼不再讀。精華盡成嘸。豐罈無不燭。一物苟不知。便類車脫轂。本根既碩茂。柯條遂芬郁。大肆文章手。直壓百怪伏。絳蕤麒麟車。登載珠萬斛。五色鳳皇翎。光耀映簡牘。收貯篋衍中。寶氣尙可掬。至今空山陬。似聞鬼夜哭。當時入室者。陳子最神速。君時見子來。謂是新生犢。

健捷類獅象。有手難加牯。見君復呼子。誨言甚諄復。六經汝甲冑。四子汝劍鏃。濂洛汝金鼓。武夷汝囊韞。汝將汝心宮。汝戰汝邪欲。子卽受命還。建起豹尾纛。城池堅如鐵。寇來不得觸。如此四三年。溫若于闐玉。唯於進學銳。勇赴在一蹴。澹然水雲心。不受世羈束。公向神洩山。依巖縛茅屋。拄頰數冥鴻。擷芳食羣鹿。終然薜蘿衣。莫蔽錦繡服。石門碧作山。怒瀉千丈瀑。鬼眼與傾耳。雄特類嶽瀆。子嘗往其中。坐候碧桃熟。柯峯與嚴瀨。天下號奇矚。星河羊裘軒。黑白紋楸局。或追隱者操。或受真人錄。嗒然竟忘歸。不記南浦舳。龍興大江西。豐城乃支屬。鬱茵君子林。中藏萬鴻鵠。子今挾書行。有志當灌沃。英英我杞梓。芄芃我械櫜。菁菁我臺萊。一一思樂育。須使魯鄒風。染徧荆楚俗。振衣別我去。我有再三祝。子如宛馬駒。未得飽芻粟。方歎當見憐。使縱千里足。子如緱山鶴。六翮翬羞縮。仙人一下來。雲笙恣馳逐。子材有如此。不久當食肉。豈如嚙嚙徒。長困左右塾。祝罷更浩歌。歌意殊局促。祗爲良朋行。使我秋影獨。寥寥風雨夜。燈花尙堪卜。

子奉詔總裁元史故人操公琬實與纂修尋以病歸作詩序舊

憶昔試藝時。年丁二十九。不諳精與拙。運筆若揮帚。欲盡王霸言。自寅直窺酉。於時有操君。許子乃其友。同自鄱陽來。懷玉期一售。風雅別正變。卦畫參奇偶。見者稱雙壁。光芒射牕牖。及至淡墨題。氏名列某某。果符人所占。二榜皆冠首。顧子坎懷姿。甘在孫山後。有司非冬烘。懸鑑定妍醜。終朝采芑薺。難可混稂莠。盈盈羅刹江。顏色綠勝酒。忽然潮汐生。龍虎共吟吼。買舟踏澎湃。共折江頭柳。別歸金華山。幸有雲半畝。結茅澗之阿。敢曰松桂誘。尋鶴陟磴磴。避人下關杜。外物絕他縈。中局森獨守。鑽摩六藝學。誓以托不朽。

奈何荆楚間。妖氣夜衝斗。蔓延浙河東。無地不深蹂。帕額手執刀。騎馬向林藪。殺戮何忍聞。流毒到鷄狗。幸然一命存。微賤不敵韭。猶攜舊書囊。遑遑戴星走。許子忽相逢。短襦不掩肘。涕下如綆縻。容枯類羸叟。稍稍敍離合。卽問君安否。云君兵燹餘。充腸乏藜糗。念君五內熱。談說不寘口。何時執兩翅。插經趨左右。大明麗中天。流光照九有。僭亂皆削平。清淨無纖垢。垂衣坐法宮。充耳施纁黹。湛恩極霑濡。天地同高厚。羣臣再拜跪。齊上萬年壽。帝曰元有史。是非尙紛糅。苟不亟刊修。何以示悠久。宜簡岩穴臣。學識當不苟。袞斧嚴義例。執筆來聽受。使者行四方。持檄盡蒐取。非惟收譽髦。最欲尊黃耆。余時奉詔來。君亦至鍾阜。一見雙眼明。不翅蒙發茹。大啓金匱藏。一一共評剖。發凡及幽微。勝辨白與黜。奈何君有疾。客邪干氣母。僵臥木榻閒。臚迹夜加嘔。醫言溼熱勝。良劑急攻掊。恨無延年術。玄霜和鬼臼。日念芝山青。親之若甥舅。翩然賦式微。使我心如灸。傾欵車闕轅。顛倒衫失紐。若何慰勞勞。吾誠嗟負負。平生湖海情。臨歧忍分手。官樓沽酒別。無錢更留綬。醉後雙耳熱。擊壺如擊缶。汀草漲綠莎。川花破紅藕。須記送君時。四月日丁丑。送許時用還剡。

尊酒都門外。孤帆水驛飛。青雲諸老盡。白髮幾人歸。風雨魚羹飯。烟霞鶴氅衣。因君動高興。予亦夢柴扉。送編修張仲藻還家畢姻。

少年歸娶奏金鑾。喜得天顏一笑看。紅錦裁雲朝奠雁。紫簫吹月夜乘鸞。靈椿堂上承中饋。寶鏡臺前結合歡。從此梅花消息好。青綾不似玉堂寒。此詩見張宣青陽集附錄今誤入解縉集

題倪元鎮畊雲圖

看院留黃鶴。畊雲種紫芝。天下書讀盡。人間事不知。

題王允岡山齋

幽人宅一區。卜築在陽羨。銅官矗蒼翠。白雲遞隱見。溪水抱村流。觸石成洄漩。鶴巢古松枝。魚噉殘花片。清景樂高閒。雅情任狂狷。山林足肥遯。軒車忘慕戀。心靜養長年。世榮倏驚電。寄言謝逋客。重修逸民傳。

晚步青溪上

溪色涵膏綠。溶漾正堪餐。十步九還辟。清芬襲肺肝。渚牙旣戢戢。岸花亦淺淺。潔漚近宜狎。賁魴清可捫。流念梁陳際。甲第繞其壩。南澨綺錢結。北津銅網繁。倒景浸寥曠。蒸氣溼鉛丹。有時作清遊。肅飴輸軒尊。泛爵溢朱組。簾筵到蟬冠。荆偈逞妍曲。秦豔發清彈。唯恐懸象墮。不憂芳年單。繁華隨逝水。崇替起哀歎。黃鳥背人飛。響入華林園。

和胡古愚擬宮體

天上多春色。人間迥不同。花翻鵝鵲殿。鶯過建章宮。雲旂鸞被影。月扇雉含風。遙瞻翠華近。紅日照盤龍。

